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紅樓夢》的對稱設計研究

指導教授：許建崑教授

研 究 生：黃雪玲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審定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黃雪玲 君所撰寫之論文

《紅樓夢》的對稱設計研究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

呂素端

高禎臨

許建崑

指導教授：

許建崑

系主任：

阮美慧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30 日

## 摘要

本論文研究曹雪芹《紅樓夢》的對稱設計研究，各章節重點歸納如後。

紅樓夢是不朽的文學作品，其中最出色的部分，就是它的「對稱設計」，使讀者看見了大千世界、眾生形象。無論是人物個性、情節安排、主題伏筆等等，都是「藏」、「露」不著痕跡；「虛」、「實」或隱或現。《紅樓夢》藉由甄士隱明悟了人生無常、世態炎涼。一僧一道是佛道的即覺者，用《好了歌》點破人物人世間荒誕的根本處，藉由《好了歌》來對照萬物歸空。作者運用了山水畫的藝術技巧，讓小說更添美學。對稱設計來探討《紅樓夢》寫作主題、人物、情節等安排技巧，可以更深層的了解本文。



關鍵詞：曹雪芹、紅樓夢、章回小說、對稱、對比

# 目次

## 《紅樓夢》的對稱設計研究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回顧	3
第三節 研究版本的選定	8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1

### 第二章 《紅樓夢》兩個對比的世界

第一節 虛幻與現實	18
第二節 假語與真事	29
第三節 對比與多組對比	32

### 第三章 《紅樓夢》人物對比分析

第一節 賈寶玉與眾家兄弟的對比	39
一、論賈寶玉	42
二、正反之對比	43
三、剛柔之對比	48
四、真魔之對比	49
五、俗惡之排比	54
第二節 眾家姊妹的對比	56



一、小姐與丫鬟的對比·····	56
二、寶玉與丫鬟的對比·····	59
三、寄居女兒的對比·····	66
四、配角的串聯·····	75
第三節 十二金釵的對比·····	80
第四節 丫環之前後對比·····	84
第五節 甄、賈寶玉的對比·····	93

#### **第四章 《紅樓夢》情節的對貞**

第一節 首尾故事的對貞·····	103
第二節 遊太虛的迷與悟·····	105
第三節 鳳寶魔崇與慶生·····	107
第四節 秦可卿的兩次勸喻·····	110
第五節 大觀園的興與亡·····	114
一盛一衰相遞疊·····	114
介入者與旁觀者的對比·····	120

#### **第五章 《紅樓夢》多元人生價值觀的探討**

第一節 有情或無情的辯證·····	128
第二節 遵循禮法或追尋情愛·····	130

第三節 富貴享樂或貧賤潦倒·····	134
第四節 長命百歲或夭折早逝·····	135
第五節 功名薰心或閒雅自適·····	139

## 第六章 結論

好了歌論人物·····	144
從人物論《紅樓夢》情節悲劇·····	145
《紅樓夢》的主題對稱·····	146

## 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149
近人論著·····	149
期刊論文·····	154
網路資料·····	155

## 圖目次

圖一 紅樓夢世界的建構·····	20
圖二 紅樓夢創造的世界·····	20
圖三 《紅樓夢》虛假與現實分際圖·····	22
圖四 紅樓夢六大軸線·····	38
圖五 紅樓夢六大線索·····	39

圖六	十二金釵類型·····	80
圖七	《紅樓夢》章回情節的前後對貞·····	100
圖八	人生價值多元對照·····	142
圖九	《紅樓夢》二元對立的世界·····	147
圖十	《紅樓夢》世界的轉寰與再生·····	148

## 附錄

附錄一	近人《紅樓夢》研究書籍·····	157
附錄二	近三十年有關《紅樓夢》議題台灣碩博論文···	173
附錄三	紅樓夢抄本與刻本·····	180
附錄四	六大線索貫通天界、仙界、人界·····	182
附錄五	劉姥姥四進大觀園·····	183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曹雪芹用真實生活為題材，用藝術的方法來理解「真事隱去，假語存焉」。明白的告訴讀者，他的小說有「真」「假」對立兩面，富貴堂皇的另一面卻是海市蜃樓。以寫實交融幻想，氣象萬千的《紅樓夢》為研究對象，是因為發現了這裡面的所有人物，有男有女有階級之分；男的濁口臭舌、女的尊貴清淨；一個理想世界，卻又是吃人世界；可以說前者是虛假的世界，卻是真實的肉慾世界。故事裡面道士與僧人就像是說書人，將故事的主軸先對讀者概略講述一番，又像是主角，出場次數雖不多，卻叫人印象深刻，不勝低迴！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sup>1</sup>人生不過如夢一場，莊生曉夢似乎有相同的夢中夢。

曹雪芹以創造者「盡我文士之責，無忝所生」<sup>2</sup>快然自足的動人文筆，揮灑長才，寄予內心矛盾來成就自身的美感。理所當然的美是指他的思想的偉大，藝術的綺麗，前所未見的整體美學觀體，神乎奇技，超脫成一個迥然不同的傳統。<sup>3</sup>《紅樓夢》說穿了，其實就是作者人格行為、思想理念的「自我實現」，採用堆疊方式呈現出由小而大的章回小說，它的章回彼此看似獨立，卻是相連牽扯，經營多條軸線，貫穿整部小說。《紅樓夢》堪稱是中國文學歷史上，卷帙浩瀚最巔峰的長篇小說創作。

清代乾隆年間，紅樓夢盛行，坊間就有文人提出一個論點：「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sup>4</sup>二百七十年來關注於《紅樓夢》作品本身似乎很少，前人研究幾乎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學批評、索隱引射、挖掘背後版本、階級鬥爭、考證自傳說等等(見第二節詳細說明)，完全忽略了曹雪芹用心經營的藝術美學。隨著紅學家的抽絲剝繭，

<sup>1</sup> 原著：曹雪芹·高鶚，校注：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4月)，頁2。

<sup>2</sup> 余昭《紅樓人物的人格解析，五嶽歸來更愛山(士銘散文選)合訂本》(台北：書華出版社，1989年6月)，頁2。

<sup>3</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頁97。

<sup>4</sup> 周慶華等《閱讀文學經典》(台北：五南書局，2007年9月)，頁109。

仍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終於讓其他人，開始注意到《紅樓夢》滲入豐富的藝術之美，也從脂評點出晴有林風；襲乃釵副，才逐漸的往人物個性、服飾色彩、建築飲食、詩詞曲賦上等等作深入探討。卻鮮少人涉及，回目章節上相呼對應：首尾兩回、五回跟百十六回、十二回與百九回、十六回與百五回、二十五回與九十四回、四十三回與六十三回等，互有對照牽引，以及人物對立而造成破壞，使得整部故事以悲劇收場。如：甄士隱與賈雨村、大觀園與大觀園以外、賈史太君與劉姥姥、秦可卿與王熙鳳、林黛玉與薛寶釵撰寫人情入微等等，更擴展許多地方、色彩、建築、擺設無不透露出「對稱」。透過滿紙荒唐言，運用對稱方法來堆疊整部《紅樓夢》帶給讀者全方位的藝術美感。

對立的兩方一定有其相似性，因此對立也可以說是一種對稱，陰陽對立，但可以互補。上帝與惡魔是對立，但是他們同時擁有萬能的主宰力。人和神是對立、天使與惡魔是對立卻有相似的地方，這也是一種對稱性。正如，賈母溺愛兒孫，保護兒孫，出發點是寵「愛」著他們，在她老人家的羽翼下「保護」著。最後卻變成寵「害」他們，使他們成為冷子興眼裡口中說的不肖子孫，「破壞」<sup>5</sup>著賈府的榮景。至目前為止，極少人會特別撰寫一本，專注在《紅樓夢》「對稱藝術」上。坊間出現學者李鴻淵先生，特別為人物撰寫一本《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終於在二零零一年末，他從文學藝術的角度，針對人物來做對比研究。寫了許多人物個性上的對比，有相似、有對比、有似是而非等等來評斷故事裡的人物，略顯主觀。整體架構上卻止於人物形象、個性，太單一。

曹雪芹注入豐富藝術「對稱設計」在《紅樓夢》裡面，而本論文除了嘗試將李鴻淵先生的撰寫的人物個性對比再加以深入剖析外，更擴大到故事情節與主題伏筆前後呼應，並且加上曹雪芹帶給讀者多元人生價值觀探討。在人物、情節、主題三部分做出整體對稱分析外，讓研究更有連貫性，且試將《紅樓夢》人物對立引起的大破壞、回目章節前後對稱、人物扇形對稱，讓讀者進一步清楚了解到從首回開始，作者就用許多對稱技巧，除了人物還有情節和主題，全部都可以發現到它用心經營的美學，用藝術揉合成一部偉大經典的創作。「藏」、「露」不著痕跡；「虛」、「實」或隱或現，有這些線索促成《紅樓夢》的對稱設計研究成果，希望在讓讀者對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樣就不虛此。

---

<sup>5</sup> 邱韻如：《科學月刊》499期，2011年7月號，頁540-544。

##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回顧

整部《紅樓夢》以「情」為大旨。它在成書的過程中一直不斷地被修改，故事中也提過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又從脂評可發現曹雪芹與脂硯齋互相討論而增刪情節，最終也只留下八十回。後四十回就算是高鶚、程偉元共同續書，也極盡所有才華，延續曹雪芹慣用的對稱、對比、暈染等技巧；回目、首尾、情節、人物，盡可能互相照應與原著盡量一致，細加釐剔，截長補短。儘管故事仍然缺乏完整性，應該也八九不離十。蔣瑞藻的《續閱微草堂筆記》：「《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吾輩由喜閱之。然自百回以後，脫枝失節，終非一人手筆。戴君誠夫曾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不與今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論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為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故事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言也。」<sup>6</sup>前後文明顯不同於一人之手，但是也可以看出每一回目都盡量做到盡善盡美。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寫作動機傳言眾多，胡適等研究者考證，例舉六種說法如下：

- 甲、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提出是曹雪芹自傳說。
- 乙、 趙烈文在《能靜居筆記》提出是明珠與納蘭性德的家事。
- 丙、 王夢阮在「紅樓夢索引提要」以順治與董鄂妃(小宛)的愛情故事。
- 丁、 蔡元培先生在「石頭記索隱」以為此書乃弔明之亡，揭清之失之政治小說。
- 戊、 潘重規在「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認為是反清復明血淚說。
- 己、 譚瀛室筆記的「和珅說」

茲將各家說法一一解析：

- 一、 胡適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利用創造科學考證法後得到主張，《紅樓夢》是曹雪芹家事生平的自敘傳說。以曹家興盛衰敗為背景，將真事隱去，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第一回開端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本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早在同治年間，就有人說《紅樓夢》是作者自道其生平，與胡適的自敘法說法一致，也是近百年來最為可信的一說<sup>7</sup>。

<sup>6</sup> 歐麗娟：《大觀紅樓(綜論卷)》，(台北：台大出版，2014年12月)，頁299。

<sup>7</sup> 紅迷論壇(2010年8月9日)。「《紅樓夢》考證」，胡適著。(2011年12月30)取自

- 二、 趙烈文的《能靜居筆記》「諳宋于庭丈(翔鳳)於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高廟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為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為珠遺事」<sup>8</sup>。(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紅樓夢一書相傳演說故像明珠家事。曹實棟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其父子某，鑰空室中三年歲成此書云。在英浩《長白藝文志·小說部集類》有提到：「此小說特為刺大學士明珠貪貨無厭而作。」<sup>9</sup>也就是說，乾隆看了《紅樓夢》，就說書中寫的是康熙朝的大學士明珠的家事<sup>10</sup>。
- 三、 王夢阮和沈瓶庵合著《紅樓夢索隱》為此說：其提要有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雲，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他們認為《紅樓夢》影射的是清世祖即順治皇帝與董鄂妃的愛情故事，而又指董鄂妃為即秦淮名妓嫁為冒辟疆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貢奉清世祖，入宮後有寵於清世祖，封貴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跡五臺山為僧雲。以賈寶玉隱射清世祖，林黛玉則為董鄂妃<sup>11</sup>。
- 四、 至於康熙朝政治狀態此說即發端於徐時棟，而蔡元培也在《石頭記索隱》開卷即云，「《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捨漢人唾餘也，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便是滿人，不獨女子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於是以「石頭」為指金陵；以「賈」為斥偽朝，及斥「清」以「金陵十二釵」譏降清之名士，旁徵博引，用力甚勤。
- 五、 潘重規在民國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應台大中文系之邀作專題演講，講題：「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提出：《紅樓夢》確是一部用隱語書寫亡國隱痛的隱書。作者的意志是反清復明，賈寶玉是代表傳國璽，代表政權；林黛玉影

---

<http://www.hungmi.com/bbs/viewtopic.php?id=23>

<sup>8</sup> 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北京：商務印書，1922年8月)，頁52。

<sup>9</sup> 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1年10月)，頁32-36。

<sup>10</sup> 白盾編《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天津人民，1997年7月)，頁123-136。

<sup>11</sup> 維基文庫(2008年4月)。討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2012年11月)取自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Talk:%E8%84%82%E7%A1%AF%E9%BD%8B%E9%87%8D%E8%A9%95%E7%9F%B3%E9%A0%AD%E8%A8%98>。雲台書屋。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說。(2012年12月)取自 <http://www.b111.net/xiandai/luxun/zhgxssl/024.htm>

射明代，薛寶釵影射清室，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取政權，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興亡。」更斷言：「《紅樓夢》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書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四十回也不是高鶚續作。」

六、 有人說，《紅樓夢》雖是寫清朝相國家事，但不是寫明珠的家事，而是寫和珅家。《譚瀛室筆記》云：「和珅秉政時，內寵甚多，自妻以下，內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紅樓夢》所指正副十二釵是也。<sup>12</sup>」據說，和珅有二十四個妾，恰好指「金陵十二釵」的正副冊，眾多姬妾中年齡最小的叫龔姬，容貌妖冶，最得和珅寵愛<sup>13</sup>。和珅少子名叫玉寶，性情風流，他和龔姬有私情，還有一個婢女倩霞，長相嬌好，從小就服侍玉寶。由此推論，龔姬就是《紅樓夢》中的襲人，倩霞即晴雯，玉寶當然就是寶玉了。和珅是乾隆的寵臣，官至軍機大臣、大學士，是有名的貪官。嘉慶初年，和珅被逮捕下獄，隨即被賜自盡，當時有句諺語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sup>14</sup>」。

歷史隨著時間推進二百五十年，從清末至今，前人研究重點幾乎著墨在成書研究考證、版本、索隱、作者、人物剖析、敘述藝術等等。《紅樓夢》鬧鬧嚷嚷二百五十年間，就如同「好了歌注」：「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sup>15</sup>」。以五四運動作為分水嶺，又細分成舊紅學與新紅學。舊紅學家研究的可考查約二百個上下<sup>16</sup>，著名的有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裕瑞的《棗窗閒筆》、王希廉的《新評鑄像紅樓夢全傳》等等；自民國以來學術界大老不乏蔡元培《小說月報》之石頭記索引、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之紅樓夢考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劉心武《續紅樓夢》、張愛玲《紅樓夢魘》、康來新《紅樓夢研究》、馮其庸《論紅樓夢概論》、浦安迪《中國敘事學》等等，其他還有許多著書(見附錄一)，不在此敘述。

雖然說探討《紅樓夢》的書籍多如牛毛，令人眼花撩亂，不知所從。若是要登堂

<sup>12</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1998年1月)，頁161~172。

<sup>13</sup> 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1年10月)，頁841~844。

<sup>14</sup> 周芸芳《一生必讀的中國帝王史》(北京：中國檔案，2005年10月)，頁306。

<sup>1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13。

<sup>16</sup> 人民網。周汝昌與胡適一段紅樓公案一對紅學史上一段學術公案真相的考察。(2012年10月)取自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9aCrGv\\_qABQJ: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62/40463/3541502.html+&cd=1&hl=zh-TW&ct=clnk&gl=tw](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9aCrGv_qABQJ: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62/40463/3541502.html+&cd=1&hl=zh-TW&ct=clnk&gl=tw)



入室，抓得住要領，值得閱讀的專書，仍推薦以紅學界裡重量級的大老所寫的為主。研究紅樓夢的名人有：胡適、余英時、俞平伯、王國維、劉心武、張愛玲、魯迅、吳恩裕、康來新、馮其庸、蔡義江、朱一玄、一粟、浦安迪、潘重規、陳慶浩、宋淇、胡文彬<sup>17</sup>…等人，可以翻閱他們著作，對研究《紅樓夢》都是非常有幫助的。以入門工具書而言，資料彙編最完整的就屬一粟及朱一玄收入資料最完整。《紅樓夢資料彙編》輯錄了一百六十年間有關《紅樓夢》的主要資料收集，輯錄了曹雪芹和高鶚的材料、戚蓼生、夢覺主人、舒元煒、程偉元、高鶚、王希廉、張新之、劉鈺福、孫桐生等人寫的序及許多名家對《紅樓夢》的評論<sup>18</sup>。朱一玄所著《紅樓夢資料匯編》裡所收資料，依其內容的不同，劃分四編：為作者、版本、評論、影響以及榮國府平面圖和大觀園平面圖。將紅學數百年來的資料分門別類整理，收入所有脂評，是一本非常完整的工具書。另一個以鑽研人物著稱的王崑崙(太愚)《紅樓夢人物論》，他分析故事裡的人物鞭闢入裡，從作品本身正反人物的藝術談論起，個性分析，前因後果問題的對照並不穿鑿附會隱索。這三本是研究紅樓夢者必須具備。

研究《紅樓夢》的方向，這近幾十年來紅學研究著逐漸轉為曹雪芹筆下的人物，「每每呼之欲出」傳神真切，彷彿感覺到他們躍然於紙，神情流露出真誠，隱約帶點絲絲苦悶惆悵。對於人物性格加以描述，人性與人情兩難中深刻體會出豪門大府背後的為難與爭奪。李辰冬《紅樓夢研究》、《紅樓夢的世界》、《紅樓夢裡重要人物的分析》、盧太愚《紅樓夢人物論》、《紅樓夢的語言》、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王朝聞《論鳳姐》、王靜安《紅樓夢評論》、牟宗三《紅樓夢悲劇之演成》、熊潤桐《八十回紅樓夢裡一個重要思想》等等，如果對於故事主角，裏頭的人物感興趣，都可以看看這幾本的書籍，藉此更了解曹雪芹筆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個性、形象。

因此，除了兩岸三地赫赫有名的紅學專家外，還有許多默默地耕耘紅學這一塊的學者，依我在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網、台灣期刊網、中國期刊網、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網...找到的資料，例如台灣有許多碩、博士的論文研究，《紅樓夢》仍然火紅不見消退，絞盡腦汁發掘新大陸，希望在現有領域上拿著放大鏡，找尋

<sup>17</sup> 私立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6》(台北：聯經出版，1983年7月)，頁298~314。

<sup>18</sup> 百年紅樓夢《紅學那些人四》。千古文章未盡才-朱楠銑。(2011年1月) 取自 <http://hlm.literature.org.cn/default.aspx>，

前輩所遺漏的一丁點兒蛛絲馬跡，只想為《紅樓夢》盡些微薄之力。接著就《紅樓夢》在台灣與中國大陸近二、三十年來，囊括文學、宗教、藝術等類別，累積不少新秀，如台灣碩博士論文網所註冊的篇數，發表近 127 篇(見附錄二)，民國 90 年有 37 篇、民國 90~99 年有 64 篇、民國 100 年~103 年短短三年間還有 26 篇，可見得《紅樓夢》在文學上，正熱門。期刊文獻也達 900 篇 (見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大陸中文《紅樓夢》學刊，從 1986 年至 2014 發表在期刊網的也近 1450 篇，若是集合全中國期刊更高達 3 萬多篇；碩博論文也有 1300 篇以上<sup>19</sup>。媒體報章、雜誌、網路更無法估計，展現紅學驚人的力量。

在台灣研究紅樓夢的人從 1986 年始至 2014 年，各校碩博士發表論文，《紅樓夢》相關主題就有 135 篇研究作品<sup>20</sup>，從此可以了解到《紅樓夢》在台灣默默地耕耘，逐漸加廣加深且主題多元化。從版本研究、建築飲食、思想觀念、心理精神、社會家庭、人物關係、戲曲語言，進而到女性觀的研究都是非常值得參考，讓前輩們嘔心瀝血研究或整理的資料化作對《紅樓夢》更簡潔明瞭的入門書。在碩博論文裏頭，如果研究的是心靈精神、人物方面的，有幾篇參考：東海大學林碧慧探討的《大觀園隱喻世界——從方所認知角度探索小說的環境映射》；南華大學吳梅屏《在理想與現實的衝撞中追尋生命之義一試論《紅樓夢》之色、情、空》；東吳大學楊筠如的《以鏡子意象探討《紅樓夢》的虛實意涵》；東海大學汪玉玟《紅樓夢中賈府女性人物論》，都有獨特的見解。本論文參考的書籍有 200 本以上，範圍含括人物、空間、說話藝術、文本等等，可見於最後本書書目，不再一一列舉。

本論文研究所使用的參考書，除了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浦安迪《中國敘事學》等等上述的書籍、論文集；還有一本是幫助我建造論文架構的一本言論集<sup>21</sup>，收錄許建崑在虛幻與真實：《紅樓夢》的世界與再創《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25 期、我走進了大觀園：劉姥姥三進大觀園評析《國文新天地七期》，他把曹雪芹整部巨作，用簡單明瞭的詞彙一次說清楚，完全不含糊，是非常好用的工具書。在人物上，還可以參考史任遠編制《紅樓夢新證》，因作者愛看《紅樓夢》，將自己看完《紅樓夢》後的成果

<sup>19</sup> 見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32/g3web.cgi/ccd=EaxHw /webmge?Geticket=1>。

<sup>20</sup> 同前註。

<sup>21</sup> 曹美良等《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台中：中市文化局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58~77。

與讀者分享，從寶玉的出家到逃世的妙玉<sup>22</sup>，節節收錄紅學家對人物的看法，收錄其中。

曹雪芹可以說是含辛茹苦地建構出理想世界，他把當時封建制度的社會問題，當作人生的問題，將人生看作是一齣大悲劇，因為自己無力挽回，所以用文字創造出這麼動人的故事來。也許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也許是對自己身世的不滿、也許是為他人作嫁的故事也好...無論是胡適考證的自傳說，還是王夢阮提出的愛情故事等等，都不會影響後世讀者對《紅樓夢》小說裡藝術之美的欣賞。更不減少我對《紅樓夢》裡面的人物設計、情節對稱、主題多元對稱等等發現與探討的熱誠。更不減少我對《紅樓夢》裡面的人物設計、情節對稱、主題多元對稱等等發現與探討的熱誠。

### 第三節 研究版本的選定

講到《紅樓夢》就必須交代版本問題，坊間出現過《紅樓夢》的版本有八十回本，一般人認為是曹雪芹所作及百二十回本，署名曹雪芹和高鶚所著，以回數八十回跟百二十回分成兩個系統<sup>23</sup>。在乾隆中葉以後，紅樓夢的鈔本、刊本、活字本種類極多，有些只見記載而今未曾發現，已知的抄本就有十三種之多，裏頭有脂硯齋批則是紅樓夢研究最早的成果。正如周汝昌所說紅樓夢確實有真、假之分，他認為高鶚續「成」了全本百二十回《紅樓夢》就是假的，前後有許多思想前後不一<sup>24</sup>。在此不研究高鶚是否是續書者或是重訂者，也不鑽研版本問題，就單以版本問題來略做一下介紹<sup>25</sup>：

#### 一、乾隆 19 年 甲戌 (西元 1754)

是年已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脂硯齋評·抄本)，又稱甲戌本。只二十八回。是脂本系統。

#### 二、乾隆 24 年 己卯 (西元 1759)

<sup>22</sup> 史任遠《紅樓夢新論》(香港：大源書店，1969年1月)，頁1。

<sup>23</sup> 周先慎《明清小說》(北京：北京大學)，(2003年3月)，頁258~262。

<sup>24</sup> 百年紅樓夢。周汝昌先生辱罵誣陷高鶚的背后。(2012年12月)取自 <http://hlm.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4911>

<sup>25</sup> 石頭記得紅樓夢。脂批本中脂硯齋和畸笏叟的批與係年表。(2012年12月)取自 [http://blog.xuite.net/x\\_3kkk/stone/24861002](http://blog.xuite.net/x_3kkk/stone/24861002)

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脂硯齋評。抄本)。這是較早的一部抄本。只四十回。是脂本系統。

### 三、乾隆 25 年 庚辰 (西元 1760)

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脂硯齋評。抄本)又稱庚辰本。有脂硯齋、畸笏叟等人署名的批語，是八十回抄本，庚辰本被認為是脂本中最重要的版本。

### 四、乾隆 49 年 (西元 1784)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本石頭記。又稱甲辰本。(脂硯齋評。抄本)。足八十回。是脂本系統。

### 五、乾隆 56 年 (西元 1791)

程偉元第一次活字印本，有程偉元、高鶚的序，印成百二十回，俗稱程甲本。俞平伯引證八十回後與今本大異。

### 六、乾隆 57 年 壬子 (西元 1792)

有程偉元、高鶚的引言及重訂。程甲本與程乙本排印相隔僅七十天。原文被增改了二萬一千五百多字。俗稱程乙本。

### 七、道光十二年 (西元 1832) 壬辰

是王希廉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以護花主人刊行，底本為程甲本。

### 八、宣統 3 年 (西元 1911) 壬辰、壬子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八十回，評批較完全，也是五種八十回本之中，以此本最為完整，

<sup>26</sup>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是第一部印刷版脂本系統。

### 九、民國 9 年 (西元 1920)

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小字本。

### 十、民國 16 年 (西元 1927)

胡適提供的程乙本。目前台灣廣為流傳的版本。<sup>27</sup>

上述所列粗略可以知道，《紅樓夢》的兩大系統又可細分：脂評本和程本。書寫時間至今仍是個謎題，只知道最初是以手抄本形式流傳於世，就抄本來說最早出現於清朝

<sup>26</sup> 趙聰 《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年7月初版)，頁199~200。

<sup>27</sup> 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1年10月)，頁90~99。趙聰《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台北：時報文化，1980年7月)，頁199~203。鄭慶山《紅樓夢的版本及其校勘》(北京：北京圖書，2002年5月)，頁555~565。沈怡鈞《紅樓夢成書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年3月)，頁1~32。

乾隆甲戌年。也可知道最早流傳抄本只有前 80 回，並且被紅學專家認為是最接近曹雪芹的原作。然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由程偉元和高鶚於整理、補足後 40 回續書，雖然遵循曹雪芹走悲劇的路線，卻還是不符原意，不過有了高鶚續書，讓原本有殘缺的故事有了廣為接受的結局，出版 120 回木活字本《紅樓夢》，被稱為程甲本。在隔年程、高又馬上出版了程乙本，卻篡改了前 80 回故事，成了當今主流<sup>28</sup>。（見附錄三）

《紅樓夢》自問世於清朝，與《水滸傳》同列為最高的地位。而自古以來的中國古典小說都是分久必合，以「團圓」為最後結局。其實《紅樓夢》別於一般著書，它有著「串珠式」複雜結構更遠勝西洋小說的單一結構，所謂複雜結構就是事件爆發之前預留伏筆，讓讀者不至於有突兀、不易理解，從每一條線索中連結著另一條線索，串結成許許多多息息相關的人、事、物。因此，每一個看似不重要的媒介物，其實都是作者預留的線索。

《紅樓夢》一書，第一回就明白提示，成書書名的演變；空空道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sup>29</sup>。如此模糊煙雲的狡猾之筆，因此增添《紅樓夢》成書的問題點，是「二書合成」或是「一稿多改」，眾說紛紜讓學術界分流為二派說法。至始至終《紅樓夢》都只以兩種書名出現在坊間：（1）《石頭記》，均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為書名。（2）《紅樓夢》。手抄本除了《鄭藏本》縫題有紅樓夢之外，其他所有版本書縫皆題《石頭記》，目前並未有別於《石頭記》或是《紅樓夢》的書名出現。而他的版本據胡適之考證，除了有正書局一本外，都是從一種底本出來的。其底本就是乾隆末年間程偉元的一百二十回全本，稱之為「程本」。程本有二：

- （一）「程甲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的第一次活字排版。
- （二）「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程家排本，用「程甲本」來校改修正的本子。程高本是越改越離原著的一個版本。
- （三）「戚本」：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稱為「戚本」，為封面上題有「國初鈔本紅樓夢」首頁題有「原本紅樓夢」等

<sup>28</sup> 中文百科通俗版。紅樓夢。(2012 年 12 月)取自 <http://m.zwbk.org/lemma/29667>

<sup>2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5。

字樣。<sup>30</sup>

截至目前為止，《紅樓夢》發行人最大的版本，就是由馮其庸校注為主。而目前紅學界仍是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庚辰本）為主要研究底本。毅然使用「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受到馮其庸的說法，在眾多抄本中，己卯(1760年)、庚辰(1761年)、甲戌(1754)的底本是比較早的。在上述這些抄本中，原因：庚辰本是抄得比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唯一的一種，是較接近曹雪芹原作的本子，它雖然仍然存在著少量的殘缺，卻保存原稿的面貌，未經後人修飾增補，儘管六十四、六十七回殘缺，各本皆然<sup>31</sup>。無論是「二書合成」也好或是「一稿多改」也罷，都不會影響我對它的問題思考。就當它是自不待言，本該如此的事情，何需饒舌。因此決定以「庚辰本」里仁書局發行的「紅樓夢校注」馮其庸等校注做為研究底本。

####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紅樓夢》為人生而作，從人生「裡面」描繪人生，從外面「看透」人生，人間千情萬態，迷死人去探索這必然的萬綠千紅。李喬在《小說入門》云：「小說，離不開人生<sup>32</sup>」。這部巨作寫出曹雪芹生平經歷過的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藉由他在生活遭遇的種種喜怒哀樂再加以想像杜撰而出。所以，曹雪芹用盡他的生活智慧、人生經歷以及他所聞、所見、所學諸如：宗教信仰、經學、史學、諸子哲學、駢文散文、詩賦歌曲、平話戲文、繪畫書法、八股對聯、詩謎酒令、星象醫卜、禮節儀式、飲食服飾、風俗習慣……等等<sup>33</sup>；假藉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做為開端，再歸結到神話作為結束。這部無一能比的寫實主義小說除了有一個生動感人的青埂峰遺石故事之外，還蘊藏著非常豐富的中國文

<sup>30</sup> 孫旗《紅樓夢研究》(台北，大中國圖書，1968年12月)，頁13-14。

<sup>3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5。

<sup>32</sup> 李喬《小說入門》，(台北：大安出版，1995年1月)，頁28。

<sup>33</sup> 趙聰《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台北：時報文化，1980年7月)，頁226-227。

學文化知識和透徹深沉的人生哲理。它藉由佛教道教裡的神界、仙界再到人界等三界<sup>34</sup>，勾劃出人世間眾多兒女為藍圖，加上他們的痴心延伸出話題，論十論百各個明顯細緻的將之刻畫出真與假兩種人性，和絕然不同的生活思想：一種是功利的，一種卻是真誠透明的情感為依歸，到最後劇情仍將他們歸納到悲劇模型內，因果關係前後呼應。所以，無論《紅樓夢》是虛構、是事實呈現，不外乎都是人世間的縮影。

曹雪芹在每一回章節裡都會暗藏玄機，妙筆生花製造出許多對比的角色、劇情，透過一些人的嘴，露出蛛絲馬跡。他在情節結構十分重視「脈絡清楚、前後照應、合筭貫連、完整嚴謹」<sup>35</sup>。「文貴曲而不貴直」，情節描寫的曲折和生動。故事一開始作者先交代自己懷才不遇，導致一事無成，愧對祖先恩德，然後假借神話故事譜出了《女媧補天》。當年由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落下了一塊未用的石頭，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知道獨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嗟，遇一僧一道夾帶下凡變成了寶玉，因為貪戀紅塵又引出甄士隱、賈雨村、十二金釵、十二副金釵等人，便生出許多故事來而這故事就叫做《石頭記》，之後由夢覺主人序題《紅樓夢》才取代了《石頭記》。後面又有一首偈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前身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sup>36</sup>在百二十回，《紅樓夢》既然首回就表明是「假語村言」，石頭將紅塵中歷劫悲歡離合遭遇鐫刻在自己身上，再由一僧一道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青埂峰下，各自雲遊而去。空空道人呢就成了《石頭記》從頭至尾的傳抄者。

作者在情節脈絡上，他直寫穿一個事件又穿插一條事件，就像井字一樣，有直有橫，有主線、副線相互交叉，有隱有現，所以我先將故事切成兩半，用「人間的模式」刻畫成兩個世界，一個是烏托邦的世界；另一個是吃人的現實世界，可以參考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我們再將兩個世界細切成：『封建社會、四大家族、賈府及大觀園』四個區塊。從外而內分別描述當時社會風俗、階級制度、繁縟禮節到人性善惡來看賈府的繁榮衰敗。我們依照曹雪芹的剪裁，先找出《紅樓夢》裡有六大軸線：從女媧補天遺落的頑石奇遇到了警幻仙境裡有個神瑛侍者及絳珠草，下凡經歷賈府春秋，衍伸假語真事來，此六大線索貫通了天、仙、人界。在章節回目上也設計前後對比，譬如：首終回，

<sup>34</sup> 曹美良等《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台中：中市文化局，2007年12月)，頁58~77。

<sup>35</sup> 孫遜、孫菊園《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粹》(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1月)，頁182。

<sup>3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3。

以甄賈相遇為起首再與甄賈相遇作結、第五回與第一百一十六回，都是遊太虛幻境、第九回與第一百一十二回，同樣都有秦可卿托夢鳳姐、第十二回與第一百九回，一個賈瑞死對應鳳姐病、第十六回與第一百五回，一邊興建大觀園另一邊查抄大觀園、第二十五回與第九十四回，一個叔嫂瘋癲對應寶玉失玉、第四十三回與第六十三回，寫叔嫂過生日等等<sup>37</sup>。

曹雪芹在人物形象及性格上，設計的非常豐富及具複雜性，就像李卓吾用個性化的方式，評《水滸》時提出「同而不同處有辨」一樣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顯明性格及形象，「形容刻畫來各有派頭，各有光景，各有家數，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sup>38</sup>」。李鴻淵用比較法在《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提出：「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不同類別的形象對比，更會顯出高尚者越高上，卑劣者越卑劣，在創作中，把互相對立的人、事、物合乎邏輯地聯繫起來，突出矛盾各方本質的特徵，已構成強烈的對比，可以使作品的形象更加鮮明、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sup>39</sup>」這點我贊同他的說法，舉個例子：一、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sup>40</sup>。」在脂評就寫到「妙，年輕為任事也。一應騙佈施、哄齋供諸惡，皆是老禿設局。寫一種人，一種人活像。二、寫黛玉弱症的是弱症；寫晴雯時症的是時症；寫湘雲性快的是快性，寫晴雯性傲的是傲性。彼何人斯，而具尚物手段如此；尤氏笑道：「你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sup>41</sup>」脂評：「按尤氏犯七出之條，不過只是「過於從夫」四字，此世間婦人之常情耳。其心術慈厚寬順，竟可出於阿鳳之上<sup>42</sup>。而人物個性刻劃細分正反派角色，賈兩村也說過天地生人，只有『正』『邪』兩字，使得情節鋪陳的張力更為明顯了。主角賈寶玉與甄寶玉，看似兩個不同的人，其實是一般人的兩面個性，作者利用對照方法來凸顯兩人鮮明個性，讓讀者記憶深刻。甄、賈寶玉無論是現實或是鏡中影相貌身材都一樣，個性也大同小異，都是一般行景，親女兒而惡男子。他們倆人的家世背景也相似，一樣不受父親喜愛；祖母如獲至寶疼得跟命一樣，同樣做過造訪「太虛幻境」的夢和經歷過抄家的變故，各自在夢中有所頓悟，終於

<sup>37</sup> 曹美良等《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頁 58~77。

<sup>38</sup> 孫遜、孫菊園《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粹》(台北：大安出版，1991 年 1 月)，頁 112~136。

<sup>39</sup> 李鴻淵《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2011 年 12 月)，頁 5。

<sup>4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6。

<sup>4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71。

<sup>42</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191、467。



和甄寶玉和賈寶玉分道揚鑣了。甄寶玉頓悟後選擇經濟仕途，朝立德立言的事業發展。賈寶玉則選擇做自己，憎惡仕途經濟和假道學，在感情失利最終皈依佛教去<sup>43</sup>。兩個寶玉如此鮮明的對比，兩相對照，足以襯托出市儈與棄世的兩種心靈。

像王熙鳳有屬於她自己鮮活的正反兩面性，在「王熙鳳協理寧國府」野心勃勃可以看出她的能幹，支撐著賈府的一根樑柱，但是又是一隻大蛀蟲掏空賈府，迫使賈府窮途末路。因為仗有賈母的受寵疼愛，便姿意妄為，膽大陰毒，任誰都不放在眼裡，連王夫人她都是陽奉陰違。間接害死賈瑞、金哥、尤二姐；毀了黛玉、寶釵、寶玉的一生。為了賺梯己錢，她不惜動用丫環的月錢，四處放高利貸、受惠貪汙，殺人於無形從不相信陰朝地府報應之說，在做盡一連串的壞勾當後，慘遭抄家之痛，命喪黃泉。她與李紈的個性形成對比：一個潑辣、工於心計；一個聰慧、溫柔賢淑。

這李紈雖青春喪偶，居家處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sup>44</sup>。（第四回）

李紈出身金陵名宦之女，也讀了些書識字，也懂得理家，尊崇三從四德的封建淑女，與寶釵一樣處事明達，她對賈蘭的培育是全方位能文能武的。她與眾姊妹住進大觀園，便露出她青春活潑富才藝的個性來，馬上辦了詩社，與王熙鳳屬於不同類型的人物。另外王熙鳳又可以跟秦可卿對比，鳳姐家境優渥，是四大家族之一，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機關算盡；秦可卿是由秦邦業抱養，人也好強、善理家，對人恭敬有禮，人見人愛，尤其賈母也說過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的袅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sup>45</sup>。」

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孀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卻也是他敬我，我

<sup>43</sup> 〔美〕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南昌：江西人民，2001年9月），頁28。

<sup>4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65。

<sup>4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82。

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倒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和我好的<sup>46</sup>」（第十三回）

賈母與劉姥姥這兩位重量級人物，曹雪芹費盡心思的揣摩她們獨有的韻味。賈母博學多聞、從小享盡榮華富貴，如今兒孫滿堂，擁有數也數不清的丫環伺候著、懂得吃、懂得穿、懂得理家及享樂的老太太；劉姥姥則是「久經世故的老寡婦」膝下無兒又無女，僅靠著兩畝薄田度日子，為了家道艱困，難以生存而必須賣老臉來尋求救濟，還好得到賈府實質的恩惠，改善了家境。她的大智若愚化解尷尬，隨機應變的風趣逗樂了賈府上上下下每一個人心，也在最後當機立斷協助巧姐兒，順利脫離厄運，行俠仗義，知恩圖報的老太太，一一形成人物上的對比。

前人在《紅樓夢》對稱藝術上乏人問津，總是鑽研死無對證的東西，在人物研究上，大多也是將人物個性詳述了一遍，卻忘了曹雪芹遺留下來的「對稱」藝術，他在故事裡巧妙設計二元補襯完整無瑕。人物塑造各人有自己的個性穿插日常生活情節中，使其主賓相間、虛實相對、大小相雜、巨細相錯，融合得天衣無縫，如同天與地，天與海一樣美的目不暇給。並且首五回是全書的綱領，其中在第五回還出現一個神祕太虛幻境<sup>47</sup>，藉寶玉遊幻境閱金釵圖冊，象徵暗喻法敘說大觀園女子的命運。《紅樓夢》變化多端的情節設計藝術，巧思地處裡具體的情節，與金聖嘆評水滸傳的情節，相去無幾：「急事須用緩筆，有應有伏，一筆不漏，首尾呼應，脈絡貫通，妙不可言」。正因為《紅樓夢》對小說美學的發展史具有特定極重要的歷史意義，曹雪芹將他的理想世界、審美藝術全寄託於此卻抵抗不了現實而幻滅詆毀，他塑造出林黛玉、妙玉、晴雯等一千女子都是潔淨如水，但紅塵本是污泥一片，所以才有「欲潔何曾潔」，理想的大觀園成了悲劇的場地，就如同作者所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曹雪芹注入豐富藝術在《紅樓夢》這本曠世巨作。

既然曹雪芹注入豐富藝術「對稱設計」在《紅樓夢》裡面，而本論文用三個部分：人物對比、故事情節與主題伏筆前後呼應及多元人生價值觀四部分作深入探討，使其連貫，一氣呵成。正因為它有著強烈迷人的藝術特色，而前人研究太少著重在文本內容的

<sup>4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80。

<sup>47</sup> 趙聰《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台北：時報文化，1980年7月），頁 226~227。

「對稱」上，引發我的興趣。研究《紅樓夢》的對稱設計，我的方法就是結合人物、情節、主題及最終的精神思想發揚出去，讓更多人了解到故事的一貫性，在參考範圍除了上述書籍之外，歐麗娟的台大網站、羅元智學習平台等等，希望能盡己所能在對稱設計的研究中，有小小的貢獻，成就我的碩士論文。



## 第二章 《紅樓夢》兩個對比的世界

曹雪芹在《紅樓夢》創造了許多的對比，有人物的對比、有空間的對比、情節的對比等等。甚麼是對比(contrast)？對比一詞係指把兩種不同的事物安排在一起，以強調顯露它們彼此間的差異，故有比較之意<sup>1</sup>，對比一詞又被應用到語言上，形成所謂語言上的對比，所謂語言上的對比，係把兩種不相同，而特別是相反的事實，對列起來，使兩相比較，互相映襯，而從語氣增強，使意義鮮明。兩個對立的事物，互相比照以加強彼此的特性，把相反或相對的事物，故意放在一起的寫法，叫做「對比」修辭<sup>2</sup>。對比是把對立的意思或事物、或把事物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較，讓讀者在比較中分清好壞、辨別是非。這種手法可以突出善與惡、男與女、美與醜、尊與卑的對立，給人極鮮明的形象和極強烈的感受<sup>3</sup>。

凡文字表現的藝術品中的對比必然具有一個感覺以外的意義。而在人物自身對比上，所謂的「人物的對比」不僅指一個人物中的性格的矛盾而言，亦可以表現為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性格的對照，以使彼此的個性鮮明而突出。「對比的整體性」我們不僅不能劃分為情境的與人物的，而且更非是支解、割裂下的孤立的片斷的情境或人物。同時通過了對比的情境，顯露出來了人物，顯露出他們的愛，他們的貪婪，或者他們的覺醒與反抗；而更重要的是顯露出作者的意念，作者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思想與主旨；作者對於他所處的世界，或他所依存的人生所提示的見解，作者自己的人生觀照，作者自己的哲學。

在舊中國封建階級制度下產生了絕對的父權，充斥著暴力威脅。出於昌隆詩禮之家的賈政，他並不會在兒子面前表現父慈，只有暴力。書中第三十三回云：「拿寶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往裏頭去，立刻打死！」…「堵起嘴來，著實打死！」…「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腳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來，咬著牙狠命蓋了三

<sup>1</sup> 姚一葦《藝術的奧秘》(台北：台灣開明，1974年7月)，頁189。

<sup>2</sup> 對比(2006年10月)。對比修辭。(2012年9月)取自

<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6101310901>

<sup>3</sup> 吳淑芳等《中小學生必讀的趣味故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8月)，頁92~94。

四十下」…「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說著，便要繩索來勒死<sup>4</sup>。寶玉就在父權暴力下差點小命嗚呼。迎春因為父親賈赦看孫家富饒，因此想攀附孫家，於是私下主張這門婚事，讓柔弱的迎春誤嫁了孫紹祖，新婚不久就被她的丈夫，活生生地折磨早死，成了家族利益下的犧牲品。面對賈赦的逼迫，不想受到屈辱及利用，鴛鴦選擇殉主。晴雯含冤而死，更是慘遭王夫人階級暴力威脅下的後果。這都是人與人或是人與制度的對立，也是二元對立。

對比的最終目的是意念的。文學的語言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東西，具有非常複雜的變化，它可能表面有一層意義，而內在有另一層意義甚至多層意義。在我國的傳統上有一種三分法。鍾鏗的詩品序有云：「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sup>5</sup>」就像林黛玉與薛寶釵、王熙鳳與李紈、賈迎春與賈探春三組不同個性及行為上的不同對比，黛玉伶牙俐嘴，孤芳自賞，人畏敬而遠之；薛寶釵隨分藏愚，得體豁達，多得人心；李紈溫文儒雅，心思縝密，安於平淡；王熙鳳則潑辣無賴，攻於心計，貪金戀財；賈迎春懦弱善良，不喜與人爭，有「二木頭」的稱號；賈探春則思維清楚，為人正直，品格剛烈。

藝術創造對比的美，對比創造文學的意念。佛洛伊德曾說過：「強烈的對比幾乎就是一種矛盾」<sup>6</sup>。對比本身含有形式上的對比和內容上的對比。形式對比就如《紅樓夢》裡賈寶玉的虛幻與甄寶玉的現實、用假語掩蓋真事等等。在西洋文學小說運用此修辭法多如寒毛，因為不在我研究範圍內，在此就先跳過不說。在中國則屬曹雪芹著《紅樓夢》推為典範。對比一詞又被應用到語言上，形成所謂語言上的對比。所謂語言上的對比係把兩種不相同，而特別是相反的事實，對列起來，使兩相比較，互相映襯，而從語氣增強，使意義鮮明。舉例子來說就是賈寶玉排斥讀聖賢書，更不喜歡官場上的爾虞我詐；甄寶玉卻認為仕途經濟才是首要。兩人在交談過程中，字字珠璣在在顯露出兩人一來一往，不同思想的對比。也就與王國維先生對「境界」<sup>7</sup>一詞確立了六種對立關係：(一)論有

<sup>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10~511。

<sup>5</sup> 姚一葦《藝術的奧秘》，頁 372。

<sup>6</sup> 佛洛伊德著，楊庸一 譯《圖騰與禁忌》(志文出版社，1975 年 8 月)，頁 66。

<sup>7</sup> 姚一葦：《藝術的奧秘》，頁 197。

無，(二)造境與寫境之分，(三)有我與無我，(四)大與小，(五)隔與不隔，(六)高與低。相符合<sup>8</sup>。

文字表現的藝術對比，必然具有另一層的意義。在這裡我們仍不可否認《紅樓夢》是出自於作者本身經歷，及想像虛構兩者融合在一起的創作。他的內容大範圍運用對比的技巧與暗示。以大觀園來分成兩部分，一是大觀園外的現實世界，它是具有歷史性；一是大觀園內的虛幻世界，它是每個人心中想像的世外桃源。這兩個世界包含了真與假、正與反、實與虛、清與濁、善與惡、情與淫、好與壞。

大觀園在創作中，人物、時間、地點都集中濃縮於某一個時空中間。毫無疑問地，作者利用大觀園來遷就他創造的企圖，包括他的理想，並襯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線和主題發展。因此，曹雪芹在創造大觀園的世界時，是超脫當時舊社會的思想。打破男尊女卑，人人平等。大觀園裡的人物，可以在裡面盡情地做自己，盡情地揮灑自如，一展長才，昇華靈魂。在二元對立的結構，賈府承接了封建社會文化的現實，他是有階級性的：如君臣、父子、夫妻、主僕，是每個人都不能逾越，不能違抗的。而離經叛世的賈寶玉，厭惡由男人制定那些不平等的階級劃分、他躲避逃離光宗耀祖的仕途經濟、他背棄長輩們為他主導的婚姻，他不想遵守，不想乖乖就範。因此他躲在他的大觀園裡，他崇尚未出嫁的女兒，希望永遠生活在清淨，沒有世俗汙染的世界裡。

## 第一節 虛幻與現實

清淨沒有世俗汙染的世界，說穿了就是個虛幻的世界。在虛幻的世界裡尋求快樂慰藉，因為現實生活太苦太悶了，所以，曹雪芹多以虛幻與現實作為主題，來看「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從這個虛實來談美學範疇，總是離不開它的哲學背景。

---

<sup>8</sup> 中國文化資料集(2005年)。王國維，人間詞話。取自 <http://www.chinese-literature.org/articles/classic/020.html>

這不僅僅在歷史上，美學與哲學這兩個話題淵源匪淺，還因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念，是跨越美學和哲學的，因為虛實在歷史文學、繪畫的意義相同。相應的範疇也在這兩個之中，就我們平常談論的「虛實」來說，顯然易見在中國傳統哲學和美學，都佔有一席之地。哲學上的虛實，與美學上的「虛實」，再再的互相牽連著。譬如：歷史好了，蓋棺不一定論定就是歷史，因為「真實的東西未必進入歷史，以寫成文字的歷史未必全是事實」<sup>9</sup>，歷史總是罩上一層迷霧一層虛幻不切實際的神話。就連一首詩或一幅畫，眼睛所能看到的「實」，這「實」是十分有限的；而超出字面或畫面讓人難以言喻的會心之處是「虛」，這「虛」才是美感的來由。一件藝術作品，其美感的有無和高下，很大程度上就在這「虛」的有無和深淺。就以藝術創作來說，寫「實」本身並不是目的，把人心引向「虛」境才是它的指歸。從這一點，可以斷定「虛」的這一面在虛實這對範疇中的主導地位，也可由此把握中國古典藝術的一個總體上的特徵，那就是在實處落筆，卻在虛處經營<sup>10</sup>。

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交融於一，夢幻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照映。曹雪芹在《紅樓夢》有提示普遍性意義的問題，如時間、如慾望、如人生之解脫，探討人性之深刻，觀察人情之細微，有人生觀、生命觀、宇宙觀。他想帶給讀者中心思想，是具有現代性，讓現代人可以感同身受的思想。曹雪芹透過床前的大鏡賈寶玉作夢與甄寶玉相見的一段，在當時是極新的藝術技巧，用鏡子對應出主角的內外形體及內心投射。主觀與客觀交錯並行，在客觀中有主觀，在主觀中有客觀，亦用「旁觀」筆法。讓讀者觸及作者內心最深層的一個區塊。

以大觀園和賈府，一個是虛幻的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世界<sup>11</sup>(見圖一)。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大觀園是個理想世界，是伊甸園(情欲)，也是桃花源(虛幻)。而賈府反而是世俗的地方(見圖二)。余英時在《紅樓夢裡的兩個世界》書中說：曹雪芹《紅樓夢》裡創造了兩個鮮明對比的世界<sup>12</sup>，有人說過，曹雪芹是借用太虛幻境演出真實的世界，因為了要

<sup>9</sup> 張子樟編《真實與虛幻現代小說探討》(花蓮：國立花蓮師範，1993年5月)，頁9。

<sup>10</sup> 張方《虛實掩映之間》(南昌：百花洲文藝，2005年)，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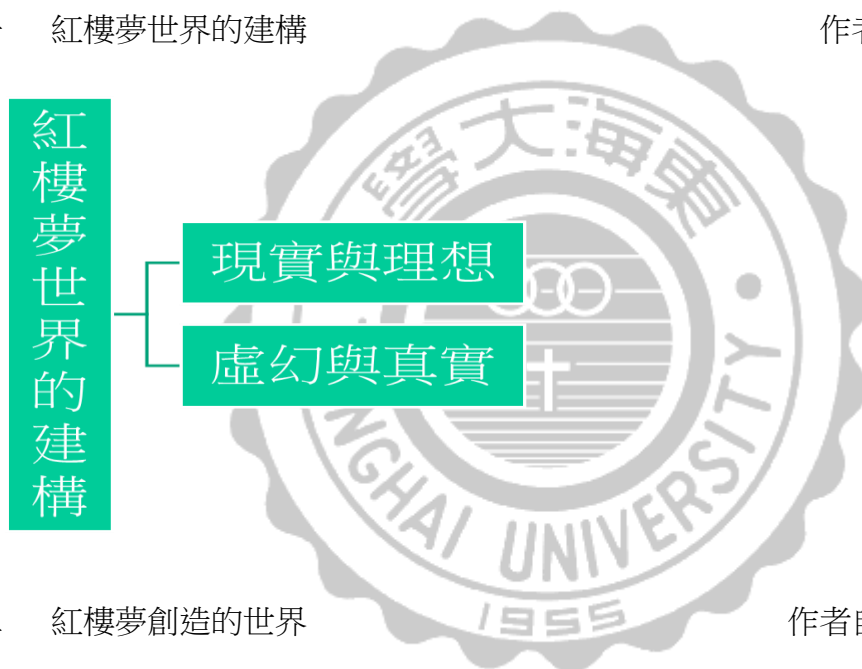
<sup>11</sup> 曹美良等《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頁58~77。

<sup>12</sup>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2月)，頁41。

敘述三代因果，連結了中國人固有的宇宙觀、宗教觀與人生觀的思想<sup>13</sup>。所以，曹雪芹自云經歷過一番夢幻之後，回首來時路，究竟是南柯一夢，萬境歸空。更補充說出，自己承受天恩祖德的庇佑，一技無成，半生潦倒(第一回)才寫出自己的經歷。他藉由神話故事引出女媧遺石，那塊不堪入選的石頭，帶領著讀者駕著時光機重回過去。因此，女媧補天遺石之說，開啟了《紅樓夢》故事的開端。從石頭誕生、造劫歷世的因由，勾勒出宇宙時空；二敘仙界際遇、警幻仙鄉，塑造仙界作為人間的精神寄託；延續人世間沉淪紛擾，以凡夫俗子之口(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來議論賈府兩門，再道榮、寧二府的人口眾多的光景(現實面)，來襯托大觀園內的潔淨不染(虛幻處)，各個自由自在。

圖一 紅樓夢世界的建構

作者自製



圖二 紅樓夢創造的世界

作者自製

<sup>13</sup> 柯香君《人文社會學報》第三期，2007年3月號，頁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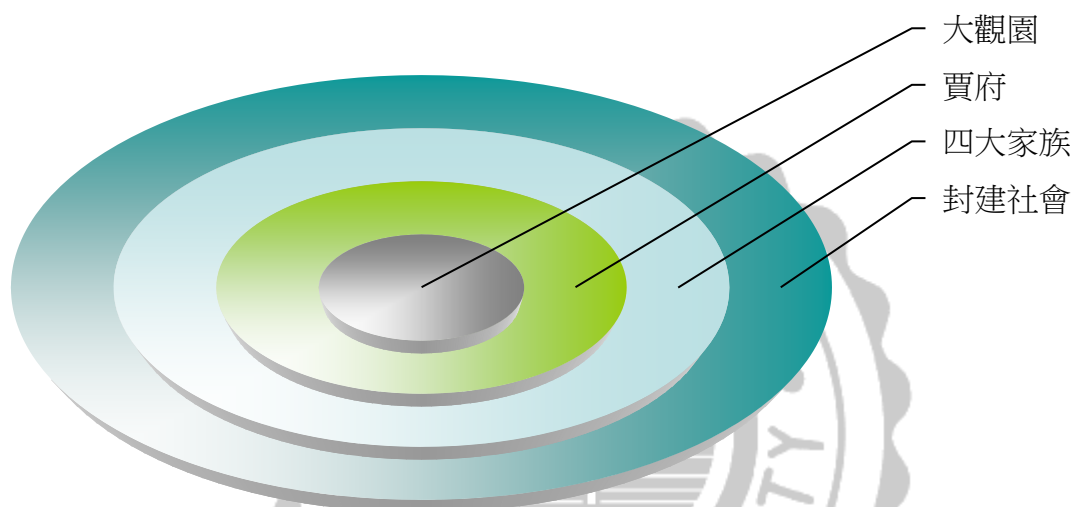
六大線索勾出天界對應神界；神界對應人界。所謂天界，就從女媧補天之石做為開端，於大荒山無稽崖處，把一塊「無材補天」的石頭丟棄在青埂峯下，不知經過多少世劫，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幻形入世，攜入紅塵，將石頭帶往人間，經歷了劫難又回到青埂峯上，將所經諸事歷歷寫在石上。又不知多少時光，空空道人過此地遇到石頭與之說話，受石頭所託將親身經歷的故事抄錄帶回人間，供世間癡情男女閱覽，或是醉淫飽臥、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或許可以喜悅檢讀、換新眼目。女媧補天遺石便說明了「石頭」的根由。歷劫回歸，修行圓滿，便可不入輪迴之苦。由苦轉甘，這也就是老祖宗們「謫仙」思想。

謫仙就有仙界。所謂仙界，書中首回便說緩緩道出兩條線索，第一條、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赤瑕宮的神瑛侍者，經常甘露灌溉，使得這株絳珠草久延歲月，換得美麗的仙子。因尚未報答神瑛侍者灌溉之德，所以隨著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子決心跟從，並且『還報甘露之惠，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這就是罕聞的「還淚之說」。頑石投胎到仙界成為神瑛侍者，與絳珠草結了「木石姻緣」的故事；神瑛侍者又轉世為賈寶玉。第二條、由「寶玉」引出甄士隱在夢中與仙界的一僧一道相談甚歡，聽到二仙從「太虛幻境」處而來，隨之展現蒙太奇馬賽克技巧。由長至遠，由遠推近，暗伏賈寶玉日後二度參訪太虛幻境的悟道之旅。(見第五回與一百一十五回)。

曹雪芹以在人界的甄士隱，在經歷過人生無常的遭遇開始，牽扯出賈雨村與冷子興等人。藉由冷子興說書人的角度，大略地敘述人間貫有的瞬息萬變，每個人都有「一把辛酸淚，誰解其中味」的故事。最後仍是由甄士隱、賈雨村做了結。只是《紅樓夢》故事的骨架，由內而外的架出了大觀園、查抄大觀園、榮、寧二府跟四大家族的因果對立關係(見圖三)。

圖三 《紅樓夢》虛假與現實分際圖

作者自製



註：封建社會守舊而腐朽，出現許多專制，迫使人與人之間產生相互矛盾。再深入看四大家族這部份：內含賈府和幾個家族衰敗的悲劇，引出對立的線索。而藉由假語村言，反映作者自身理想，及對當時社會感到痛心疾首<sup>14</sup>。由內而外，越內層越是作者理想的伊甸園；越外層就接近生活越現實。

《紅樓夢》由三界的框架，逐漸延續下來。每一個環節相互緊扣著，建構了作者想要表達的思想意念。雖然有如古代深邃綿長的庭宇曲廊，繁複多重，相互糾纏。它一層一層如洋蔥式的剝落、毀壞，穿梭於過去、未來。在時間的洪流、閱者的相傳，皆無法否定曹雪芹所刻劃的宇宙。以虛假真實交合，掩人耳目，作為他想昭傳「放諸四海而皆

<sup>14</sup> 文史知識文庫《漫話明清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7月)，頁1-9。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台北：萬卷樓，1998年7月)頁195。

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人生法則<sup>15</sup>。故事前五回，幾乎就將整部小說的始末，概括的交代清楚了。無論情節如何發展，如何擴張，絕對都離不開賈府這一條軸線，由遠到近，由淺入深，步步都是引領讀者，慢慢地走入「紅樓」，對應的這場「夢」。開篇寫出第一個：一腳跨著仙界，一腳踩在人界，看透世態炎涼的小人物—甄士隱。再由甄士隱帶著廣大的讀者，提前體悟人生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人性的頑劣現實及生命的無常。

作者用虛實交替寫作技巧，讓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他想要傳遞的核心價值。自仰賴天恩祖德開始，說出自己衣錦紈綺、背負家族期望而一事無成，導致半生潦倒，悔不堪言。只好用文字遊戲，捏造了女媧煉石的神話作為母腹事件，青埂峰下的石頭，就是在太虛幻境結胎，修練後掛了號，由一僧一道帶下凡去，這可以看來是神性意象，從神話太虛幻境中孕育靈性渾一從而成人，演變出還淚報恩、金玉良緣、木石姻緣的意象結構，它更是一個人性價值生成和幻滅的歷史，並假托寶玉的一生展現，之後再回到了青埂峰下<sup>16</sup>。書中人物歷劫下凡前的彼岸回歸，從而完成「彼岸—此岸—彼岸」的大輪迴。<sup>17</sup>女媧「煉五色石補蒼天」，神的意識就開始為人類的世界，補足缺陷分裂<sup>18</sup>。作者運用神話來帶出石頭記，再藉由石頭記經歷過人生百態，終於頓悟人生哲學的價值觀，「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民間俗語有一句：「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這就是無常的人生。好來了，壞便緊接在後，人生原來就是一直處在二元對立當中，無法自拔。所以，曹雪芹才會寫了這一部「悟書」，指引著讀者共悟紅樓。

曹雪芹以賈府大觀園為主要的敘事範圍，賈府上上下下都以封建制度為圭臬，造成貴族大家庭，在舊時傳統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危機。其中有經濟危機，還有政治危機和道德危機。全書反應的重點核心則是子孫不肖與後繼無人<sup>19</sup>。「子孫不肖」進而成就賈府「後繼無人」，可從第四回『護官符』談起：

<sup>15</sup> 曹美良等《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頁 58~77。

<sup>16</sup> 馮其庸等《紅樓夢學刊》(北京：紅樓夢學刊，2008 年 1 月)，頁 113~115。

<sup>17</sup> 吳世昌《紅樓探源》，(北京：北京出版，2000 年 7 月)，頁 249~259。

<sup>18</sup> 馮其庸等《紅樓夢學刊》(北京：紅樓夢學刊，2008 年 1 月)，頁 115。

<sup>19</sup> 邪治平《紅樓夢十講》(台北：木鐸出版，1983 年 7 月)，頁 126-127。

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

<sup>20</sup>  
」

脂評道：

此等人家，豈必欺霸方始成名耶？總因弟子不肖招接匪人，一朝生事則百計營求，父為子隱，群小迎合。雖暫時不羅禍網，而從此放膽，必破家滅族不已。哀哉<sup>21</sup>！

「護官符」正面寫出了當時豪門與官僚的勾結。賈府近親，薛家的寶貝兒子，因薛蟠為了搶奪一女英蓮，行兇殺了無辜的馮淵，死者僕人為了替主子討回公道，一狀告到應天府，當家知府賈雨村聽了大怒，原要去薛府抓拿犯人薛蟠，卻被身旁的門子私下暗示及勸阻，並且拿出一張抄寫本地大族民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來與賈雨村看：『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四大家族，都有著聯親的關係，互相照應扶持，勢力範圍大到無法想像，不要觸犯他們，以免丟了官，性命也難保。只好照著門子獻計，給錢了事草草的結案了。正如門子勸說：

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sup>22</sup>。

脂評道：「早為下半部伏根<sup>23</sup>」。就是因為裙帶關係，薛家的薛蟠和榮寧兩府的賈赦、賈珍、賈璉、賈環到一千弟子不學無術只會尋花問柳，不是鬥雞就是聚賭，欺善作惡，

<sup>2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7。

<sup>21</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 152。

<sup>2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7。

<sup>23</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 141。

與人結怨，影響聲譽，最後搞到「抄家滅族」的命運。興建大觀園之盛景，還歷歷在目，怎知在第一百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抄查的後果竟是一敗塗地。這種情況為何而來？除了賈元春過世，賈府被當今皇上冷落，導致勢力衰弱，已經無元妃這座山可靠之外，就是不肖子孫，賈赦犯了大清禁律：私自結黨營私，依勢凌弱，又強佔了石呆子的古扇。書中在前八十回裡，就充滿抄家滅族的伏筆了，從元妃點戲「豪宴」。脂評也告訴我們，這是戲曲「一捧雪」其中的一幕，暗指賈赦強佔石呆子古扇一事，「伏賈家之敗」；賈珍呢，引誘世家子弟賭博，強佔良民之妻為妾，因其不從，凌逼致死。而賈府似乎也因為協助罪犯甄家藏匿東西，多少扯上關係。如第七十五回：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嬖嬖們因悄悄的回道：「奶奶且別往上房去。才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嬖嬖道：「正是呢。才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麼瞞人的事情，也是有的。<sup>24</sup>」

賈府協助藏匿罪犯的私人物品，在戒律深嚴的清朝是不被容許的，是會抄家的。賈政識人不清竟把賈雨村當好兄弟看待，兩人來往密切，又從旁協助他，輕輕謀得一官半職。賈雨村在宦場中載浮載沉，他的際遇好壞，多多少少都會牽連著賈家。《好了歌》注解就提到：「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第一回)，就是指賈雨村一千人，果然導致大禍臨頭，抄家下獄。

外囊事如此不堪，內囊也盡上來的是，另一個帶著賈府走向滅亡的是王熙鳳，因榮寧二府男人不擅家務，而王夫人樂得輕鬆，將重擔下放到自己親姪女王熙鳳身上，好勝心強的她，也能在持家的過程自得其樂。賈府上上下下對王熙鳳的管事能力，都是打從心裡面佩服的。又有賈母支持及寶玉的推薦，促使著她年紀輕輕，便周旋在榮國府上當起家來。她不只無法阻止賈府的日用排場，也不能將就省儉無謂開銷，更忘了秦可卿的

<sup>24</sup> 朱一玄 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 141。

勸喻。財迷心竅的她，害死了知義多情的張金哥與李公子，活活的拆散一對良緣佳偶。鳳姐卻在此事，坐享了三千兩銀子。食髓知味，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又放高利貸盤剝，從不相信甚麼陰司地獄報應之事。略舉她欺人太甚，至惡不畏之事，實屬不肖子孫矣。文本如下：

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跣著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裏過門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樣剋毒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sup>25</sup>」(36回)

平兒也曾告訴襲人：「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這幾年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她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放出去，只她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sup>26</sup>」(39回)

鳳姐要旺兒家的，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概趕今年年底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的。<sup>27</sup>」唆使陪房的放高利貸。(72回)

脂評看完了也忍不住寫下評語：「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膽量，真與賈雨村是亂世之奸雄<sup>28</sup>。」果真是造業者不知，自有自知者<sup>29</sup>。最後在錦衣衛大查抄王熙鳳的房裡，查出有借券，使得賈府被查抄的一敗塗地。

第十三回一開始，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暗示她記住「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這也是人散的起端。用賈寶玉的眼睛來詮釋，從賈瑞、秦可卿、金釧兒、晴雯、芳官等、元春、迎春、探春、湘雲、林黛玉、賈母、王熙鳳等等這些主角，一一在

<sup>2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48。

<sup>2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01。

<sup>2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29。

<sup>28</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 251~252。

<sup>2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51。

寶玉身旁消失。現實是殘酷的，面對世人的迷失，曹雪芹點撥：「人之身與萬物一樣不得永恆。正因如此，回歸於道就成為人與物存在的最本質生命的要求，萬物皆空的思想<sup>30</sup>，而臭皮囊一詞也照應了曹雪芹晚年洗盡鉛華，富貴退盡的黯然悲傷。

《紅樓夢》既然是小說，小說作為一門敘事藝術，它的虛實之法是多種多樣、千變萬化的，而形形色色的虛實之法又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傳達出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裡的「虛實觀念」<sup>31</sup>。那「虛」跟「實」在美學理論裡面，也是重要的一門觀念理論。「虛」「實」就是對立也是統一<sup>32</sup>。那它在中國傳統美學中及藝術理論上涉及層面非常廣闊，就像《紅樓夢》這部經典大作，創造出太虛幻境與大觀園這兩個地方，就是虛實對立的地方。虛實地方不就是：「朱藍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機稀達，飛塵不到」嗎？這幾句就是形容「太虛幻境」。它有副對聯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正明白揭示世人真假不分，一日可以賣出三千個假，三年卻賣不出一個真的情況。人們總是追尋著虛假、虛幻的東西。不知真實的是人世間萬境皆空，甚麼也帶不走，終究只剩下土饅頭一塚。不正是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虛則做實之，實則做虛之，虛虛實實，娓娓乎有令人聽之而忘卷矣<sup>33</sup>。二知道人也在《紅樓夢說夢》說：「盲左、班、馬之書，實事傳神也；雪芹之書，虛事傳神也<sup>34</sup>」。然其意中，自有實事，罪花業果，欲言難言，不得已而托諸空中樓閣耳。諸聯《紅樓評夢》說：「凡裨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sup>35</sup>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余，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sup>30</sup> 百度百科之太虛幻境，<http://baike.baidu.com/view/732071.htm>。

<sup>31</sup> 袁靜等《「天人合一」的審美思想在中國傳統吉祥圖案中的體現》(2010年11月)。取自[http://big.hi138.com/zhexue/meixue/201011/266042.asp#.VUd\\_Y5WJg5s](http://big.hi138.com/zhexue/meixue/201011/266042.asp#.VUd_Y5WJg5s)

<sup>32</sup> 張方《虛實掩映之間》(南昌：百花洲文藝，2005年12月)，頁2。

<sup>3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179。

<sup>34</sup> 馮其庸等《紅樓夢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2002年11月)，頁223。

<sup>35</sup> 周汝昌《紅樓十二層》(山西：山西人民，2005年1月)，頁313。

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日，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sup>36</sup>。（第一回）

「自色悟空」成為一個極重要的文學主題，直至進入《紅樓夢》，尋求解脫的人通過與神仙的相遇而認清中生命的假象和生命中的短暫即逝，進而達到徹悟<sup>37</sup>。余英時提出太虛幻境與大觀園是兩個世界論。在周汝昌《紅樓小講》也說榮國府是現實世界，而大觀園(及太虛幻境的化身)則是「理想世界」，云云<sup>38</sup>。

大觀園裡的盛衰，早在秦可卿過世時，就托夢給王熙鳳說：『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這些都與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雖然看似是賈寶玉的烏托邦，也好似無家或離鄉姊妹們的避風港，一同興起詩社，作對吟詩、嘖美食，好無邪的假像，其實都只是表象，虛假空殼。曹雪芹花費許多功夫，修造一座「大觀園」，事實上只是為了一個「葬花塚」<sup>39</sup>。

宋淇在《論大觀園》和及周汝昌《紅樓小講》一同論述過大觀園其實是賈府最嚴謹的地方，怎麼說呢？賈母及王夫人總是佈滿眼線在大觀園的四周，只要寶玉一有閃失，馬上傳入賈母、王夫人的耳中，像極了傀儡玩偶，甚麼事情總由不得他，就連遙祭好友秦鐘，也不能自己。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sup>40</sup>

<sup>3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1。

<sup>37</sup> [德]莫宜佳，韋凌譯《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2008年9月），頁56。

<sup>38</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北京：北京出版，2002年1月），頁213。

<sup>39</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頁77。

<sup>4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723。



賈府眾人，每天都必須到賈母面前請安問好，主子與丫鬟、奶娘婆婆們，更是一前一後緊跟著，只怕有個差錯，所以自由是理想的，是渴望的。雖然說大觀園是為了元春省親建造而起，一究實際卻是為了「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由賈寶玉親眼目睹，三春景盡，百卉凋殘，落得大地白茫茫，堪稱「乾淨」<sup>41</sup>。余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也提出：曹雪芹筆下創造出鮮明對比的兩個世界。在大觀園裡，是清淨的，也是污穢的，是對立的。徐君慧引述魯迅的話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의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sup>42</sup>」

## 第二節 假語與真事

《紅樓夢》以賈雨村、甄士隱帶出「賈語真事」，這是中國文學一種「諧音法」，也隸屬於隱筆和暗寫。它的迷人之處就是有著真實的「點」，又有虛擬的「線」，也就是所謂的半真半假。虛構在小說上是絕對必要，又誠如周汝昌先生所言「真中夾假，假中透真。真是目的，假是手段。」他本是要傳那個真，但當時複雜的政治、社會原因，讓他不得不使用「障眼法」。在《兒女英雄傳》假托別人的序言中也說「托假言以談真事」。<sup>43</sup>《紅樓夢》開端從甄士隱到賈雨村展開一連串的故事，也以甄士隱，賈雨村串聯整部巨作作為終結，暗喻將「真事隱去」，「假語村言」。在第一節就提到胡適考證過《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的自傳，是在破產傾家之後，在困居北京時做成的。

細味《紅樓夢》真假、興衰、人情勢利，立馬上演。故事一開始便敘述甄士隱是一位鄉宦，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因故家中失火，女兒失蹤，只好將田庄都折變投靠岳丈家。而士隱乃是讀書之人，不善理財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雖然投靠岳父，岳父卻埋怨他們不善過活，好吃懶做，心中悔恨加上年紀大受了驚嚇，

<sup>41</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頁 79。

<sup>42</sup> 徐君慧《從金瓶梅到紅樓夢》(桂林：廣西人民。2007 年 7 月)，頁 5。

<sup>43</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北京：北京出版，2002 年 1 月)，頁 21。

貧病交攻逐漸露出下世的光景來。一日，聽見跛足道人口裡唱著「好了歌」，激發出自己的慧根，心中早已徹悟，隨跛足道人飄飄而去。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賈雨村，是末世仕宦之族，一心只想求取功名，每日賣字作文為生，靠著甄士隱的幫助順利進京趕考。賈雨村受到甄士隱贈銀之後，如願考取進士，已是仕宦之士。「一隱」「一仕」恰巧與甄士隱解注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有著「興衰」、「真假」對比的伏線。而「一正」「一邪」也隨之而來。如：「葫蘆僧亂判葫蘆案」這一回，賈雨村深信『大丈夫相時而動』、『趨吉避兇者為君子』。因此，賈雨村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只為了自保，良知就此隱去，官運開始亨通，在阿諛我詐的官場上，載浮載沉，又因貪汙再度被貶為民。摘取雨村和士隱一段文本如下：

原來，雨村…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個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性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卻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sup>44</sup>。  
(第二回)

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褫籍為民。…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裏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sup>45</sup>」(一百二十回)

一個是真正的仕宦之人，不貪不求不枉法，生活恬淡如水；一個貪求枉法，無恥之徒，賈雨村收起良知，不扶助弱勢者如馮淵，眼看馮家人口稀疏，又無強而有力的靠山，沒關係而喪失性命，卻偏向有權勢者的薛蟠。只因為「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sup>4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6。

<sup>4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97。

薛家財大氣粗，又有京營節度使王子騰做靠山，不敢得罪之外，又可做個順水人情，日後好有個照應。

這些都是曹雪芹曾經面臨過的家事，但礙於現實，有說不出的苦，只好捏造名字，引假語村言，而將隱將真事隱去。他曾住過宛如大觀園的家，帶給他的回憶卻是「千紅一窟，萬豔同杯」，隱「哭」字也隱「悲」字。而太虛幻境也是隱「情」字，這些都是脂硯齋給讀者的線索。不也補出《紅樓夢》借用酒名引出眾女子的結局。

女主角除了釵黛，賈府的四大金釵，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之名也具有相同隱喻「繁華春夢，原應嘆息」。連同四釵的丫鬟也相同情形，「琴棋書畫」各自有很深的含意都代表者主人最擅長的事。元春在省親時出現，曹雪芹雖然不曾提及她會彈琴，卻可從其婢女名字「抱琴」來看，可以斷定元春擅長彈琴取悅皇心。迎春誤嫁孫紹祖後，寶玉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芰荷紅玉影。蓼花菱葉不勝愁，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污棋枰。古人惜別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

<sup>46</sup>(第七十九回)

所以，迎春是會下棋，「司棋」這丫環名字就這麼來了。探春的書法連元春都指名要她抄錄眾姊妹及寶玉在大觀園的題詠，敘其優劣。探春自稱「蕉下客」，曹雪芹便將她身邊兩個丫環取名為「侍書」與「翠墨」了。最小的惜春擅長繪畫，書中也都不吝嗇描述她繪製大觀園的情景，黛玉還曾建議她，將劉姥姥這位母蝗蟲也給繪進畫裡。在她身邊服侍她的就是「入畫」了。

寶玉身上的「玉」，原是無才補天的頑石(真相)，經一僧一道大展幻術，變成鮮明瑩潔的美玉(假相)，投胎到賈府。背負著繼續運轉封建社會，走上經濟仕途來光宗耀祖，成為能為賈府再攀高峰的命根子。但是現實上，封建制度就像女媧補天，天在崩落，一塊一塊的拆解下來，人們開始有新的思想，兒孫一代不如一代，如潮水一波一波的將沒落的封建階級制度給推翻淹沒。所以，賈政才會說「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

<sup>4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61。

之患！」寶玉將玉看作是勞什子，眾姊妹都沒有，連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見這並不是好東西，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第三回)，指的不就是陳腐的舊社會制度，他反對更是不屑這種無理的制度，尤其是出自汙濁的男子之手。反之，賈母視為寶貝，所以才會氣急的摟著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她一心維護的傳統是不容被毀滅的，根深蒂固的舊觀念。

劉心武在揭密紅樓夢曾說：「整部《紅樓夢》，原本就是個謎，真假、虛實各參半，而讀者自尋解答。從琴聲中聽取旋外之音、回回似棋由外看出隱藏的結局、書中字裡行間都各有牽扯而每一幅畫裡均隱含其寓意。<sup>47</sup>」沒有細細推敲是摸不著頭緒的。這就是曹雪芹厲害的地方，玩弄文字於紙上，用「假語」帶出「真事」來。

真假問題在《紅樓夢》永遠背後人談論研究。曹雪芹多次藉由甄士隱來傳遞「真」，在虛無飄渺的生命，感到的真切就是「空」。利用賈雨村來彰顯人世間在生命追求中白白浪費的虛假。所以，曹雪芹將這本「悟書」，徹底的燃燒自己，用頓悟的心，領悟到萬物皆空的結果，撰成一本血淚史。

### 第三節 結構對比與二元補襯

《紅樓夢》描寫的主題不外乎有兩條主線：一是以賈寶玉為中心，著力描寫寶玉的心靈的發展史，和外在戀愛的事件相配合；另外一個是以榮寧二府為中心，著力描寫的賈府興亡盛衰的實況，令人發出一種深遂的人生感觸；而兩條線索巧妙地展開一連串的事件<sup>48</sup>。

浦安迪在《中國敘事學》中借用了亞里斯多德「綴段性」的敘事概念來分析《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等中國著名的經典章回小說，他利用亞里斯多德在分析史詩

<sup>47</sup> 劉心武揭密紅樓夢：<http://www.kanunu8.com/book4/8914/>。

<sup>48</sup> 姜濤等《曹雪芹與紅樓夢》(台北：莊嚴出版，1976年2月)，頁200。

時，就認為在史詩的開頭和結尾之間，存在某種美學上，和形式上的規定性，這種所謂「規定性」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明敘事的個性。他並且提出明清長篇章回小說，猶如散沙一般，缺乏頭、深、尾一以貫之的統一性、整體感。觀看我中國古典小說，甚早就重視「結構問題」。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曰：「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sup>49</sup>；毛宗崗《讀三國演義法》又曰：「三國一書有首尾大照應，中間大關鎖處…凡若此者天造地設，已成全篇結構者也。<sup>50</sup>」多不甚數。然而許多史學評論家皆一概使用「敘事」「結構」等語來討論兩種文體中的情節與佈局。例《花月痕》第五回回評：「寫秋痕，采秋，則更用暗中之明，明中之暗……草蛇灰線，馬跡蛛絲，隱於不言，細入無間。」《紅樓夢》便有此伏線來前後呼應。浦安迪也舉出《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李瓶兒私語翡翠軒·潘金蓮醉鬧葡萄架」，在同一地點，李瓶兒在涼爽的雨後的軟語溫情與潘金蓮藉助酒醉的熱辣辣的宣洩，形成一鮮明的對比<sup>51</sup>。而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借用二元補襯手法絕不能錯過寶釵與黛玉這兩位姑娘。脂硯齋透露出「釵黛合一」，「冷」與「熱」的補襯。林黛玉從小就有不足之症，體質虛寒所以必須服用「人蔘養榮丸」調理；薛寶釵打從娘胎就帶著一股熱毒，需服用「冷香丸」調節才見好。冷熱之間也嗅出不尋常的熱情與無情，對比式的結構被運用得更為巧妙。例如第十五回「王熙鳳弄權鐵檻寺·秦鯨卿得趣饅頭庵」，不僅以對比方式，概括出了《紅樓夢》中政與情的兩大主線，而且，王熙鳳的恣意弄權，與秦鐘的縱情，看似毫不相干，但在典故的對照，即化用「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這一聯。將人的種種隨心所欲，歸結為最終難逃一死的無奈。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在典故指稱的相似人物中，卻有著行為的截然不同：一個是面對陽光和彩蝶，一個是面對落花和流水；一個是恣意地歡娛，一個是盡情地悲傷；一個是專注於自然、專注於自我，一個是注意自然也警惕周圍的環境；一個是從情到情，一個是歡樂中不忘做人的計謀<sup>52</sup>。

林語堂對於紅樓夢一書，推崇備至的以其「平心論高鶚」中所言甚夥，僅摘其要點略說明之：<sup>53</sup>

<sup>49</sup> 金聖嘆等《水滸傳的政治與謀略觀》(台北：老古文化，1985年11月)，頁21。

<sup>50</sup> 朱一玄編《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2003年6月)，頁121。

<sup>51</sup>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1996年3月)，頁55-57。

<sup>52</sup> 詹丹《重讀紅樓夢》(台北：威秀資訊，2008年4月)，頁192~193。

<sup>53</sup> 曹雪芹《紅樓夢》(台北：大中國，1968年12月)，頁15。

- 一、故事穿插第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形成草蛇灰線之呼應，如第五回中「飛鳥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 二、為官的，家業凋零一指的是榮寧兩府。
- 三、富貴的，金銀散盡一指的是薛家在一百零八回史湘雲所謂「六親同運」。
- 四、有恩的，死裏逃生一指的是賈巧姐，幸有劉姥姥暗地相護助。
- 五、無情的，分明報應一指的是王熙鳳、趙姨娘、夏金桂。
- 六、欠命的，命已還一指的是賈迎春、鴛鴦等
- 七、欠淚的，淚已盡一指的是林黛玉。
- 八、冤冤相報實非輕一指的是賈雨村、賈環、何三、鮑二之流。
- 九、分離聚合皆前定一指的是賈探春、史湘雲、薛寶釵、花襲人。
- 十、欲知命短問前生一指的是香菱、賈元春。
- 十一、老來富貴也真僥幸一指的是賈母。
- 十二、看破的，遁入空門一指的是賈寶玉、賈惜春、紫鵲。
- 十三、痴迷的，枉送了性命一指的是秦可卿、賈瑞。
- 十四、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在百二十回裡，看到前後故事的呼應，只是後四十回似乎與原著差之千里。作者原意就是要將親身的經歷，一一撰述出來，但是在壬午除夕，書未完成芹為淚盡而逝<sup>54</sup>，成了一本未完成的章回小說。

中國敘事文學所循照的結構，不失所謂的「二元補襯」及「多項週旋」。「二元補襯」的觀念自然包涵著「多項週旋」的意義。換言之，交替的變動也必然擁有循環的形式。

---

<sup>54</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1年10月)，頁85。

前者是指中國文化裡的「盈虛」「漲退」等概念—即本於「二元相關」的理論方法<sup>55</sup>。後者是指各種源自四時循環或五行排列順序的現象。當明白「二元補襯」的理論涵義之前，要特別注意到「萬物的兩極之間不斷交替的現象，或陰陽論所涉及的生命律動的現象」，這種交相循環可以用以形容「明暗」「冷熱」「生死」等等交替現象<sup>56</sup>。

《紅樓夢》在結構上有一個特點，似是寓意創作的標示，說明曹雪芹在創作時濃墨酣暢地以「二元補襯」的模式展開描寫，在故事第七十五回和第七十六回，賈府在中秋佳節時的強顏歡笑，到最後那種情景是不了了之的收場，這便是複雜的「二元補襯」的敘事結構的例子之一；而薛寶釵因從小打娘胎裡就帶來一股熱毒，所以必須服用冷香丸；林黛玉有不足之症，表示體質虛弱，所以須長期服用人參養榮丸，又是例子二。又一般小說家都是由悲而歡，由離而合。曹雪芹卻是從喜寫到悲，由聚而逐漸分散，卻在中國白話小說獨出一格，顯得特別出色。明齋主人頗為讚賞作者這種精細布局技巧。然而作者會用二元概念，進行結構的佈局，寓意創作顯然想從線索中透露其意圖。「動靜」「前後」「內外」「正反」的交替呼應是二元補襯的主要脈絡，牢牢抓住故事的情節。在大觀園裡賈寶玉與姐妹們的生活，有時「熱鬧」有時「無趣」，吟詩作對；賈府有人「誕辰」就有人「夭逝」；有了遠離世俗的「大觀園」就有「賈府以外」的世界；有「純潔」的女兒們為正面人物，當然就有「邪惡」的寶玉當反面人物陪襯了<sup>57</sup>。當注意到這些補襯說明的脈絡線索後，便可解層層迷團，似是隱藏出嫁、出仕、出家、夭折等走出賈府事件之中。再「多項週旋」中的例子，譬如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將大觀園的「諸艷」依五行來加以排列：林黛玉屬木、薛寶釵屬金、王熙鳳屬火、史湘云屬水<sup>58</sup>。

所以，「二元補襯」就另外產生另一種理論系統—「即 X 中 Y」式的互相包涵的交融關係。批評者經常用「忙中閒」、「動中靜」的日常「事故」諸語來討論分析小說裡動靜相間的形式結構<sup>59</sup>。這個觀念則有助於我們對長篇小說情節了解，如酒後閒談、無端取樂等等<sup>60</sup>。庚辰夾就有：

<sup>55</sup> 賴芳伶《東華漢學》第 19 期，2014 年 6 月，頁 243-280

<sup>56</sup> 尤雅姿《虛擬實境中的生命諦視—談魏晉文學裡的臨界空間經驗》，頁 4。

<sup>57</sup>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頁 55-57。

<sup>58</sup> 網易(2006 年 11 月)。《西遊記》和《紅樓夢》暗合五行。(2012 年 12 月)取自 <http://culture.163.com/06/1107/09/2VAMBQ3K0028210Q.html#>

<sup>59</sup> 黃雅莉《依違於二元之間的中道和諧—張潮《幽夢影》創作模式下的精神內涵》，頁 4-6。

<sup>60</sup>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頁 57。

(庚辰雙行夾批)：余按此一算，亦是十二釵，真鏡中花、水中月、雲中豹、林中之鳥、穴中之鼠、無數可考、無人可指、有跡可追、有形可據、九曲八折、遠響近影、迷離煙灼、縱橫隱現、千奇百怪、眩目移神、現千手千眼大遊戲法也。脂硯齋。<sup>61</sup>

脂硯齋的意思，是讓讀者更了解，曹雪芹在創作金陵十二釵的設計，具體抽象又難以準確指認，卻分明有序<sup>62</sup>。一切如空花水月，像鏡子中的花可以看見卻虛幻飄渺<sup>63</sup>。猶如豹有雲遮、鳥有林擋、鼠在穴中無法尋覓。而精彩程度令人讚嘆、顯現出了如同千手千眼佛一樣的變化力量。

「真假」情節勾勒出全書的寓意，可見得曹雪芹用心良苦，難怪十年辛苦不尋常。故事用了兩回多的篇幅，來撰寫甄士隱和賈雨村，判然有別的經歷、仕途生活，直接凸顯一真一假，組織你來我走的「真假」脈絡。不時由賈雨村貫穿整部小說，前後遙相呼應，故事內容也首尾銜接。作者還寫了一個遠居江南的甄寶玉，似有若無的存在著，經由親友口中方知有這麼一個人存在。但在八十回前甄寶玉不曾見過面，指在後續四十回裡高鶚讓他們冰炭不投的相見，引人注目。人生在世，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瞬息萬變又樂極悲生，物換星移，如夢一場，萬境歸空。

通常在敘事「高潮」發生後，相當長的後半截裡，作者所描繪的主要境界，就逐漸消失，或改其故事焦點。故像儒林外史的後半截，紅樓夢後四十四回的延續，老殘遊記結尾的福爾摩斯式的公案情節，均受一般學者的批評。尤其在某些小說裡，前半截(集高潮以前的那段，就已說完主要人物聚散離合之故事，(如水滸傳綠林英雄、紅樓夢十二金釵、金瓶梅六佳麗、三國演義諸霸等情節)，所以後半段情節就給讀者無限延伸的感覺，就像車輪一樣不斷旋轉，而不是黃粱一夢或是曇花一現，如此乏味。因此說明中國最偉大的敘事文作者，雖然不曾企圖以整體的架構，來創造西方要求的藝術統一性或

<sup>61</sup> 詹丹《重讀紅樓夢》，(台北：威秀資訊，2008年4月)，頁171。

<sup>62</sup> 劉心武揭密紅樓夢2。第35講 金陵十二釵又副冊之謎。(2014年3月)取自 <http://www.b111.net/novel/47/47899/4286315.html>

<sup>63</sup> 抱佛恩網。(恒河大手印第十三講)。(2013年1月)取自 <http://book.bfn.org/books/0395.htm>



者可以說是統一連貫性，但是他們是以「反覆循環」的方法來表現人間經驗的細緻關係<sup>64</sup>。

作者也慣用「暗中烘托」的手法，作畫之人雖能繪花，卻畫不出花香，故在花旁花蝴蝶飛舞，以示花香。這不是畫蝴蝶，仍是畫花。雖能畫雪，但畫不出雪寒，所以要畫各雪中烤火的人，以示其寒。這不是畫火，仍舊是畫雪。若是明白作者一語雙關的用心，畫花繪雪並不是畫蝶畫火，寫了紫鴿，依舊是寫瀟湘<sup>65</sup>。寫了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其實是寫紈褲公子寶玉不知物力及平時皆由大丫頭們服伺料理。寫晴雯病中補雀毛裘，實由寶玉，正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sup>66</sup>。

曹雪芹對於這部巨作，在情節上設計了六大主軸：以女媧補天遺落一塊頑石的奇遇遊歷太虛幻境，見到了神瑛侍者與絳珠草，開啟了與賈府的因緣，紀錄了假語真事。這六大線索貫穿了女媧補天的天界、警幻仙境的仙界到寧榮兩府的人界。慢慢鋪陳為一個悲劇故事。有故事當然脫離不了情節內容，作者在情節設計上可是煞費苦心，章回情節可看到前後對貞(見圖五)及事件對比等等；在人物對稱方面則可看到主角賈寶玉可與眾家兄弟及眾家姊妹和配角的串聯對貞、故事人物禍福際遇似同而非同<sup>67</sup>等等。我在後面的章節都會一一的詳加解說，讓讀者更接近曹雪芹著書的藝術。

<sup>64</sup> 浦安迪《文學評論第三集》，頁 54-62。

<sup>65</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1 年 10 月)，頁 821。

<sup>66</sup> 同上註。

<sup>67</sup> 曹美良等《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頁 58~77。

### 第三章 《紅樓夢》人物對比

史家們稱的俗文學，自然而然的將其中的「說書人」弄引法的修辭手法，運用的恰到好處，讓讀者們對情節的變化，富有一種期待。一方面，「楔子」裡的「看官」，且聽道來和回末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明明道出了敘述人的侵入，另一方面，作者在正文裡又時時營造「純客觀」的假象，好像他絕對「述而不作」，充其量只是把手頭的現成史料湊成一編而已<sup>1</sup>。曹雪芹熟練的將小說中的紋理也就是針線問題，他利用古代哲學家的思緒，綿延交替、反覆循環，並不忽略首、身、尾的貫連。他區分「正對」與「反對」，並點出「鄰對」為「遙對」的對比用法。其他如「照應」、「伏筆」之類表重複的詞彙，偶爾也指對偶結構中的重複模式。<sup>2</sup>作者諳熟藝術辯證法，善於把人物置於不協調的觀念中，人與人便會產生差異、矛盾乃至對立，使之在交流時揭示人物深涵的內蘊。劉知己的《史通》裡，曾總結了一條寫歷史人物的重要經驗：「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而曹雪芹對創作的人物，也是愛而知其惡<sup>3</sup>。

故事裡賈珍之妻的尤氏，一般讀者肯定對她沒甚麼印象或是譏笑她弱懦無能，管不好自己的丈夫，頂多跟邢夫人、趙姨娘一般般。乍看曹雪芹塑造出的尤氏是唯唯諾諾，甚至還帶著同情、可憐的角度去寫，算是個陪襯紅花的綠葉。她依靠著賈珍安安份份的過日子，鳳姐兒也這麼說她：「『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第六十九回)但是，如果對尤氏的印象只限於這兒的話，就太狹隘了，曹雪芹每每刻劃一個人物時，都會有一體多面。尤氏雖然昏庸愚昧卻頗有才幹，在「死金丹獨艷理親喪」可見一番作為，她急事快辦有條不紊，動用最少的人力物資，將賈敬賓天處理的讓賈珍「讚不絕口」，忙說了幾聲「妥當」，完全不輸鳳姐兒；尤氏的心是柔軟的，憐貧惜老，跟王熙鳳是不一樣的人物。從「閑取樂偶攢金慶壽」這一回就可以看得出來：

<sup>1</sup>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頁 15~16。

<sup>2</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彙編》，頁 871。

<sup>3</sup> 姜耕玉《紅樓意境探奇》(重慶，重慶出版，1986年12月)，頁 5。

尤氏臨走時，也把鴛鴦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著…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一份也還了她。見鳳姐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哪裏有這些閑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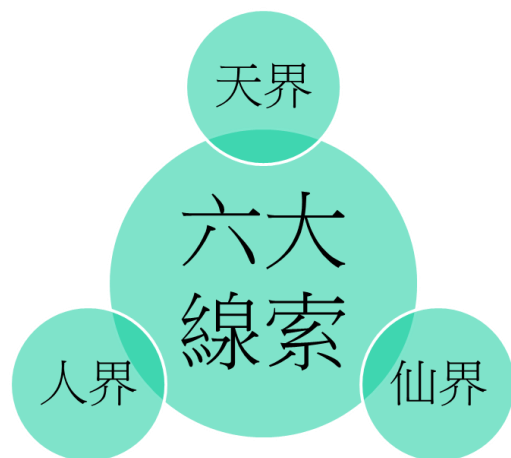
雖然，尤氏和邢夫人在人物刻畫上頗為相似，只要細細品嚐就會知道兩者其實落差很大，她遠比邢夫人討人喜歡、隨和率真又親切許多。

還有，賈寶玉與甄寶玉一露一藏，其實就是同一個人。不同的地方便是指向心靈深處的另一個自己。世俗與理想總是無法同時呈現在一塊，而導致鏡像的對比，反叛面是「禍根孽胎、混世魔王」；悟世面是「走上經濟仕途」。甄、賈寶玉兩人如同一面鏡子，鏡子一端是真，另一端是假，在現實層面區分出了對比，也直接反映在情節上，寫假則知真。而有些前文是伏後文，兩兩遙對，有些遊大觀園情節則運用橫雲斷山，草蛇灰線，讓人走入迷宮幻境。關於人物在情節上的處理，我在前面提過，《紅樓夢》有六大軸線(見圖四)，而這六大線索在天、仙、人界起了穿針引線的作用(見圖五)，每個人物對於劇情都是有生有死，有樂有悲。

圖四 紅樓夢六大軸線

根據許建崑在清水高中演講稿改定 作者自製





註:三界(天界、仙界、人界)互相貫通，形成六大線索。

## 第一節 賈寶玉與眾家兄弟的對比

《紅樓夢》之所以膾炙人口、鐫刻人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正如善於塑造人物，並且分門別類的塑造個有個的特性出來，這是曹雪芹橫絕千古的天才<sup>4</sup>。紅樓這些人物「一人有一人口吻，絕不相混」<sup>5</sup>，各個口氣都不一樣，孕育故事裡的風流韻事。金聖歎說《水滸傳》百看不厭，是因為他那一百八個人性格；我們也是讀了《紅樓夢》而為了那幾百個人物而陶醉癡迷。就像故事中的主人翁賈寶玉，曹雪芹用貶筆寫寶玉<sup>6</sup>，讓他從一而終只想要為女孩兒發聲，打破男女不平等的思維，他認為原本就應該多疼、多尊重女兒些才是正經事<sup>7</sup>，他更認為對待女孩子們就是一門學問。而賈府中的男人女人，各個深受封建制度的束縛與假儒家思想，恰恰與賈寶玉鄙視的傳統社會觀念格格不入。這一節便是要研究賈寶玉與文本內的其他同齡層的男子、女孩做大範圍的思想個性對比。《紅樓夢》

<sup>4</sup> 蔣和森《紅樓夢論稿》(北京：人民文學，1981年9月)，頁290。

<sup>5</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666。

<sup>6</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北京：北京出版，2002年1月)，頁186。

<sup>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747。

描寫人物的視角是多變的、是寬廣的，從不同視角下所描寫人物有褒有貶，感情的流露也是隨著曹雪芹的創作達到高峰。

將兩種性質完全相反的構成要素並置一處，企圖達到兩者之間互相抗衡的緊張狀態視為「對比」(又稱為「對照」)其安排方式適與調和相反。相對的要素配置在一起，相互比較以達二者抗拒的緊張狀態，稱為對比<sup>8</sup>。對比現象強弱與否，端賴對比要素的配置關係而定。產生對比現象，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大者更大、小者更小。常見的對比關係有：大小、明暗、黑白、強弱、粗細、疏密、高低、遠近、寒暖、硬軟、直曲、濃淡、動靜、銳鈍、輕重、厚薄、長短等，當其中之一要素單獨存在時，較不容易表現出它的特性，但兩者同時出現時，便產生了對比的現象<sup>9</sup>。對比是各種藝術類別均常使用的形式，如果應用得宜，則被並列的不同之物，可彼此互相襯托而各顯其美，例如中國建築物中常見的紅牆綠瓦；戲劇情節中的忠良奸惡；樂曲中的鑲鼓之聲與細絃之音等等，都是對比之美的例證<sup>10</sup>。而「對稱」(又稱為「均整」)是指在視覺的畫面中，設一假想中的軸線，在此一假想軸約兩端分別放置完全相反的形體，即成對稱的形式，若假想軸為垂直線，則為左右對稱；若假想軸為水平線，則為上下對稱，也有上下左右均呈現對稱狀態的情形<sup>11</sup>。

在文學創作中，對比手法廣泛的被創作者運用。而曹雪芹在《紅樓夢》這部經典小說裡面就利用許多山水畫的技巧，勾勒出小說繁雜的人物形象，描繪情節相互對以及各種人物之間的矛盾，包括男女、主角、奴僕在性格上的明爭暗鬥，中國固有思想及舊家庭禮儀間的矛盾，讓賈府上中下階層均造成的不同衝擊和傷害。作者善於運用電影運鏡的手法，在同一時間內安排各個獨立出現的片段，造成戲劇性的對照，其中也充滿了批判。種種對立技巧，各不同處也不相混，可謂與《水滸》是中國小說最難得的作品。

作者自云：

---

<sup>8</sup>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2013年2月)取自

[http://content.edu.tw/junior/art/nt\\_ch/beauty/teach\\_data/chp2-1.html](http://content.edu.tw/junior/art/nt_ch/beauty/teach_data/chp2-1.html)

<sup>9</sup> 對稱形式有哪些?(2005年3月23日)。(2012年2月)取自

<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5032207784>

<sup>10</sup>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2013年2月)取自

[http://content.edu.tw/junior/art/nt\\_ch/beauty/teach\\_data/chp2-1.html](http://content.edu.tw/junior/art/nt_ch/beauty/teach_data/chp2-1.html)

<sup>11</sup> 同上註。

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sup>12</sup>(第一回)

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用兩山對峙，正面對比；或是曲折、順逆的反面對比；再用映帶正閏的方式烘雲托月、背面敷粉渲染烘托主體特寫，也順便帶出旁物做對比比較；遙遙相對常見於脂硯齋或畸笏叟評語，在人物或情節上，就是要讀者相對著看，才能欣賞到作者最真的訊息。而脂硯齋評點時也提到許多對立的文學手法，如「遙相對照」、「特犯不犯」、「間色法也」。敘黛、釵為比肩<sup>13</sup>；晴為黛影、襲為副釵，這就是比較範疇明點的手法，諸如：杏嬌與英蓮，或薛蟠欲打死香菱，與賈政欲打死寶玉等等，都是屬於遙相對照的一例；寶玉乳母與賈璉乳母這就是「特犯不犯」<sup>14</sup>的一例：

誰想他命運兩濟。甲戌眉批：好極！與英蓮「有命無運」四字，遙遙相映射。蓮主也，杏僕也。甲辰批：妙！與英蓮「有命無運」四字，「遙相對照」<sup>15</sup>。(第二回)

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甲戌夾：寶玉之李嬭，此處偏又寫一(李)(趙)嬭「特犯不犯」。(第十六回)

因麒麟福白首雙星這一回。己卯回前：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屬「間色法也」。(第三十一回)

以上<sup>16</sup>諸法均含有對比手法的廣泛性與豐富性。《紅樓夢》人物對照多如牛毛，選擇一個視角都可以比較排列。像是林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塵；薛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王熙鳳過分弄權、貪利殘酷；李紈是聰明才智，懂得人情世故。賈母是富於才智，

<sup>1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1。

<sup>13</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702。

<sup>14</sup> 李鴻淵《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2011年12月)，頁3。

<sup>15</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119。

<sup>16</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257、428。

懂得享樂；劉姥姥是大智若愚，懂得知恩圖報。賈政的思想封建傳統，端方正直；賈寶玉背離經道，不懂世俗等等。在小說上必有一個忠臣，一個奸臣<sup>17</sup>；一個溫柔美麗的好女人，一個工於心計的壞女人；一個風流倜儻的貴公子，一個是貧窮不全的書生等等不可勝數。可見得曹雪芹在構思時，顯然將對稱的藝術美學作為創作的基礎。《紅樓夢》這一部出現人物近千人的偉大的巨作，各色各樣的複雜人物性格，井條有序，面面俱到，不重覆不混雜。

故事鋪陳有男有女，有好有壞，順著曹雪芹筆下想像出來的趙姨媽對照周姨娘，賈探春對照賈迎春等等，許多的對比手法。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沒有真、善、美就沒有假、醜、惡，反之亦然。不同類別的形象對比，更會顯現出高尚者更高尚，卑劣者越卑劣，把互相對立的人、事、物邏輯串聯起來，凸顯矛盾各方面本質特徵，已構成強烈對比。魯迅在《論俗人硬避雅人》指出：「優良的人物，有時候是要靠別種人比較，襯托的，例如上等與下等，好與壞，雅與俗，小器與大度之類。沒有別人，及無以顯出這一面之優，所謂相反而時相成者，就是這。<sup>18</sup>」數百年來，前人也對《紅樓夢》在人物形象的個性化成就評價極高。

總之，對比手法是文學作品中，區別人物性格重要方法。曹雪芹是個畫家，懂得運用背面鋪粉、橫雲斷山、欲合故縱等等突顯人物個性、形象的技巧高手，百看不厭，一百人就有一百種口氣與個性。而「對比」方法可用扇型對比來呈現，也是容易被研究者拿來做人物、結構、建築等等較為對稱設計比較。而扇形基本定義：由頂點在圓心的角的兩邊和這兩邊所截一段圓弧圍成的圖形<sup>19</sup>。既然要比較，肯定會以一個特定人物為比較對象。在這一節我想要談到的也是中文修辭學中的映襯。而剛剛提及的扇形，主要是以賈寶玉為基點，其他比較就是在小說中出現過的男性，像打開的扇子<sup>20</sup>——與賈寶玉做比較，再用映襯來襯托出不同地方。

<sup>17</sup> 余平伯《紅樓夢辯》。(2014年8月5日)。取自 <http://www.saohua.com/shuku/honglou/30/mydoc009.htm>

<sup>18</sup> 賈文人《中國古典小說大觀園》(台北：天宇出版，1983年3月)，頁96。

<sup>19</sup> 必讀。(2014年12月12日)。取自 <http://www.beduu.com/read-117.html>

<sup>20</sup> 李鴻淵《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2011年12月)，頁8。

## 一、論賈寶玉

大家都熟知中國有個「千古情種」那就是賈寶玉。曹雪芹將賈寶玉塑造《紅樓夢》裡的圓型人物。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在「小說面面觀」，將人物依照情節發展過程的表現，進而分類為「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和「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兩種型態。前者意指：「在最純粹的形式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sup>21</sup> 因此他們發射自此一觀念或方法。在整個故事中表現出言行公式，正是能以人物身上掛著「理智」、「傲慢」、「情感」、「偏見」等標幟<sup>22</sup>，因此「圓平人物」給我們的主要印象無法用一句話完全描繪。

賈寶玉的靈魂原是大荒山下一塊未用的石頭，故天性不合時宜，不好讀書鄙視四書五經，不求科舉功名，不與國賊祿鬼為伍。但他卻出生在鐘鳴鼎食，富貴顯赫，翰墨詩書之族，是位不知憂患只知安樂的公子哥兒。容貌「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眼若秋波」<sup>23</sup>。從小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是賈府的命根子，也是個美男子。有『混世魔王』之稱。來看看黛玉與北靜王水溶怎麼形容寶玉：

黛玉亦常聽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銜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sup>24</sup>。（第三回）

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sup>25</sup>。

寶玉原有一個哥哥賈珠早逝，留下溫柔婉約，與世無爭的嫂子和一個聰明乖巧，喜好讀書的姪子賈蘭；姊姊元春是為貴妃，長年送她去那不得見人的高牆深院裡。賈府也因為元春的關係而富貴顯赫。她曾說過一句話：「田舍之家，雖蠶鹽布帛，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然骨肉各方，終無意趣<sup>26</sup>。」，讓人感同身受元春多麼不願意與痛苦，這就是他的親姊姊。所以，賈政與王夫人剩下唯一孩子，又長得優於其他兄弟，當然就

<sup>21</sup>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年9月)，頁92。

<sup>22</sup>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頁102。

<sup>2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52。

<sup>2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50。

<sup>2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225。

<sup>2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272。



成了上下隨附，眾星捧月的「寶玉」了。而他最害怕的就是嚴厲管教他的父親賈政了，賈政對他的教育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賈寶玉最討厭那些，自以為是的讀書人所寫的經史聖賢書，他說除『明明德』之外就無書了。所以，書呢！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過作後人餌名釣祿之階」。有次寶玉被賈政叫去讀書讀乏了，往黛玉房裡待著，黛玉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裏。」寶玉接著用藐視的話語回黛玉：

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誣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sup>27</sup>（第八十二回）

他藐視一切與功名利祿有關，他認為根本是狗屁不通。不屑沽名釣譽的「祿蠹」，鄙棄荒淫酒色之紈袴之人。寶玉最討厭賈雨村這一類的人，最害怕的賈政都是科舉制度的擁護者，而他恰恰與那個時代，考試及第，撈個一官半職換取富貴榮華，升官發財的鐵律背道而馳。八股僵化的高鶚續書最末回，自顧自地安排寶玉中舉後出家為僧，實與原作者本意大大的分歧。賈寶玉喜歡在眾姊妹中吟風弄月，隨心所欲，追求適心適性，生平無大志。自然是無意發大財的。但是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應試用功，提及仕進，觸及心靈深處的痛，他便顯得特別敏感不快，甚至言語反常。有一回，賈雨村來訪，回定說要見寶玉，讓寶玉抱怨連連，生氣的說：

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

<sup>28</sup>（第三十二回）

有次寶玉生氣的趕人離開：

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

<sup>2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98。

<sup>2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98。

問的」。<sup>29</sup>(第三十二回)

自己不黯讀書文章，又怕人家提起他這個弱點，引起內心衝突，當然就會引爆，或是逃回自己建築起來的理想國裡躲避著。二知道人在《紅樓夢說夢》也提到：

寶玉混身姊妹行中，及時行樂，特一無腸公子耳。然其自命，高於妄談經濟者一籌。有人以虛器目之，付之一笑；有人以進取勸之，則掩耳而走矣。為黛玉不阻其清興，不望其成名，此寶玉引為知己也。<sup>30</sup>

在曹雪芹對寶玉的塑造出「不大合外人的式」，也就是不符合時代潮流。周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從小鍾情於女孩兒，討厭男人的偽善的作風：

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sup>31</sup>！（七十七回）

心腹茗煙也說「…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sup>32</sup>曹雪芹利用賈寶玉的人格特性，點出了他尊重女性、捍衛女男平等。細緻中多了女兒心。他的思想行為空前絕後，脫離了封建禮教，與當時代的父權背道而馳。千古情種非賈寶玉莫屬，他多了一份對女孩子的體貼，他喜愛女孩子們獨有的體香，進而想一親芳澤。處處留情並沒有逾矩的行為，是一種憐香惜玉，發自內心疼惜女兒們，為她們興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利女子乎即為，不力女子乎即止<sup>33</sup>。寶玉一視同仁，弄粉調脂，不分主僕以此樂不思蜀，賦予讀者多給點女性同情跟了解。對女孩子的美，賈寶玉一生的也只是單純的欣賞，真摯的體貼，細微的。警幻仙姑論述過寶玉的「意淫」

<sup>2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99。

<sup>30</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 119。本社編輯《紅樓夢研究資料彙編》，頁 90。

<sup>3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13。

<sup>3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69。

<sup>33</sup> 本社編輯《紅樓夢研究資料彙編》，頁 90。

是精神上純自於真心。甲戌本在警幻論述「意淫」這小段文字中，帶有夾批：「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sup>34</sup>」列舉三個故事中，可以看出寶玉對女兒的「體貼」：

笑道：「…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聽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著。」<sup>35</sup>(第八回)

寶玉笑道：「咱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滿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寶玉拿了篦子替她一一的梳篦。<sup>36</sup>(第二十回)

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枝並蒂秋蕙用竹剪刀擷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淒然淚下。<sup>37</sup>(第四十四回)

寶玉對女兒們的體貼照顧，都是出自內心真誠的啟發，沒有半點階級之分、男女之分。他像花園裡的蜜蜂只採蜜而不踩碎花朵。每當周遭的女兒們有了困難，他便會在旁邊默默的幫忙，在心裡面替他們感到不捨。但是，他的能力有限，賈母把她保護照料得太好，過著天塌下來，都會有人頂著，所以，寶釵幫他取個綽號「無事忙」。鳳姐也在探春協助當家時就說過寶玉：「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sup>38</sup>從這裡我們大略可以看出，賈家的男子，不是鬥雞走狗，尋花問柳，不然就是好逸惡勞的大少爺，整天只知道「玩樂」。再堅固的賈家終會敗落，淪落為乞丐只是早晚的事。

第六回有說「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sup>39</sup>」，這麼龐大的家族，子孫眾多，卻沒有一個能夠為榮府分擔解憂的人，賈府男主人也都只仰賴天恩祖德，一技無成，兒孫潦倒，祖先長嘆在所難免。曹雪芹利用文字當畫筆，紅

<sup>34</sup> 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1年10月)，頁164。

<sup>3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147。

<sup>3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318。

<sup>3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681。

<sup>3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864。

<sup>3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109。

花也需有綠葉陪襯，才能渲染出主體的突出。主僕們或深或淺都有淵源，不是叔姪姊妹，就是親戚好友關係。在這一節就以跟賈寶玉有關係且經常出現在故事裡的人物，如賈蘭、秦鐘、蔣玉菡、賈珍、賈蓉、賈璉、薛蟠、賈環來做人物的對比比較。

## 二、 正反之對比

賈寶玉與賈蘭，個性迥異，一個離經叛道，一個好讀書。因此賈蘭為正，賈寶玉為反。在此說賈寶玉是反面人物，不是他叛逆懶得上進，所以不好，而是他與賈蘭對比，就出現了他脫離封建科舉制度，是社會所不容許、不合時宜的現象。他像一隻長年關在鳥籠裡的金絲雀，因為賈母及王夫人像「命根兒」的寵愛縱容，事事為他調停作主，加上有個正經八百、守舊威嚴的父親，令他害怕躲避。導致他骨子裡嚮往自由民主，他天資聰穎，喜讀雜書，厭惡考舉必讀必寫的書籍文章，更不屑遵循應舉的仕宦競進，表現超脫於現實姿態<sup>40</sup>，賈寶玉種種得舉止，在當時確實被歸類為不懂事、異類，有別與賈蘭。李紈全心一意的親自鞭策賈蘭，能文能武的賈蘭，比他叔叔還能夠理解，男人為人所尊重，就是要勤奮向學，考試及第，換取榮華富貴的前途。一百一十回賈母仙逝，他對母親的體貼孝順，趁守孝空檔時間不忘讀書，眾人聽了還拿他跟寶玉比：「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著老爺跪著，瞧他很不受用…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後來甄寶玉來了，賈蘭與之大談立德立言，經濟文章，八股為務的對話：(第一百一十五回)

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為真才實學…

引起一旁的賈寶玉聽不下去：

---

<sup>40</sup> 王太愚《紅樓夢人物論》(台北：長安出版，1979年3月)，頁288。

這孩子從幾何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sup>41</sup>

若比較賈寶玉與賈蘭的思維處事，明鏡主人曾對兩人斷出評語：「賈蘭之才，正以見寶玉之不才」。在舊社會的行為思想上，賈蘭正當的守住傳統規矩，對比著在當時社會所不容許的反面賈寶玉。李紈之子在寡母的教導下，從小誦讀四書五經，熱中於仕途經濟，走封建知識分子的仕宦之道。儼然擁戴封建制度的另一個賈政；他年紀雖小卻知書達禮，對寶玉非常的敬重。第五回在李紈的判詞中隱約可以看見，只有蘭兒能夠讓她趾氣高昂帶珠冠、顯赫的披上鳳襖。李紈的全心付出，讓自我要求嚴格的賈蘭成為賈府裡面最上進的一個公子哥，不負一個寡母的寄望。

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第五回）

### 三、剛柔之對比

賈寶玉鍾情擁有女性特質的男子，像秦鐘、蔣玉菡具有女兒的「靈性美」讓他追求迷戀；第七回寶玉第一次看到秦鐘，生得「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更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些女兒之態<sup>42</sup>」便痴了半日，自卑心作祟下覺得普天下之人，竟然有更勝於自己的人，心裡便覺得自己是個泥豬癩狗的陽剛俗物。所以，賈寶玉自認自己是個陽剛之人，比不了秦鐘的靦腆溫柔，未語先紅。寶玉生來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和秦鐘又是同窗之故，因此相親相愛同進同出了，後來同窗的情誼似乎走了樣。除了秦鐘外，寶玉對於唱戲的名優『琪官』蔣玉菡心儀欣賞，尤其扮女妝時，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以一個陽剛男子身分，互贈貼身衣物。一個大紅汗巾子一個松花汗巾子，互相回報親熱之意。賈寶玉眷戀秦鐘、蔣玉菡幾乎是女性化的人物，與園子裡的姊妹一樣，沒有貴賤，貧富之別，對於他們沒有存在嫉妒，順理成章開啟了

<sup>4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23。

<sup>4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0。

少年階段對同性之間，複雜的景仰愛慕的心理。由此可見，賈寶玉與秦鐘、蔣玉菡的對比是一剛二柔。對於秦鐘、蔣玉菡二人，寶玉自認遠比他們有陽剛之氣，所以打從心底認為他們倆人，和大觀園的女兒們有著相似之處，就是有著陰柔之美與之交好。

《紅樓夢》裡處處存在著伏線，一伏子孫腐敗、二伏賈府盛衰。比照寶玉的「意淫」、賈珍「淫威」、賈蓉「淫賤」、賈璉、「荒淫」、薛蟠的「淫逸」聚鹿之謔；賈珍色中之惡靈鬼，賈璉色中之餓鬼，賈赦色中之厲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sup>43</sup>。從寶玉不重視肉體上的慾望來對比見「色」起「性慾」的男人，面對女人總是來者不拒，色彩鮮明，陰暗對比。賈蓉也曾一語貶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sup>44</sup>。賈府偽善好色的男人善於表明自己性的強烈慾望，如同警幻說道：「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sup>45</sup>（第五回）

#### 四、真魔之對比

賈寶玉對男歡女愛，超越了性愛，他對女兒們的「意淫」，存在單純的童真裡，無邪惡之意，只見到「真」心。就像他好吃姊妹們嘴上的胭脂、幫麝月梳頭髮、為香菱換裙子、為平兒理妝、看到寶釵的背膀也只是個呆雁、與黛玉心靈相通、為湘雲蓋被子等等如此而已，完全沒有非分之想，這就是用了「真」心，去對待每個人，毫無性別之分。

相較於賈赦的老不修，色中之厲鬼，年紀一大把，妻妾成群，玩過的女人如手中過江之鯽，還硬要鴛鴦做妾，不從就淫威利誘。他做的壞事不止如此，個性凶惡霸道無人可敵，不知在哪個地方看見了幾把舊扇子，自己也要收集。恰巧有個叫做石呆子的人，他就有幾把古人真跡的古扇，偏偏讓他知道，死活歹活就是要強索到手。偏偏那石呆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賈赦氣得沒法子可使，只好依官做勢，要賈雨村勾結，編派他拖欠官銀，要求他變賣古扇賠償，這石呆子不知最後結局，只知道賈赦如願得到覬覦很久的古扇子，卻不知早已為日後伏下悲慘的結局。

<sup>43</sup>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1月），頁100。一字通百科通。王希廉：護花主人總評。（2014年1月）取自

[http://yizitong.com/common/content.php?poetry\\_id=1638&content\\_id=2&o=%E8%AD%A6&l=3](http://yizitong.com/common/content.php?poetry_id=1638&content_id=2&o=%E8%AD%A6&l=3)

<sup>44</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彙編》，頁234。

<sup>4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93。

另一位是賈珍，他的生活就是肆無忌憚的吃喝嫖賭，飽暖思淫慾。他這個大淫蟲就是警幻仙子講的恨不能享盡天下之美女。有趣的是他對兒媳婦的愛，重於他自己。秦可卿生病時賈珍憂形於色，一天請了三四位大夫看診，所服用的藥方又是上等人蔘。他對這個兒媳婦的病，可以說是關心之至。他對兒媳婦的關心已經到過份的地步，為了要醫治媳婦秦可卿的病，與尤氏商量著：

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這兩日心裏著實著急……（第十回）

最後秦可卿腳一伸還是死了，賈珍「哭得淚人一般」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著，又哭起來。<sup>46</sup>（第十三回）家人過世，會哀怨流淚是肯定的，絕不至於哀痛欲絕，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等新奇之事，這故脂評寫了：「可笑！如喪考妣」<sup>47</sup>。賈珍為了處理秦可卿的喪事，處處花大錢如淌水似的，只求顧及喪禮體面，好看為上，又拿錢捐官給賈蓉，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令人不齒。賈珍如此鋪張浪費，也許是對兒媳婦的一種虧欠彌補，又或許如焦大罵街、脂硯齋所評，是一種無法告人的祕密。

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俗們『肱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第七回）

脂硯齋評：「秦可卿淫喪天香樓」「隱去天香樓一節，是不忍下筆也。少去四五頁也。」<sup>48</sup>

<sup>4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01。

<sup>47</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 236。

<sup>48</sup>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 233。

而焦大所說的扒灰的扒灰，不就是隱射賈珍與兒媳婦的亂倫關係。我們從一些批語與文本大略可以斷定。在當時的時代，就算賈蓉雖想保護愛妻，豈能逆父哉！賈珍看上哪家女人絕不輕易放過，儘管身邊已經有了妻妾成群，還是連自己家媳婦秦氏也不放過，剛死了一個兒媳婦，眼淚擦乾，魔爪又伸向二尤去。儘管曖昧不明，還是計畫著，讓自己有正當理由「親近」二尤這對貌美的尤物。所以，精心策畫給賈璉作二房，明知道王熙鳳是有名的醋缸子，還是在國孝、家孝期間促成賈璉與尤二姐的婚事。為了私慾間接害死了秦可卿與尤二姐。

厚顏無恥的他，在父喪期間，因無所事事，無聊之極，索性公然開設起賭局來供遊手好閒的兄弟、親友們一起的縱慾享樂。難怪，賈府會窮途末路，子孫一代不如一代，可見得是上樑不正下樑歪，賈珍帶頭領軍，將老祖宗攢下的根基，一一拆樑卸柱，基石無存。

在他開懷賞月飲酒作樂，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餘者桌菜及果品之類，喝著酒聽著樂曲陶然忘我之時，忽然聽到牆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悚然疑畏起來。

賈珍忙厲聲叱吒，問：「誰在那裏？」連問幾聲，沒有人答應。尤氏道：「必是牆外邊家裏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著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牆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眾人都覺毛發倒豎<sup>49</sup>。（第七十五回）

上面說到賈珍，順道也講講他兒子賈蓉。賈家厚顏無恥的父子檔除了賈赦、賈璉之外，恰恰還包含這一對在內。第五代子孫賈蓉，生得面目清秀，身材妖嬌<sup>50</sup>。他有個溫和和禮，很討賈母喜愛的妻子秦可卿。只是，文本不見賈蓉與秦可卿有任何互動，倒是經常與鳳姐往來密切。有日來向鳳姐借玻璃炕屏，跟鳳姐似乎有曖昧之情，他還是幫鳳姐兒整死賈瑞的幫兇之一。他的行為賈敬死時聽見她們兩個姨娘來家了，喜得賈蓉心花怒放，早就妄想尤氏姐妹花。

<sup>4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80。

<sup>5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7。



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sup>51</sup>

氣的尤二姐要打他，這時候賈蓉油腔滑調的倒在姨娘懷裡溫存。為了與尤二姐繼續廝混搞不正常關係，便唆使早已暗戀尤二姐已久的賈璉為妾，順水推舟獻計協助迎娶，如此一來，才有理由幫著賈璉裡外照應著尤二姐。完成私己之欲。只是要滿足自己的私慾而以，是個沒有道德倫理的浪蕩公子哥兒。尤二姐的死，賈蓉也無法推卸責任。賈瑞看到鳳姐亦發酥倒，時時妄想、覬覦她的美色。在賈敬壽辰，他癩蛤蟆想天鵝肉吃，愚昧的調情鳳姐，色迷心竅，王熙鳳便叫上賈蓉、賈薈設計害他，對賈瑞又是嚇唬又是潑尿潑糞的，又常常的來索銀子最後得了一病，一失足成千古恨，賠了性命。賈蓉這個幫兇難逃其咎。他與妻子的感情，總不見曹雪芹多加以敘述，秦可卿身體微恙，總見他疏於照顧，整天往外跑，也不見他臉色擔憂，連鳳姐問她有關秦可卿的病，他也似乎不知道怎麼回答。在第十一回、十二回裡都是秦可卿生病的過程。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著？」賈蓉皺皺眉，說道：「不好麼！孀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同一回，賈蓉帶著鳳姐、寶玉來到秦可卿房裡，聽見秦可卿對自己的病，並不樂觀，恐怕有萬一，寶玉聽如萬箭攢心，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心中也十分難過，只見賈蓉似乎事不關己地說：「她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sup>52</sup>秦可卿死後，曹雪芹著墨在眾人身上，看到的是賈珍哭的淚人兒一般、寶玉則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鳳姐兒坐在靈前放聲大哭、家中老小、家僕莫不悲嚎痛哭。就是沒有賈蓉失去愛妻的感受。另一個與他相似而非的就屬賈璉了。

賈璉又稱「假廉」，是個風流倜儻，粉面桃花，庸俗、頑劣哥兒只知道淫慾悅己，為了感官刺激，接二連三偷情取樂，「永遠飢餓於肉體行為的下流種子」<sup>53</sup>，連賈母都念過他：「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sup>54</sup>。有次巧姐得了痘疹，誰知「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

<sup>5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93。

<sup>5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9。

<sup>53</sup> 王太愚《紅樓夢人物論》，頁 183。

<sup>5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79。

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sup>55</sup>如今在外熬煎，串通小廝們引伊人入甕，與多渾蟲媳婦「多姑娘」纏綿鬼混，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著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髒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sup>56</sup>賈璉哪裏肯聽，為了男人的需求!事後還要了一一縷青絲留作紀念呢!還好有平兒幫他解圍。爾後又鳳姐過生日，這賈璉又沾染上鮑二的老婆，被中途離席的鳳姐遇見，鬧得不可開交，害得鮑二家，因為羞恥難當上吊自盡，但自古道「慾令智昏」，反而變本加厲貪圖垂涎二姐美色，背著王熙鳳偷取尤二姐為妾，有了尤二姐，又接受賈赦賞的丫環秋桐為妾，後來，事情敗露，鳳姐打破醋罈子用毒辣的方法，假借秋桐的手迫害尤二姐吞金自盡。

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她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著，作個念心兒。」<sup>57</sup>

賈璉雖然墮落心，仍具有溫熱真實情感，他為了尤二姐的死，也付出許多發自內心的眼淚，親手送走了她。也留下尤二姐一條裙子當作紀念。賈府男人的齷齪，從焦大罵街到賈蓉、柳湘蓮都一一現形。

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璉叔還和那小姨不乾淨呢。鳳姑娘那樣剛強，瑞叔還想她的帳。哪一件瞞了我！<sup>58</sup>(第六十三回)

柳湘蓮也說過：「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sup>59</sup>(第六十六回)

<sup>5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31。

<sup>56</sup> 同上註。

<sup>5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85。

<sup>5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93-994。

<sup>5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40。

《紅樓夢》寫作的高明之處就是曹雪芹利用鮮明對照的文字，帶給讀者一目了然。看了賈府眾多膚淺的男子如：賈珍、賈蓉、賈璉等人及他們衣冠禽獸的嘴臉，參差對照賈寶玉在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同樣身邊都有一群女子圍繞著寶玉，卻看到他們彼此之間和諧融洽、沒有情色調情，一樣歡愉有趣，由清爽的文字帶出兩性平等、圓滿。

## 五、 俗惡之排比

相似並不相同的薛蟠與賈環，有著共通的特點就是俗跟惡。薛蟠的個性來自於母親的縱容姑息，那薛母又是何等之人呢？「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sup>60</sup>王家千金大小姐，舅舅王子騰是九省統制，是王夫人的親姐妹。薛蟠就生長在這麼優渥，背後有強大的靠山，難怪他可以大搖大擺，任誰都不放進眼底。

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至老大無成；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終日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sup>61</sup>(第四回)

有著壯觀的家世，薛蟠的行為舉止，是家庭教育的失敗，顯露紈褲子弟的驕縱。而薛母便是培育禍害的根源。連父親留下的家業，都無能為托起管理，導致薛家處境越發來越困難了。

他好色喜花天酒地，尋釁鬧事無所不為，將人的生命不放在眼裡，連門子都說：「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霸道的薛蟠為了與馮淵爭奪英蓮，喝令將馮淵打死。人命關天，視若無睹，自為花錢了事。在

<sup>6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7。

<sup>6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9。

性慾上薛蟠男女通吃，《紅樓夢》裡變童就屬薛蟠最突出。書中提到自薛蟠來學之後，揮金如土，引誘生徒，袖可斷焉，桃將餘矣，玷汙函丈，不忍勝言<sup>62</sup>。粗俗的薛蟠大字不識幾個，對藝術、詩詞行令一翹不通，經常鬧出笑話來。

薛蟠笑道：「…看落的款，是『庚黃』畫的。」寶玉想了半天，…原來是「唐寅」兩個字，薛蟠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sup>63</sup>(第二十六回)

無師自通的唐寅，是明代著名的大畫家，他的畫無論是達官貴人或市井小民都爭相收藏的藝術品，薛蟠卻不識泰山；有一次馮紫英邀喫酒聽曲，他的水準與人格不入，俗不可耐的功力，貽笑大方。又說薛蟠中意柳湘蓮長相乾淨秀氣，自上次他串戲時見過，便念念不忘，一直打聽他的蹤跡，想盡辦法勾搭調情，結果被柳湘蓮使計，狠狠的打個半死。

雖然如此，善良直爽的薛蟠，也會為了友情而流下男兒淚。薛蟠因為柳湘蓮為了尤三姐自刎出家去，不可置信地四處尋找，連個影都找不著，急得只能望著北方大哭。他雖然愚昧俗氣，本性並不壞，作者在最終回給了他痛改前非，改邪歸正的喜劇收場，也替英蓮感到惋惜。

另一個又俗又惡的賈環，與哥哥賈寶玉的善良，也是很好的形象對比。寶玉處處體貼他人，以和善為要，不擺臭架子與人為之；賈環則與寶玉是同父異母的弟弟，母親是趙姨娘。兩人的個性、待人處事、學識等等卻大迥相庭。寶玉待人真誠樸質，無所偏頗不與計較，總是以笑代之，頗得眾人喜愛的正面人物。賈環人物委瑣，舉止荒疏，舉手投足盡顯得粗俗卑鄙、心胸狹窄、賭錢宿娼無所不為、與其母同有一肚子壞水，眾丫鬟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的扭曲人物。寶玉對他的認定也只是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可有可無，兄弟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sup>64</sup>。

一次與丫頭們玩棋，無法忍受輸錢，鬧出賴帳事端。「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sup>65</sup>」就因為寶玉勸解，賈環不高興的編派寶玉的不是：

<sup>62</sup> 本社編輯《紅樓夢研究資料彙編》，頁 100。

<sup>6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13。

<sup>6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19。

<sup>65</sup> 同上註。

同寶姐姐玩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sup>66</sup>

他忌妒寶玉擁有的一切，懷恨在心，苦無機會將他扳倒。有次故意失了手，把滾燙的蠟油傾倒在寶玉得臉頰上，還好只燙傷左邊的臉並無大礙。他明白庶出的地位低賤，要繼承賈府的一切，除非沒有賈寶玉。所以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金釧兒投井自殺，陰沉的他終於逮到機會，大顯身手，鸛鵲弄舌一番讓賈政說：「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裏，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sup>67</sup>無中生有、落井下石的計謀害得寶玉慘遭賈政無情的毒打。因為厭惡鳳姐為人尖酸刻薄，早已懷恨在心，趁鳳姐死後，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便與親友合謀將巧姐賣給外番當偏房，還好有平兒得機警與劉姥姥的援助，幸得逃過一劫。俗惡者薛蟠、賈環，薛蟠庸俗霸道，只知玩樂沒有內涵，無法協助薛府再創高峰；賈環小人惡行昭彰的庸俗形象，說明賈府子孫明爭暗鬥，慘無人道。

曹雪芹力求寫活賈府眾子弟的墮落，雖處在歷代官邸之中，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卻被奴僕的家人冷子興感嘆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不惜刻畫出賈府男人沉淪富貴鄉，驕侈無忌，無一人得以大振家聲，承其祖業。言如賈政：「雖無刁鑽刻薄的，卻沒有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稅，哪裏當得起<sup>68</sup>」(第九十二回)

## 第二節 眾家姊妹的對比

前面說過曹雪芹是位畫家，他懂得利用山水畫的方式勾勒出人物，然後注入靈魂賦予他們生命，每個人物栩栩如生，各有各的獨特味道，哪怕是一個剛烈的司棋或是伶牙俐嘴的林黛玉或是潑辣美麗的晴雯，他都能夠妥善去經營人物的塑造與對比，通過彼此

<sup>6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0。

<sup>6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10。

<sup>6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443。

之間或是透過事件的衝突矛盾，讓人物形象更為鮮明，個性表露無遺。

## 一、小姐與大丫鬟的對比

在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突如其來的一個什錦春意香袋惹起大觀園裡裡外外一陣風波，從這回就可以看出小姐與丫鬟們個性上的對比。鳳姐兒帶了一群人首先來到了怡紅院說丟了要緊的東西要查一查，乖順的襲人首先打開自己的箱子並匣子任老婆子們搜查並無話語；換搜晴雯的箱子，襲人原本要幫晴雯打開，「只見晴雯闖進來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著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看了這個情形，不甘示弱地拿出王夫人當令箭：「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索」晴雯聽了如火上澆油反嗆：「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這樣一闖一掀一倒一言一語<sup>69</sup>，將晴雯潑辣、不畏強權、不肯受辱的個性展現的淋漓盡致。相較於襲人任憑處制，一句話也不敢吭；晴雯的剛烈強勢和維護自尊，最後也讓她慘遭王夫人逐出大觀園，抱屈夭折。接下來是瀟湘館，翻出寶玉往年往日的舊東西，鳳姐也在一旁解釋，王善保家的只好作罷，離去前只見紫鵲笑說：「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雖然不至於正面與婆子們起衝突，倒是藉機諷刺她們，主要是挑明寶黛之間算不清的關係。

眾人又到了探春房裡，只見燈火通明開門而待，見鳳姊解釋一番，探春冷笑回應：「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著呢。」就叫丫頭們把箱子全部打開，供鳳姐一群人搜查。查完後探春又擺出主子說：「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可不能。我原比眾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著。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鳳姐告辭前探春又一一問眾人：「可細細搜明白了...」只聞說搜查好

<sup>69</sup> 李鴻淵《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2011年12月），頁1~2。

了，只有那個王善保家的仗著是邢夫人的陪房，雖聞探春的名，打量探春是一個庶出的姑娘家，故意掀起探春的衣襟，被探春賞了一記耳光。勃然大怒的斥責她「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打量我是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著你們欺負，你就錯了！」王家的說：「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侍書也犀利回說：「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探春一句我原比眾人歹毒，明白說明絕不容忍別人欺凌，她不畏強權，不允許尊嚴被惡意踐踏，個性上更不願意沾染賈府的氣味與是非，她說過「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的去，我必早走了」，小時候她要寶玉出門逛去的時候帶些小東西來：「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弔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還有一次從柳家的口裡說出探春和寶釵要吃個「油鹽炒枸杞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來」，這「三二十個錢的事」，多餘的錢還說賞我打酒吃<sup>70</sup>。從此可見，探春嚴以律己，不佔便宜的個性，加上她身邊的丫鬟個個對她忠心無二，大丫鬟侍書的聰明能幹伶牙俐齒，也替探春擋了不少屈辱。

一群人接著到惜春房裡，嚇得惜春不知所措，卻在入畫箱中找到一大包金銀鏰子，又有一副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畫馬上跪下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她只是幫哥哥保管」。惜春膽小害怕的要鳳姊自行處理，與她無關。鳳姐帶著懷疑的口吻：「這話是真還可饒恕，錯在不該私自傳送，若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著哭道：「我不敢扯謊。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惜春因為年幼膽小，急於撇清關係，要尤嫂子快帶了她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也不要她來服侍了。」入畫一聽惜春如此說，跪下哭求：「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的情常，好歹生死在一處罷。」連尤氏也在一旁勸說，看在服侍多年分上，饒她一回。惜春聽了並不動容，仍執意趕她出大觀園。自私的她，就像尤氏說她「心冷口冷，心狠意狠」，她仍堅持當一個「清清白白的人」，在她幼小的心靈，看破賈府的荒誕衰敗，及姊妹們好景不長，任誰也無法「把秋捱過」<sup>71</sup>，不願同流合汙在這個世界上被誰糟蹋她的純潔。所以，她冷得讓入畫變得無依靠，既害怕又委屈。

<sup>7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26、943。魯太愚《紅樓夢人物論》（台北：天華出版，1979 年 9 月），頁 57。

<sup>71</sup> 施寶義等人《紅樓夢人物辭典》（南寧：廣西人民，1989 年 5 月），頁 200。

到了迎春房裡，迎春睡了，查了丫鬟的箱子，意外的找出司棋箱子內有潘又安給她的情定之物，這下終於找到罪魁禍首了，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並無畏懼慚愧之意。也不見迎春站出來援助她，眼睜睜的看著司棋被攆出大觀園，對於司棋的求助，她也麻木不仁，無動於衷，呆呆地坐著，最後才說：「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明白自己怕事的個性，殘忍的割斷數年的主僕情誼」。心活面軟的她，對於奶媽聚賭一事，賭輸了錢，又偷了她的金絲鳳，一連串的事情發生，她也不敢有任何意見或指正便制止說：「罷，罷，罷。你不能拿了金鳳來，不必牽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們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礙不著你什麼的，出去歇息歇息倒好<sup>72</sup>。」難怪，大家都說她個性懦弱無能好欺負。她的丫鬟司棋就不一樣了，在六十一回看到她打發小丫頭蓮花兒到廚房要碗蒸蛋，因為柳家的說沒雞蛋，要改日再吃，又講了一堆話帶過，司棋氣的帶人大鬧廚房，「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餵狗，大家賺不成」一陣亂翻一陣摔擲，連說帶罵的鬧一回，柳家送來她要的蒸蛋也潑到地上；但是她絕對是重情重義的女兒，被攆出大觀園時，還哭著央求周瑞家的，允許她再和園子裡的姊妹們道別，卻慘遭拒絕。回到家後，終日啼哭，忽然一日，潘又安出現了，母親認為是潘又安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並且不答應他們的婚事，她制止說：「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決不肯再跟著別人的。我只恨他為什麼這麼膽小？一人做事一人當，為什麼逃了呢？就是他一輩子不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要是他不改心...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第九十二回）個性剛烈的司棋竟然一頭撞死在牆上。司棋大膽表達自己的愛情，她對愛情是堅固真摯地從一而終，勇於為愛犧牲。她的敢愛敢恨，個性剛烈也讓鳳姊兒覺得她是個傻丫頭！

曹雪芹光在七十四回這一節，就洋洋灑灑寫出許多人物個性，他們在遇到大小事情時態度及性格的相異處，賈府三千金：迎春之懦弱、探春之威嚴、惜春之冷酷是映照；丫鬟：司棋之剛烈、晴雯之潑辣、紫鵝之聰慧、侍書之忠誠、入畫之膽怯又是一番對比；又寶玉處處迎合體貼才顯出晴雯潑辣、迎春懦弱才顯出司棋剛烈、探春威嚴故侍書忠

---

<sup>7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43。



誠、惜春冷酷故入畫膽怯<sup>73</sup>。每人都有自己的明顯個性，讓讀者藉此對比，更加了解書中人物，揣測他們內心世界，進入故事中。

## 二、寶玉與丫鬟對比

人物的思想是最複雜，最難描寫得清楚透徹，藉著事件發生引起的變化產生行為舉止而與旁人交叉比對，就可以透露出人物本身個性上，所帶給劇情的張力，及讀者對人物描寫的想像。《紅樓夢》撰寫了一個新詞兒，特別的柔美——『女兒』。小說裡，女兒們形象鮮明，或痴情，或果斷，或愛憎分明，或才情過人，遠勝於書中的鬚眉男兒有過之無不及。無怪乎，處於男尊女卑的時代，賈寶玉從小就活在脂粉濃香的女兒堆裡，造就他日後的形象個性與眾不同：

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

又說：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sup>74</sup>

父權當道的陳腐社會裡，寶玉其心理的情結，讓他把水與泥作比喻，把男女以濁清對立；把出嫁的女兒說成死魚眼一個；未嫁則是捧在手心的寶珠。他從小廝混在貌美如花，多才多藝的姊妹們，各有各的韻味，靈巧溫順。脂評寫到寶玉的心在女兒面前，不分貴賤。寶玉對身邊的女兒們毫無階級之分，他的心就像水一樣容納著她們、體貼著她們、關愛著她們。他的個性細心體貼，願意照顧柔弱的人。如，他哄玉釧兒吃蓮葉羹、為平兒理裝，為香菱換裙，如藕官燒紙祭藥官亡友、替偷竊王夫人玫瑰露的彩雲背黑鍋，不論這些女兒們是否給他帶來困擾，至少他的個性因為這些姊妹們更加善良溫和。在形

<sup>73</sup> 李鴻淵《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2011年12月），頁2~3。

<sup>7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30。

象個性上，青梅竹馬的寶玉和黛玉，兩人對於『情』的態度，也是一種對比。蒙側批寶玉：『天生一段癡情，所謂「情不情」也』寶玉自小對家裡的女兒總是體貼細微，慣於做小伏低。他平等對待每個人，無論是有生命或者沒有生命的人事物。不同於黛玉的死心眼，除了「寶玉」，似乎沒有甚麼能夠打動她的。

寶玉的個性不夠穩重、不經世事的感覺，讓黛玉無可奈何。因為這種太隨和的個性傷了黛玉，也傷害周遭的丫環，像：妖嬌柔順的金釧兒、溫和柔順的襲人、單純潑辣的晴雯等等，只要個性上與禮教背道而馳，骨子裡有叛逆的個性，都會消失在大觀園裡。對於自己的個性，賈寶玉是無感無傷的。但是可以由事件的發生，來看人物個性形象。金釧兒是王夫人的丫頭，喜歡尋寶玉玩笑，個性隨和。有次寶玉被父親喚到王夫人的房裡來，在廊檐底下見到寶玉一把拉住他：「吃不吃我剛擦的胭脂」。幾天後寶玉又跑到王夫人的屋裡，看見懶洋洋的金釧兒，正在幫午睡的母親捶腿，寶玉便趁機與金釧兒調情說笑，原金釧兒本不予理會，哪知經過寶玉一鬧便說：『金簪子掉在井裏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sup>75</sup>』，這句話脫口而出，卻惹惱了王夫人朝金釧兒臉上，打了一巴掌且攆了出賈府。又哭又求的希望得到王夫人的原諒，結果還是被攆出賈府。含冤含羞的金釧兒，整日以淚洗面，心裡頭難過也不說，後來這句『金簪子掉在井裏頭』變成了讖語，受盡委屈羞恥的她，毅然決然地選擇投井自殺，結束生命。金釧兒封閉剛強的個性，用無聲的抗議來展現自己所承受的委屈痛苦，死了便百了。對於金釧兒的死，寶玉耿耿於懷，不言神傷於荒郊井上祭之<sup>76</sup>，寶玉口無遮攔、不懂規矩禮法，一句玩笑話導致人命逝去，卻莫可奈何府裡的命令。這算是封建制度下的禮俗規矩，還是階級制度逼死人？

寶玉屋裡的丫環，各個美的出挑。相貌平平，聰慧善妒的襲人，仗著與寶玉有了雲雨之情，就想殲滅勾引寶玉的女子。她對寶玉的愛是死心踏地的，不然她不會事事盡心盡力為寶玉著想，對他動之以情的規諫及進言王夫人，用計上下攻堅就是希望寶玉能盡心於仕途經濟。為了完成她的計畫，往上拉攏王夫人，從旁又收服麝月、秋紋。也許在賈府久了，受到世俗的影響，成為封建思想的衛道者。她給人溫和有禮，處處體貼，從不用言語傷害人的溫和個性。但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另一層的反面性質就跑出來了，她變得自私自利，一心想攀上枝頭當鳳凰「姨娘寶座」。她明白當上寶玉的姨娘有著多

<sup>7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76。

<sup>76</sup> 本社編輯《紅樓夢研究資料彙編》，頁 9。

大的寵幸，不止生活不虞匱乏，也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身分，永遠無法成為「寶二奶奶」，所以私下曾試探過最有可能的黛玉，但是，見黛玉孤傲自賞，愛耍小性兒，不好相處，與她無法溝通，便對黛玉產生不滿，私下也曾若有似無的暗示挑撥湘雲及王夫人，不希望黛玉成為寶二奶奶。她轉向寶釵，並留心寶釵探試她，也許兩人都有類似的個性與觀念，看著寶釵隨份隨從，舉止合宜越看就越欣賞，正是她寶二奶奶的不二人選，只有寶釵讓她沒有危機感，能夠跟她合作勸導寶玉走上科舉的正途。

除此之外，怡紅院的丫鬟眾多讓她不自在，尤其是晴雯讓她備感壓力。沉魚落雁的晴雯擁有一雙巧手能補裘，個性直爽潑辣，不畏強權。因為她單純直爽的個性，惹來寶玉對她的憐憫愛戴。只要是寶玉愛的，襲人無不視為眼中釘。她以為晴雯會跟她爭奪寶玉，表面對晴雯是處處退讓，裡面處心積慮的打擊她。成為王夫人在怡紅院的眼線後，也為自己賺進穩坐姨娘的月例。為了表示忠誠，她對王夫人說：

「為了不讓寶玉有任何機會作怪，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還是平常，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呢，近來我為這件事，日夜懸心<sup>77</sup>」她的個性好鬥也懂得權宜之道，更懂得拉攏人心，保住地位，煞費苦心的襲人活著也累。

寶玉對襲人的勸說無動於衷，一樣和園子裡的姊妹瞎混，他寵愛著不合時宜的晴雯。最美麗的姑娘非她莫屬，晴雯的判詞：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毀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sup>78</sup>。(第五回)

<sup>7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22。

<sup>7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5。

曹雪芹將晴雯的個性點出來，「心比天高，身為下賤」。有人說過《紅樓夢》的女兒群裡頭，就屬晴雯的形象、個性最是完整無缺，也是最讓人記憶深刻的俏丫環了，至始至終都出自同一人手筆<sup>79</sup>。

曹雪芹真真寫出的奴僕對奴僕之間的鬥爭，晴雯與襲人之間，特殊的階級，兩人都是由賈母身邊空降到寶玉屋裡服侍，為後續寶玉侍妾做準備，這中間不乏暗藏你爭我奪的較量。可見第六回寶玉與襲人在「初試雲雨情」，襲人早就預知自己會成為寶玉的侍妾，而寶玉也因為與襲人發生了關係，待她與晴雯就有所不同，襲人待寶玉，當然就更為盡心盡職了。這盡心盡職也包括，移除美麗嬌嫩的晴雯了。當王夫人攆走晴雯時，寶玉心裏非常懷疑是身旁人作為：「這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襲人趕緊撇清關係說：「你有甚忌諱的，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別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覺。」

晴雯的好只有寶玉少爺知道，也曾說她與眾不同，「風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sup>80</sup>「水墨滌染的滿紙烏雲濁霧」<sup>81</sup>與寶黛同是局外人，志同道合。她可是深受寶玉疼愛的紅粉知己。從她替寶玉送絹子給黛玉就能理解了，送絹子這種親密的行為，眾丫環裡就屬她一個貼己知心。當丫環小鶻捎來信兒，告訴寶玉明日賈政要盤考他的話兒，如臨大難。襲人、麝月、晴雯這些大的在旁剪燭倒茶，催他用心在幾本書上。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正苦思要助他脫離這個傷腦的困境，急中生智想到一個計謀：「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唬著了。」（見第七十三回）聰明伶俐巧妙的幫助寶玉瞞天過海，躲過難關。

晴雯在個性上好惡分明，她一怒之下，不長腦的口無遮攔；她心情好的時候，想怎麼做就愛怎麼做，痛快做自己。晴雯的潑辣<sup>82</sup>，嘴裡總是不饒人地罵小紅：「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就不服我們說了…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好的呢。」<sup>83</sup>（第二十七回）、戳墜兒：「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動針，拿不動線，

<sup>79</sup> 中文百科在線(2010)。晴雯(2014年6月10日)。取自網址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88234>

<sup>8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1243。

<sup>8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85。

<sup>82</sup> 王太愚，《紅樓夢人物論》，頁10。

<sup>8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423。

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sup>84</sup>（第五十二回）、諷襲人：「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呀，省了我們惹的生氣。自古以來，就只是你一個人會伏侍，我們原不會伏侍。因為你伏侍的好，為什麼昨兒纔挨窩心腳啊！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過我去！不是我說正經，明公正道的，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sup>85</sup>」（第三十一回）、笑麝月：「哦！交杯盞兒還沒吃，就上了頭了…你們瞞神弄鬼的，打量我都不知道呢！」<sup>86</sup>（第二十回）、鄙秋紋：「呸！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衝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氣<sup>87</sup>！」（第三十七回）…曹雪芹將晴雯的個性躍然於紙<sup>88</sup>，又在「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有錯不認錯，竟拿名貴扇子撒氣，掐尖要強使性子到了極致。儘管如此，她在與寶玉的耳鬢廝磨中並未出格。與黛玉一樣保持乾淨之身。看看眾人對晴雯個性說法：

王善保家的：「那丫頭仗著她生得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得像個西施的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她就立起兩個騷眼睛來罵人<sup>89</sup>」（第七十四回）

鳳姐…道：「你提晴雯…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sup>90</sup>」（第一百一回）

她的任性，她的厲害只是維護自尊，在「晴雯撕扇」這一幕最為突出經典，可以看到活脫鮮明的個性。晴雯撕扇充分表現出身為丫環無懼主子的平等相對，隨心所欲的暢快自由，沒有階級之分，沒有男女之別，盡情的以對等的方式，不做作，不攀權附貴。

<sup>8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12。

<sup>8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85。

<sup>8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18。

<sup>8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66。

<sup>88</sup> 王兆貴（2013 年 5 月 14 日）。歷史與空間-紅樓夢人物雜談：晴雯之悔，香港文匯報，第 A30 版。

<sup>8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56。

<sup>9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557。

「晴雯撕扇」也能看出晴雯姑娘衝動來，一次失手不小心把扇子骨跌折，寶玉便罵她「蠢材！」氣的晴雯不甘示弱，馬上回嘴，最後因為寶玉低聲下氣而言歸和好，還為她搬出一堆扇子，準備讓她撕得夠、撕得爽、撕到氣消為止，然後兩人一起大笑作結。

二爺近來氣大得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處治就是了。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裏紅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sup>91</sup>（第三十一回）

還有一次寶玉去薛姨媽處喝酒回到絳云軒，晴雯不客氣的說：「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得我們等了一日。快來與我寫完這些墨才罷！」<sup>92</sup> 又一回晴雯和碧痕拌嘴，一肚子氣無處發洩，見寶釵來將氣發洩在她身上：「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sup>93</sup> 忽然又聽到有人叫門，但不知是黛玉，便使了性子，不問是誰也不開門隨便找理由打發走了。

在晴雯的眼裡，每個人都是生而平等，她無法忍受歧視，沒有誰比誰更高貴，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存在這個世界。「巴結」這兩個字對她來講，是不存在的。他大從心理瞧不起秋紋接受人家剩下的衣物，這與黛玉不喜歡人家選剩下的宮花是一樣的。

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把好的給她，剩下的才給我，我寧可不要。<sup>94</sup>」（第三十七回）

她生得嫵媚，卻無媚骨；性情刻薄，卻不輕薄；出身下賤，卻不犯賤，她潔身自愛，莊重自持，斷斷不會與寶玉做那苟且之事。<sup>95</sup> 誰知竟遭同是寶玉屋裏姊妹，一心想飛上枝頭當妾的襲人暗地裡將她一軍，百口莫辯，死無葬身之地。越性如此的晴雯：

<sup>9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84。

<sup>9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47。

<sup>9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15。

<sup>9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66。

<sup>95</sup> 王兆貴《歷史與空間：紅樓夢人物雜談：晴雯之悔》（香港文匯報，2013 年 5 月 14 日）

我雖生得比別人略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大不服。今日既已擔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說大家橫豎是在一處。不想平空裏生出這一節話來，有冤無處訴！<sup>96</sup>

剛烈的晴雯脫下舊服，贈與長指甲，語短情長，神傷意重，眼看心事也了，一命嗚呼，結束短暫的十六年歲月，也在曹雪芹筆下做最完整的人物特寫。正如寶玉杜撰《芙蓉誅》，他將心目中最理想化，最完美的女子投射在這文裡：

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嫵媚，嫵媼咸仰惠德。

<sup>97</sup>(見七十八回)

寶玉在無可奈何日撰寫了《芙蓉誅》，自稱「濁玉」謹以「群花之蕊，冰鮫之殼、沁芳之泉、楓露之茗<sup>98</sup>」等四種及一顆真心來緬懷晴雯。晴雯的個性烈，本性是純潔清靜的，寶玉喜歡晴雯的「潔淨」如芙蓉，亦如晴雯是「清淨」的女兒，理應她死後就應該是個仙子，果然，小丫頭講出了他的心聲。《芙蓉誅》杜撰一字一句都在讚揚晴雯的真，在緬懷中回憶晴雯陪伴在他身邊時的景色。曹雪芹對自己偏愛的晴雯，撰寫她潑辣的形象，潔淨單純短暫的一生，禁不住主觀的情緒沸騰洶湧，不其然的流露吟詠式的書寫，也隱隱約約為寶黛戀愛，伏下必歸失敗的縮影。正如批註者說：「晴雯者，情文也。」寶玉這塊被紅塵中給汙染了，變成濁玉對上高潔清白之身的女兒晴雯。

無論是妖嬌柔順的金釧兒、溫和柔順的襲人、單純潑辣的晴雯都好，身在守舊的封建制度環境哩，階級制度迫使她們走向人生的不歸路。可憐丫環的命運，操控在主子的手裡，終究敵不住人為的摧殘。對身邊清淨女兒的愛，因為時間的累積，路卻越變越窄，離開的人越變越多。

<sup>9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20。

<sup>9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44。

<sup>98</sup> 同上註。

### 三、寄居女兒的對比

第一個來到賈府寄居的金釵就是林黛玉，讀過紅樓夢的人對林黛玉並不陌生，體弱多病，愛哭成性、小心眼兒是她最大的特徵。當她還是絳珠仙子時，一心只想著報答神瑛侍者對他的灌溉之恩，所以她也懂得知恩圖報。『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sup>99</sup>就這樣用「還淚」之說，開啟了幻緣。曹雪芹用「澆灌」來寫出「木石前盟」的寶黛愛情。「你的心、我的心」刻畫出寶、黛柏拉圖式的愛情，潔白純淨不可侵犯。加深了兩人共同理想與不迎合世俗潮流的叛逆性。脂硯齋說黛玉是『情情』非常「有情」而專一。黛玉是「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因為她要的是乾淨的來，乾淨的去，連同她要的愛情也是。可知，這種個性在當時的環境，不合時宜，是不被允許的，也令周遭人反感。從黛玉對感情的態度就可以知道個性：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對寶玉就是這麼的完全。黛玉的眼淚只為寶玉而流。有一次打翻醋桶的黛玉酸了寶玉：

我很知道你心裏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sup>100</sup>。（第二十八回）

黛玉從小聰明清秀，「心較比干多一竅」，她的個性凡事寸步留心、心裡有話就會直說，不偽善更不會阿諛奉承；知書達禮，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熙鳳在第三回也說：「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才算見了！」原本也是父母親心頭肉，掌上的明珠。如今怙恃俱失，無人可撒嬌可依靠。被安排依親外祖母，寄人籬下，雖得外祖母的憐惜疼愛，總不是至親父母來得全面照顧。因此造就她在個性上自卑，多愁善感的缺失，讓人覺得她不好相處，孤僻愛哭。這王大夫也說過她的病：「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裏作怪。」不過，黛玉其實是活潑風趣的一個女孩子：

<sup>9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6。

<sup>10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434。



何曾不是在屋裏呢。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個呆雁。」寶釵道：「呆雁在哪裏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才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sup>101</sup>。（第二十八回）

在眾姊妹面前，取笑鄉巴佬的劉姥姥進大觀園，像隻母蝗蟲：「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姥姥，直叫他是個『母蝗虫』就是了。」寶釵笑道：「…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將市俗的粗話，撮其要，…。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倒也快。」惹得大家笑翻了<sup>102</sup>。（第四十二回）

還有一次因探春起了詩社，笑探春取名為『蕉下客』，馬上靈機一動：「你們快牽了她去，炖了脯來吃酒<sup>103</sup>。（第三十七回）

黛玉是有能力帶給周遭人快樂，她也願意做，只是黛玉是心直口快，有話直說不藏心，俗話說的：「一根腸子通到底」所以經常不經大腦，脫口而出；最值得與寶釵比較的是黛玉為人很真誠，愛恨分明。有次寶玉將北靜王送給他的鶻鶻香串珍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它。」她經常嘴裡不饒人，有次學湘雲大舌頭講話，惹得史湘雲：「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著見一個打趣一個。」又暗損黛玉心眼小，卻不見黛玉有任何反應。還有一回史湘雲跟鳳姐一搭一唱，說黛玉像唱戲的戲子，她並沒有當場翻臉，也沒有多說一句話反駁。她的妒忌，只會在她喜歡的人面前發作，她得理不饒人也是只限定寶玉而已。

黛玉的單純真心，賈府上上下下都知道她太是個心細，所以她的脾氣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全寫在臉上。因此，懂得她的人就不會計較這些。所以，她的好朋友不多，但是欣賞她的人卻很多。比如，香菱就會來找她學詩，卻不找寶釵，黛玉也盡其所能，頗有耐心慢慢的把香菱教會。她經常幫寶玉手縫荷包。有次，寶玉將身上的配件給了小斯，黛玉聽見了便過來看看，看完了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煩她做到一半，非常精緻小巧的香袋兒，賭氣鉸壞。寶玉見她生氣，趕緊解下身上的荷包遞與黛玉瞧：「你瞧瞧，這是

<sup>10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47。

<sup>10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55。

<sup>10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59。

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sup>104</sup>」她對於自己的孤獨無依，死心眼的全投入在寶玉的身上，個性也變成敏感易怒。

薛寶釵也有沉甸甸的金鎖。這讓黛玉不免擔心起來，寶玉有玉，釵有金鎖，預兆著世俗氣息「金玉良緣」，正面挑釁了她的愛情，因此經常與寶玉口角爭執不斷，賭氣誤會不停。黛玉也經常揶揄寶玉：「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sup>105</sup>還有一次湘雲與黛玉在賈母房裡，寶玉剛好跟寶釵一同過來看看湘雲，黛玉知道寶玉是從寶釵房裡，便賭氣拉下臉不理寶玉，原因是「我為的是我的心。<sup>106</sup>」（第二十回）

黛玉具有獨特卓越的文采與風格，恃才傲物，光芒畢露；為人很真的她，不懂人情世故，待人處事有菱有角，語無忌憚，善妒又經常哭泣。顯露出她最真的自己，不擅裝飾。她對愛情堅真不移。大觀園內眾多美女姊妹，寶玉也只傾心黛玉一人，他知道黛玉心裡的疙瘩，所以對寶釵有個金鎖，金玉配而刻意保持距離。一身默許，只為黛玉。在寶黛的心裡，他們倆都堅持自由戀愛，反對宿命論的婚姻。

黛玉的詩，反映出她心靈深處的怨，個性上面的多愁善感。富察明義在《綠煙瑣窗集》「題紅樓夢」組詩二十首並序，稱黛玉所寫「傷心一首葬花辭，似識成真不自知」。這首自憐的葬花辭與寶玉寫給晴雯的芙蓉女兒誄，相映成趣，都暗示她們受到封建禮教的扼殺。兩者都是風高亮潔的本質，只陷污濁黑暗社會，卻反抗不了。黛玉葬花，也等於葬送自己的青春與愛情，她得不到應有的答案，看不見光明的自由，在無形的壓力下，一層一層剝削掉她愛寶玉的勇氣，因此，她只能獨自垂淚。恨自己淒涼無靠的身世，留下紅顏易老，心事無人明瞭的感嘆。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sup>107</sup>。

<sup>10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66。

<sup>10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9。

<sup>10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2。

<sup>10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28。

黛玉一生追求理想，至死不變，在宗法社會裡，男人要立身處世，就必須苦讀孔孟，擠上經濟之道，謀求功名，方能揚名耀祖。但是，她討厭封建制度的醜陋，她叛逆於舊社會的傳統，不隨波逐流，她不會要求寶玉讀書寫文章，她更不會叫寶玉去應舉，她拋棄封建制度，視為虛假俗人，躲在自己的烏托邦，沒有現實生活中的殘酷，不追求仕途經濟，不迎合舊社會制度，只堅持「為自己的心」。與世俗格格不入的林黛玉，完全與薛寶釵是不同個性、形象的人，黛玉的叛逆、個性最終讓她絕望的走了。

「任是無情也動人」，這是薛寶釵的籤詩，曹雪芹寫她與牡丹形象非常相似。薛寶釵身上掛有癩頭和尚送的金鎖，刻著「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八字箴言，正與賈寶玉打娘胎帶來，從不離身的玉上所刻的「莫失莫忘，仙壽恆昌」恰恰是一對兒。明白的告示眾人「金玉良緣，天作之合」。薛寶釵跟從母親依親姨母，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行為豁達，受眾人喜愛，是黛玉所不及的。寶釵打從胎裡就帶來一股熱毒「嗽喘」，也勞癩頭和尚給的「可巧」藥方叫「冷香丸」。我認為曹雪芹利用寶釵可巧與寶玉有個金玉之說；也可巧她對眾人是外熱心冷；更可巧她對寶玉是外冷心熱。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說明了薛寶釵家原是現領內府帑銀行的皇商，與哥哥、媽媽生活在一起。她遵守婦德，做起針線活，為人罕言寡語，人謂藏愚<sup>108</sup>，連鳳姐都道她是個：「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寶釵熟黯人情世故，她懂得不去傷害別人的「自尊心」，話到口邊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善於接人待物，這點真是無所匹敵。像投井而死的金釧兒，她知道是王夫人的緣故，善於察言觀色的她，褒王夫人是好心的人，貶金釧兒貪玩失足，將卑微無身分地位丫環的命，當成不值錢，頂多給他們點錢打發打發就盡了人情了，並把金釧兒的死一笑置之，反倒是安慰說：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她並不是賭氣投井…失了腳掉下去的。…，也不為可惜。…姨娘…不過多賞她幾兩銀子發送她，也就盡了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銀子剛剛已賞了 50 兩，原要拿兩套新衣服給她妝裹…寶釵又說…我前兒倒做了兩套，拿來給她豈不省事。」

<sup>10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40。

況且她活著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說：「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

<sup>109</sup>(第三十二回)

寶釵的熱心懂得體恤人，對長輩阿諛奉承，投其所好，對姊妹們時時接濟施惠，不分上下，大得眾人之心，個性好為人溫暖體貼。因為這樣，只要提起寶姑娘，沒有不稱讚的。湘雲曾笑說：「…我天天在家裏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礙的。」<sup>110</sup>寶釵的『東風卷得均勻』跟秦可卿「行事極為溫柔又和平」<sup>111</sup>的處事態度極為相似！將眾人安撫得服服貼貼。岫烟家境貧寒一家都過來投靠邢夫人，父母親幾乎讓她自生自滅，根本無意照料。寶釵倒是經常暗中體貼接濟她。

一日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得很，你怎麼倒全換了夾的了？」岫煙道：「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夠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道：「…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丫頭送來，我那裏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當在哪裏了？」岫煙道：「叫作『恆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關在一家去了。伙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sup>112</sup>(第五十七回)

還有一次湘雲要為開詩社作東，寶釵知道湘雲家裏作不得主。寶釵便幫她準備了鮮甜肥滋滋的螃蟹和幾壇好酒。讓湘雲打從心中感服稱贊她想得如此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sup>113</sup>如此細心敦厚，幫助人家之外連面子、裡子都給人

<sup>10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05。

<sup>11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98。

<sup>11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2。

<sup>11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95。

<sup>11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69。

家顧及到了。還有她對趙姨媽跟賈環並不歧視鄙夷，家裡帶來的餽贈禮物，一個也少不得他們母子，使得趙姨媽由衷地喜歡：「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她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哪裏還肯送我們東西？」<sup>114</sup>就連丫頭們跟賈環玩輸了錢，寶釵也為他說了話。連襲人活兒太多，她也毛遂自薦的想幫她分擔一點。因此，寶釵的熱血心腸，見不得人有困難，只要有困難，她必想盡辦法，出手相助。怪不得深得賈母喜愛，在她 15 歲生日時，自掏腰包二十兩，給她過生日。大得賈府上上下下的敬重之心。雖是如此，寶釵似乎沒有知心的朋友，她對每個姐妹都平等，淡淡的。不像黛玉有香菱這位徒弟也有冷酷無情的時候。

因薛姨媽聞知尤三姐自殺、柳湘蓮出家的消息便對寶釵說，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俗話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活該不是夫妻。媽所為的是因有救哥哥的一段好處，故諄諄感嘆。…只好由他罷了。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損了自己的身子。」<sup>115</sup>(第六十七回)

一般人聽到都會為之動容，心有戚戚焉，連薛蟠都掉下眼淚，傷心不已，寶釵卻能不驚訝，沒有任何表情，果真是吃了冷香丸，將一切情感壓抑，面不改色？還是事不關己就不動情。寶釵也有心機的，讓人津津樂道非寶釵撲蝶了。一日寶釵看到寶玉往黛玉房裡去，因為不想讓黛玉起了嫌疑之心，便折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然看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寶釵意欲撲了來玩耍…。只聽亭子裏邊噉噉有人說話。「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個誓來…我要告訴一個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她知道是小紅的聲音，也知道她是頭等刁鑽古怪的人，怕她誤會生事，便想到『金蟬脫殼』的方法。便笑著叫：「顰兒，我看你往哪裏藏！」…寶釵反向她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哪裏了？」顰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才在河那邊看著她在這裏蹲著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她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她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

<sup>11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51。

<sup>11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45。

就不見了。別是藏在這裏頭了。」<sup>116</sup>，巧妙轉移目標，將矛頭指向黛玉，讓人怎麼也懷疑不到她身上去，真是精明的一招。

寶釵知書達禮，寫得一手好文章，也是循規蹈矩的「祿蠹」，她是封建制度的衛道者。她與賈政一樣，勢力對抗不走正途的人們。好比黛玉，寶釵有次聽到黛玉講到《西廂記》《牡丹亭》兩句詞，便被寶釵審問：「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都怕看正經書。…，無所不有。…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sup>117</sup>這些說教雖讓黛玉佩服，但是寶玉卻斥之以鼻的走了。

寶釵的聰慧也是曹雪芹一直著墨的地方，她的聰慧是她懂得拉攏寶玉身邊的襲人，與她交好，她深知襲人跟姨娘的關係，她處心積慮的讓襲人去跟姨娘挑播寶玉與女孩子的關係，「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這是她的目的。這點不輸鳳姐跟夏金桂的奸計。她不喜歡人家說她胖，有一次寶玉拿她比喻楊貴妃氣得她反嗆寶玉：「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又用奚落之言回說：「你們通今博古，才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什麼是『負荊請罪』<sup>118</sup>！」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猶如一把劍，一刀斃命，讓人無話可說。

寶釵忌妒之心其實也是有的，只是描述得不夠明顯。有次她看到岫烟裙上有個碧玉珮，問了岫烟，岫烟回她說是探春給的。寶釵知道她將來是薛科的妻子，所以，拿出大姑的架子，要進我薛家可以，由不得我先把醜話講在前面：「這些妝飾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些富麗閑妝？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著，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們如今比不得她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必比她們才是。」<sup>119</sup>

<sup>11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21。

<sup>11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51。

<sup>11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74。

<sup>11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95。

書中釵黛與對立總是畫上等號，每每並提。在感情方面，寶釵表面上是隨遇而安，私底下卻是收買人心，拿著癩頭和尚說過的話，無時不刻放在心上，找個有玉的人來配。事實上，虛偽的她也想要當寶二奶奶，一廂情願的貪圖寶玉的愛情，對寶玉的癡傻完全不在意，還願意配合鳳姐們的掉包計。卻不知寶玉對她那套封建制度的傳教者是非常痛惡，更覺面目可憎。寶黛之間，沒有隔閡，沒有說教，只有心靈交流；寶玉、寶釵相敬如「冰」，因為沒有任何相通的東西，可以做為感情的基礎。那套沽名釣譽的仕途經濟之論，寶玉公然痛斥她，讓她吃了閉門羹，但是，她還是每每找機會規勸，也未得寶玉認同。另一個與賈府、寶玉有關係的就是妙玉了。

「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sup>120</sup>所以世難容，這就是自稱檻外人的妙玉。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小體弱多病而入了空門帶髮修行，方才好了。她有著豐富的學識涵養及藝術天分。有回賈母帶著劉姥姥去櫳翠庵喝茶，見花木繁盛，比別處越發好看！這就是妙玉細心的培育下才能讓櫳翠庵的一花一草如此亮眼。當他們入內品茶，妙玉顯現出她的「不平等觀」。親自侍奉賈母喝茶，還選了適合她老人家的身分：

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

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

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眾人

人都是一色的官窯脫胎填白蓋碗。

當劉姥姥喝完茶，她嫌杯子髒不要了，寶玉陪笑說倒不如給劉姥姥也好，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sup>121</sup>輕視樸實的鄉下人，一點都不像是修行的出家人，有著分別心。接待完賈母與劉姥姥一群人，妙玉拉著寶釵、黛玉、寶玉四人在耳房內另泡一壺茶，她給了寶釵、黛玉古玩奇珍的杯子，將自己日常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黛玉早看出端倪覺得她「身在佛門，心戀紅塵

<sup>12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1。

<sup>12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35~636。

<sup>122</sup>」「云空未必空」(第五回)。有回李紈與眾姊妹在依山傍水的蘆雪庵賞雪聯詩，因寶玉原不會聯句落了第，李紈罰寶玉：「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去取一枝來。」寶玉冒雪訪妙玉乞紅梅去。李紈命人好好跟著。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黛玉這一句「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大家也都知道妙玉的乖僻，就讓她心儀的人自個兒去吧。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拿了一枝紅梅進來，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這句話可道出兩人之間私下的交情來。她也會嘲笑人家的無知，品茶時：

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你怎麼嚐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sup>123</sup>」(第四十一回)

氣氛頓時盪了下來，這就是說話直爽的妙玉。黛玉知道她天性怪癖，不好多話；寶玉跟岫煙都評論過妙玉為人放誕詭僻，不合時宜，萬人不入她目，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李紈也討厭她；寶釵也多次說她心性孤僻。她有著高潔的心性，藐視權貴，討厭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也不去的。後來賈府親自下請帖，她才願意來，因此與寶玉才結了個檻外人情緣。

妙玉與黛玉都有不得不託身於賈府的苦衷，她們帶有叛逆的精神，是舊社會，封建思想的背叛者；都是世難容的。她們展現自戀的本性，都想要跨越精神的自由，反封建階級及壓迫，堅持自己的心，展現了不同於世俗的觀念；黛玉與寶釵則是為依親而來到賈府，兩人的個性大不相同，寶釵是封建制度產物下的女兒，溫文儒雅。她們三個都是是才華洋溢的少女，但是都是悲劇人物，腐朽的封建末世，足以吞噬她們美麗、善良、對一切事物美好的憧憬。

<sup>122</sup> 子旭《解讀紅樓夢》(台北：雲龍出版，1999年1月)，頁117。

<sup>12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636。



## 六、 配角的串聯

愛情乃人間第一要事，極少數人可以避掉愛情的，事實上，避開愛情就是避開人生。情海茫茫，浮浮沉沉，斷送多少癡情人。《紅樓夢》裡寫了多組的愛情，有寶黛的摯愛，秦鐘與智能兒的熱情，齡官畫蔷的癡情，司棋與表弟潘又安的激情，賈芸小紅的真情。其中賈芸和小紅在故事裡，總共二個回目著墨濃厚「痴女兒遺帕惹相思」、「蜂腰橋設言傳密意」。這一組小情侶，都有個共同的特質，就是「不同凡俗的奇葩」，看透世情，尋求機會，一旦逮到就努力表現自己。這世界上並不是人人生而平等，有的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千金小姐，有的則是呼之則來喚之即去的丫環；有的是世態炎涼，家境窘困，居人籬下，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成就一番作為。紅樓夢裡有個力爭上游的女孩，林紅玉，本是怡紅院裡的小丫頭，是林之孝之女。只因「玉」字犯了寶玉的名字，便都把這個字隱起來，便都叫她「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她一頭黑鬢鬢的好頭髮，挽著個贊，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乾淨。她不肯委屈自己，這點像極了黛玉；心比天高，與晴雯頗似；嘆生不遇時，又與探春一樣，長才埋沒在丫環裡。也因為這樣子，她審慎思考自己的出路，奴僕這條道路，她有著深刻的體會，領悟：「『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sup>124</sup>

所以，她想去談一場戀愛，也許也到了適婚年齡。她努力的為自己營造機會，一心悅主向上。有一次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們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裏，才從裏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鬢鬢的好頭髮，挽著個贊，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乾淨。她勇於表現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長相不差，只因為當時社會有著嚴厲的奴僕制度，奴僕也有階級之分的，而她是低階的奴僕。在寶玉房裡服伺的丫環一個比一個還要伶牙利爪，因此，妄想攀上寶玉這一條路內心早就灰了一半。因為服伺寶玉被秋紋、碧痕看到便被罵的體無完膚：

<sup>12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07。

秋紋聽了，兜臉啐了一口，罵道：「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去催水去，你說有事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著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sup>125</sup>

無法麻雀變鳳凰，那就換別人吧！藉機與來怡紅院裡找差事做的賈芸相遇，一個「死盯兩眼」，一個「眼睛一溜」；再來個手帕傳情。一個丟了帕子神魂恍惚，一個拾到帕子卻給回自己的託墜兒傳遞過去<sup>126</sup>。在蜂腰橋邂逅，他們的愛情獨出心裁，除了眉眼傳情之外，就是玩起交換手帕的遊戲。自古以來，手帕是隱射寄寓情感的象徵物。男女之間送帕，其中一方接受了，心有靈犀一點通，兩情相悅就等於認了這段感情。手帕的作用在「傳書遞箋」，也可是愛情的信物，它含而不露，所以聰明的小紅便演起這種戲碼，故意的不經意地掉落手帕，贏得了君心。她想要往上爬，因為要爬上「妾」這條路是不可能的，那就退居賈芸。以紅玉的個性獨立有強烈的企圖心，她在選擇賈芸也一定有盤算過。在工作上她不想委屈自己一直處於四等丫環，因此她替自己製造機會，替王熙鳳傳了話又回了話。小紅記性好、口齒清晰，讓鳳姐賞識不已，誇她說的齊全，收為大丫環。從小紅來看奴僕，上下分工，因此內含階級之分，誰也不可以越矩。除了特殊機緣，不易蠟等而升格<sup>127</sup>。不輕易認輸的小紅，是個不得志的女孩兒，所以，在鳳姐面前，大展長才，幸而鳳姐識才，稱讚她「聽那口聲就簡斷」，要了她過去才跳脫小丫環的等級。

小紅對自己的處境相當了解，她很清醒知道自已的需要，她會自己找抒發的出口，她只追求適合自己的東西。與寶玉、黛玉一樣在汙濁的社會努力的活著。另外一個就是齡官，她的際遇並沒有紅玉的好，她愛上不該愛的人。說到齡官，就得先說說寶玉對女子的癡性。寶玉風流放誕，是後天環境所造成，他認定周遭的女孩子都是親善的，無論上至賈母下到婆子都是圍著他轉的。他和襲人說過：

<sup>12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85。

<sup>126</sup> 魯太愚《紅樓夢人物論》，(台北長安出版社，1979年3月)，頁 170。

<sup>127</sup> 同上註。

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分，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哪裏去就去了。<sup>128</sup>

在他的認知上，所有的女子就該圍著他轉，讓他發現這個極大落差就是齡官。一日，自己沒趣，一逕的經過薔薇花架，巧見有個女孩兒在架下哽噎流淚，手裏拿著根縮頭的金簪子，在地下畫字。看得癡呆的寶玉，用眼睛隨著簪子的起落筆畫寫了一遍，原來就是薔薇花的「薔」字，且看她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裏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畫完一個又一個，翻來覆去不斷接連畫幾十個「薔」。不覺看癡了，心裡頭不由自主去想，她心裡有什麼話，有說不出來的大心事，才有這般形景。外頭看來是這樣，內心裡還不知要怎麼煎熬呢，真恨不得分了她的心事，替她受此煎熬。連唸唸的落下驟雨來，打溼了自己也不知道，心裏卻還記掛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呢。

封建保守的時代，愛情的悲劇，總是發生在身分階級上懸殊，也就是看中的是門當戶對。在談情說愛上，經常是無疾而終。賈薔因管理戲班子而鍾情於齡官。情竇初開的齡官，面對自己不可預知的愛情，只能默默的承受，甚至不顧驟雨的催打，忘了自己要躲雨。齡官畫薔，同時看出兩個多情兒，一個齡官另一個寶玉。

曹雪芹將齡官塑造出，有黛玉的影子，也有晴雯的味道。她與晴雯都屬於「身為下賤，心比天高」，在元春省親時，表現的讓元春讚賞，要齡官再作兩齣戲，賈薔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因為不是自己可以勝任的戲，執意不作，只作《相約》《相罵》二齣。她不會因為受貴妃賞識，而想藉機巴結，她不屑如此。一日，寶玉想找齡官唱戲曲，只見齡官聞風不動，理都不理他。寶玉因進前來到她身旁坐下，又陪笑央她起來唱「裊晴絲」。哪知齡官連忙坐起來，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那一個。又從來沒被人棄厭，齡官倒是頭一個只好作罷。

<sup>12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6。

賈薔也是深愛齡官的，花錢買雀只為了討好伊人，伊人不領情的生了氣說話：「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裏學這個勞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是弄了它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說完了，果然賈薔馬上將雀兒放了，鳥籠子也拆掉了。二知道人在《紅樓夢說夢》提到「賈薔寵愛齡官，特購一串戲雀兒，供其玩弄，而不知是逢彼怒也。諺有云：「相對矮人休說短。」薔之受其醜詆，宜矣。」<sup>129</sup>賈薔對齡官雖癡心一片，萬萬不該拿雀兒取笑戲子，讓齡官誤以為拿雀兒打趣她，傷了心。寶玉見了他們兩人的互動鍾情，好似小情侶拌嘴，他如醍醐灌頂。也因為這一幕才讓寶玉深知齡官劃「薔」的情意深遠，恍然若失，覺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體會出各人眼淚還各人債。不再以管窺蠡測世情。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sup>130</sup>

有回寶玉去找王夫人撒嬌，叫了彩雲幫她拍拍背，寶玉這時候想跟彩雲聊天說笑，只見彩雲表情淡淡的並不答理，兩眼睛只望著賈環看。寶玉便拉彩雲的手央求：「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彩雲奪了手道：「再鬧，我就嚷了。」<sup>131</sup>寶玉發覺彩雲總是無心聽他說話，吵了她偷看著賈環的心念，怎麼可能在心上人面前，手還讓寶玉觸碰呢，難怪要嚷嚷起來，為的只是要自己與寶玉的關係作切割。

彩雲對賈環微妙微俏的心意，只有趙姨娘知道，有意促成她與賈環。賈環與趙姨娘都屬於眾人嫌棄厭惡的代表，但是，溫柔婉約的彩雲雀與之交好。且說賈環放學，王夫人便叫他來抄《金剛咒》。一時命人點上燈、一時要茶水、一時又叫玉釧兒剪蠟花，一時又叫金釧兒擋了燈影。彩雲還趁機倒了茶，小聲的對著賈環說：「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呢！」<sup>132</sup>兩人經常互相贈送小東西，像賈環有次興沖沖拿了一包要來的薔薇硝來給彩雲，因記得彩雲常說薔薇硝擦癩，比外頭的銀硝強。哪知芳官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薔薇硝，所以只好拿茉莉粉頂替，引起一陣軒然大波。彩雲也曾偷了王夫人的玫瑰露要給賈環。由此可知，彩雲置寶玉於度外，獨戀戀於賈環，也深知趙姨媽是喜愛她的，別開一徑的為自己尋個出路，投個依靠。但她卻不知道，她的愛情卻是人家眼裡的可有可無。錯看了賈環。彩雲明知眾姐妹都唾棄賈環，自己卻喜歡跟他們母子倆走得親近。

<sup>129</sup> 本社編輯《紅樓夢研究資料彙編》，頁 99。

<sup>13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54。

<sup>13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91。

<sup>13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90。

王夫人因為她年歲也大起來，多病多災特許開恩打發她出去，後因鳳姐擔保，嫁給旺兒那個其貌不揚又不成材的兒子，心中千萬個不願意，趁著出嫁前夕來找趙姨娘，希望能收留她。這趙姨娘也有私心，巴不得給賈環作妾，自己往後也有個依靠。哪知，這賈環心裡並不以為意，事情就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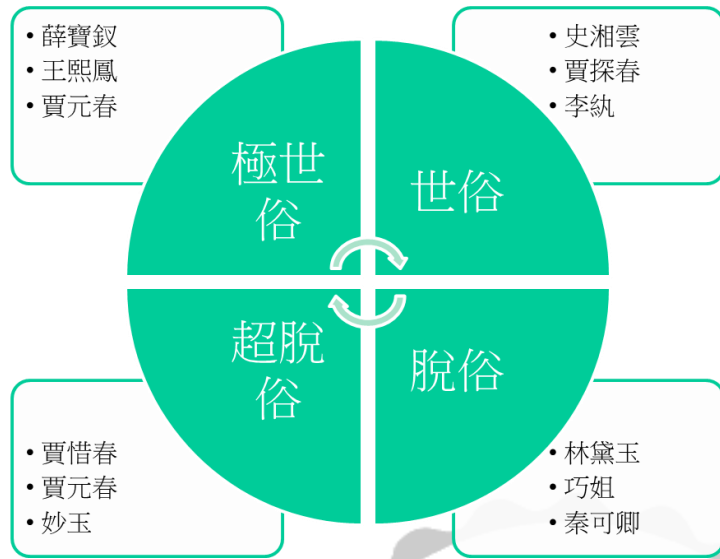
《紅樓夢》大旨是「情」，凡以情做出發，讓賈寶玉看著這三對小情侶的愛情，而頓悟「求不得的苦」。小紅與賈芸這一對是情意相投，遠比賈環與彩雲妹有意，郎無情。再說齡官也是用盡力氣的去愛賈薔，一筆一畫刻出心愛人的名字，愛人卻當她是戲子罷了。一組是琴瑟和鳴，身分地位差不多，這樣的愛情並不受到當時社會的干擾。這三組的女孩子，都是勇於追求自己的人生伴侶，但是，每個人的結局卻是不一樣的。在1987年大陸中央電視台拍攝的《紅樓夢》所演的賈芸就別於高鶚續書。賈府被抄他隻身前往獄神廟探視牢裡的寶玉，在路上遇到被賣的小紅並搭救她。也讓小紅在王熙鳳被收押後能盡主僕之情；但是彩雲與齡官，一個溫柔一個多情。他們的地位身分是不受重視的，一個是丫環一個是戲子，都是不合時宜的愛情。他們同時遇上賈府的不肖子孫，對女人猶如衣物，舊了就換，可有可無與賈芸小紅這一組成對比。

### 第三節 十二金釵的對比

《紅樓夢》跟古典小說一樣脫離不了對稱的基本設計，無論是在人物的命運上或是個性上，一個對著一個，就像扇子一樣，是一個群體，一節接著一節，一人接著一人或是一人對著多人。十二金釵個性冷熱兩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扇形排列。又十二金釵裡面我們將她們分為四種類型(見圖六)，極脫俗和脫俗者；極世俗者和世俗者。極脫俗的人有：賈惜春、賈迎春；脫俗的人有：林黛玉、妙玉、巧姐、秦可卿；世俗者有：史湘雲、李紈、賈探春；極世俗則有：寶釵、賈元春、王熙鳳。

圖六 十二金釵類型

作者自製



十二金釵既然是《紅樓夢》的女主角，肯定各有各的特色，從中了解相異相似之處。那麼就她們的個性一一來比對分析：惜春與妙玉這兩位棋友，同樣是孤僻之人，兩位都是都與女尼這個詞，扯上關係。唯兩人不同處是，惜春是自願出家的，她有自覺是看完姊妹們，到頭來誰也不能把秋捱過，賈府被抄，露出下世光景，為了跳出火坑，為了終有善果才自願出家為尼；妙玉的出家，自幼多病，父母雙亡，是迫於無奈而遁入空門。惜春一無所長，會下棋、會畫畫，但是都不精通不高明；妙玉則是博覽群書，精通文墨，對藝術具有極高的素養。惜春的「清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她潔身自愛不願意與世人同流合汙，連尤氏也說她是一個心冷嘴冷的人；而妙玉的「過潔」更令人討厭，她的心靈是扭曲而看不清楚，「天生成孤僻人皆罕」，「萬人不入她的目」，她藐視紅塵世俗的一切。若說惜春心狠意狠換來的是真孤僻；妙玉近乎勢利，不合時宜的執著，自視清高換來人們對她敬而遠之，厭而避之<sup>133</sup>，才是假孤僻。

以冷眼看世俗觀到熱情關照著世俗來論，林黛玉與薛寶釵兩個又是不同類型的人物，一個厭惡世俗傳統的背叛者，一個是遵守傳統的衛道者。一個是寄居賈府的孫女，她有著一般人所沒有的伶牙俐嘴，語不驚人死不休。她才學橫溢，會作詩還會教詩，連寶釵的丫鬢香蓮都來拜她為師，她在詩詞方面往往得到最高的評價。她除了讀《四書》之外更愛雜書戲本，經常與寶玉偷看這些禁書。

<sup>133</sup> 施寶義《紅樓夢人物辭典》，頁 138。

勇敢逃離封建制度的枷鎖，寶玉、黛玉的觀念、思想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當時的社會是不容許他們挑戰、抗議及成全，當然結局是悲慘的，兩個離經叛道者，終究一個死、一個出家。留下不勝唏噓的故事還有薛寶釵；相較這位寶釵，與黛玉一樣擁有美麗的面容，她也是跟隨著媽媽來投靠嫁入賈府的姨娘，年紀和大觀園的女兒相仿，品格端正，容貌豐美，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人們對她的印象多半是封建淑女，一樣是深受封建禮法的受害者。她是個冷美人，吃著冷香丸，住在雪洞一般的屋子裡，一色玩物全無，穿著不新不舊的舊衣裳，不喜胭脂紅粉，對人不親不疏懂得分寸拿捏，喜歡助人也樂於此道。她認為女人就是要懂得藏愚，該出手時出手，不該強出頭。她對黛玉口中念出《牡丹亭》《西廂記》的詞兒，無法認同，她笑著說與黛玉千金大小姐應有的本分，由此看出被封建禮教下洗禮的閨女：

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第四十二回)

她與寶玉的婚姻是長輩們因為「金玉」的道理，藉此利用「沖喜」治病，這種婚姻，她只能委屈的接受卻不敢反抗。她的善良卻沒有為她帶來好運，這就是殘酷無情的封建禮法法規，扼殺了隨份隨從，才華洋溢的薛寶釵步上李紈的後塵。李紈與寶釵都是隨份隨從，恪守婦道的封建下的婦女，李紈是賈珠之妻，賈珠夭亡後盡心盡力栽培賈蘭，居住在大觀園內，生活安逸優渥，也不管事，無聞無見，日常與鳳姐兒一樣伺奉長輩，偶爾與寶玉、小姑們一起吃吃喝喝，寫詩吟曲。她為人隨和。李紈青春喪偶，居住在賈府裡，賈母也非常照顧她，甚麼費用都會幫她出。無論賈府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還是樹倒猢猻散，她永遠保持一貫作風，與世無爭，堅守本分。她與王熙鳳，又是另一番評比了。呂啟祥在《紅樓夢會心錄》寫出：「鳳姐在處世應對中，幾乎像是一個高明的心理學家一樣，善於察言觀色，辨風測向，以至到了對方心窩的程度。常常有這樣的情形，你剛想到，她已經說出口；你才開口，她已經行在先了。」<sup>134</sup>她沒有像李紈、寶釵、黛玉等人接受婦德的教育，自小就被當成男孩子養育，所以才有男

<sup>134</sup> 呂啟祥《紅樓夢會心錄》(台北市：貫雅文化，2010年5月)，頁55。

人的聰明才幹。鳳姐既是女兒身，也會有婦女的傳統觀念，及男人的膽識衝勁，導致她的價值觀與眾人不太一樣。鳳姐在賈府掌家，握有財政權力，正如李紈說的，她時時算計如何私飽中囊，為所欲為。她對金錢權勢有著更多更高的慾望，平淡無奇的感情已經不是她唯一生活的目的，只有金錢才能讓她有安全感。她是極世俗之人，重名重利，視財如命。對人總是無情無義，不信陰司報應，導致公婆、丈夫對她不滿，奴僕也怨其嚴厲寡恩。賈雨村也說她是「正邪兩賦而來之人」，迷失在金錢價值上，最後還不是抄家一場空。若說李紈厚道之人，鳳姐就是薄情之人了。

賈府的小丫鬢興兒也曾形容過王熙鳳、李紈、迎春、探春、惜春：

家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沒有不恨她的…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從不管事，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鴉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sup>135</sup>(第六十五回)

迎春與探春都是庶出，個性上卻迥然不同，曹雪芹將兩人歸類成懦迎春，敏探春。迎春在《紅樓夢》總是沒沒無聞，不發一語，沒有令人讚賞的橋段，贏得的是逆來順受的「二木頭」頭銜，是個善良無能的女兒。探春比起迎春有才幹，脂評也對她稱讚有加，說她「看得透、拿的定、說得出、辦得來」，遠比王熙鳳還能幹，為人端正，嚴以律己。迎春總是害怕攬事，息事寧人是她的原則，連乳母偷她的貴重飾品，她也不予追究，反而阻擾丫鬢追根究柢。正好對比出探春的剛強與迎春的懦弱。

元春與秦可卿都是出現在賈府最鼎盛的時期，都是才德兼備之人。元春因為具有賢孝才德而入選進宮，封為賢德妃，為賈府帶來鼎盛之際；秦可卿也是具有賢德的人，眼明心細，慮深識遠，賈府上上下下，每個人都對她讚賞有加，連賈母也誇她是極妥當之

<sup>135</sup>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30~1031。



人。元春用青春換來賈府的富貴，她曾說：「田舍之家，齷齪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她的心靈、精神是孤獨、寒冷、痛苦的。秦可卿也是用青春美麗換取生存的空間，賈府的錦衣玉食並沒有為她帶來幸福，丈夫賈蓉對她並沒有疼惜之情或打情罵俏，情色和鳴，反而讓讀者看到的是，焦大罵街，罵出喪失道德的扒灰亂倫，公公賈珍的淫爪，令她無法抵抗，摧殘著她的生命。這兩位貴族淑女，均有著為賈府隱忍付出的心，只是賈元春要隱忍的是女人；秦可卿要隱忍的是男人。

史湘雲與巧姐，都屬豪門閨秀，一個是賈母的孫女兒，父母早逝，無人珍視；一個是王熙鳳與賈璉之女，格外珍視。湘雲喜歡把自己打扮成男兒樣，心情直爽，開朗大方；巧姐有禮貌，溫溫柔柔的小女孩，有大家閨秀的氣質。相同的是，史湘雲富有文才，有詩瘋子稱號；巧姐生於賈府末世，並沒有像其他小姐們，吟詩作對、飲酒作樂<sup>136</sup>，但是她還是有念過《女孝經》、《烈女傳》等幾本書。命運總是不眷愛她們倆，在家裡，她必須做針線活到三更半夜，累得慌，所以湘雲總是喜歡來賈府玩，最後嫁給衛若蘭，因丈夫病死而立志守寡；巧姐經歷過貧困，被叔兄陷害而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最後嫁給鄉村的小財主，過著農婦的生活。

#### 第四節 丫環之前後對比

曹雪芹所著紅樓夢中，丫鬟的角色定位占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在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發展中，緊緊扣著故事主角的起伏而不斷出現、變化。其中所著前八十回目裡所述人物與高鶚序書的後四十回中所言，其中丫鬟的一言一行，甚至人物性格，皆有特殊微妙的變化，在續書的考訂與辨別中儼然已成為一門學問，這或許是曹雪芹當初怎麼也想不到的，在這場論戰中本文主要探討丫鬟的角色定位，前後表現手法與人物個性分析，試圖考究出其中作者安排的節奏與目的，也是本文想探討的重點。

<sup>136</sup> 施寶義《紅樓夢人物辭典》，頁 170。

## 襲人(前八十回)

襲人乃賈寶玉房中的大丫鬢，本姓花，名蕊珠，後寶玉因見古詩『花氣襲人知晝暖』而改其名。襲人很得賈寶玉的母親王夫人賞識，月錢等級同趙姨娘。在前八十回中襲人往往在關鍵時刻扮演重要角色，諸如第六回中襲人與寶玉初試雲情一段，曹雪芹在紅樓夢一開始便點出襲人與寶玉的非比尋常的關係，看出了襲人在故事中擔任重要角色，而這個在紅樓夢中具有代表性的丫鬢是如何的穿插在故事中呢？在晴切切良宵花解語(第十九回)中，為了能夠抓住寶玉的心，襲人所想到用規勸的方式以壓制。但是寶玉個性是變化不定的，所以襲人總必須在許多特殊的場合表現出柔順甚至是苦情的態度對待。寶玉把他的汗巾送給了蔣玉函、寶玉黛玉嘔氣、甚至有一次寶玉把襲人當作小丫頭踢一腳；踢傷了吐血，如若大張旗鼓的武裝抗議寶玉爾後對襲人還會言聽計從嗎？於是襲人選擇最適合的方式，只是忍耐著獨自掉淚，反勸寶玉不可聲張等等，使寶玉完全信服於她；都是為了要抓住寶玉的心。作者在表現襲人的體貼時寫道：

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鬢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才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足鬧的吐了才好。他吃了倒好，攔在這裏倒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sup>137</sup>

襲人的第一個特質即是對寶玉忠實，在此前提下事事必須為寶玉著想，在此處她即使面對地位不如己的李嬾嬾，除寶玉著想，也為了賈府安寧故不顧自己所受委屈；又寶玉是賈府中賈母最疼愛的孫子，所以襲人深深知道除了必須寶玉認同自己外，為了地位更加鞏固襲人也必須努力地博得上層階級的信賴與歡心。在寶玉挨了父親賈政毒打之後，王夫人找來了襲人問話，在王夫人聽完了襲人所言後，如雷轟電掣一般，心下月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這裡就看出了襲人的作為已獲得王夫人或者說賈府高層的信任，例如在第三十六回中，王太太與鳳姐在討論月例時說道：

<sup>13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2。

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能夠得她長長遠遠的服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sup>138</sup>

也就因為這種信任才更讓襲人對獲得寶玉的愛更加堅持。在第二十一回賢襲人嬌嗔箴寶玉一回中，湘雲為寶玉梳洗，襲人的態度透出端倪：

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裡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邊風」

襲人在賈府是個下人，理論上並沒有批評主子的權利，這裡的言論甚至連寶釵聽了都深覺：「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她說話，倒有些識見。」這難道不是襲人在宣示主權嗎？表面上襲人是時刻針砭寶玉脫序的行為舉止所表現出的盡責的行為，實質上也是對自己心中占有這一襲情分的捍衛。只是自己的身分地位不允許轟轟烈烈的表達出來，於是採取了這種迂迴的方式來戰鬥。

作者在此前八十回中有許多地方提起襲人來，旁人看來對襲人多是著重在對寶玉無微不至的照顧上，又能懂得體貼上意，又是溫柔賢淑的模樣，然而在表面上雖是褒，實際上卻是貶的成分居多，第三回稱為「心地善良，肯盡職任」，看起來是對的。第五回稱為「溫柔和順，似桂如蘭」亦是好的，可是上面卻都加了「枉自」「空云」立刻化褒為貶了<sup>139</sup>。指是在這前八十回中，曹雪芹並沒有直接的寫出襲人心中實在的想法，他總是透過文字的隱含，必須由讀者細心的揣摩。

襲人（後四十回）

<sup>13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48。

<sup>139</sup> 余平伯《紅樓心解》，(陝西師範，2005 年 8 月)，頁 193。

高鶚寫襲人在這四十回中透露出襲人在賈府心中隱然的不安因子，第八十二回老學究講義警頑心中寫道：

想著寶玉有了功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為人，卻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厲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著針不知搓到哪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她的口氣。<sup>140</sup>

高鶚在此寫出了襲人心中深深的擔心，這種擔心促使襲人必須立即作出了行動，而當下是時巧遇婆子對襲人的一番話語：「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正中襲人要害，襲人於是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著又生氣，又好笑」。言下之亦難道不是對於這段寶黛感情採取了對立者的角度了嗎？又如八十五回中提到：

卻說襲人聽了寶玉方才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呆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紫鵲，看他有什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

襲人之所以遇到寶玉的感情事，便顯得無法自己，實際上看來有些神經質的成分在其中，判斷乃是對寶玉的愛戀超出了一個丫頭所能承受的範圍，所以為了讓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成為寶二爺的太太，讓她保有她應該有的地位，她運用或者說圓融的向四周伸出偵查的觸角，探求最新的情報。在九十二回中麝月對襲人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又說：「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著嘴想著，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此等藉由故事其他人物對襲人的描繪，更深深看出襲人動作頻頻的破壞

<sup>14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01。

寶黛戀情，隱約見出高鶚有意識地塑造襲人這樣子人物所凸顯出的個性缺憾來。一百零四回中寶玉觸景傷情思念起黛玉來，因向襲人央求，請她把紫鵲叫來，襲人回答如下：

你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定到這上頭了？有話明兒你問不得！……

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

襲人言下之意已相當清楚，面對已故的黛玉，就連寶玉想祭之心，仍考量寶釵心裡傷心不舒服，雖然看出襲人對主子的忠心，但也影射出襲人對黛玉之無情。

在賈府寶玉掉玉之後，賈府所遭遇到的事件便接二連三而來，恰巧襲人是寶玉最親近伏侍的丫頭，這個事件等於是對襲人地位的動搖，繼之而來的抄家、貶官、訟獄、兒致死亡等等事件，此時身為丫環的襲人地位便無法像從前一樣受到大家認定。高鶚在書寫襲人的這段時，襲人所呈現出與前八十回的個性特色顯得更加世故，行事風格更加讓人感受到其尖銳的一面。

尤以在寶玉出家後襲人頓失所依，襲人本想一死，但又怕對不起賈府與家中哥哥；種種苦中使她最後選擇嫁給了蔣玉函。嫁人之後才發現丈夫對她很好，自然也不應當辜負了他；這樣的結局似乎是給這位賢淑圓通的姑娘最難堪的諷刺。在前八十回本中襲人部分並沒有貶斥的明文，唯獨利用細膩曲折入情人理的寫實，刻劃襲人這一種女性性格。<sup>141</sup>

後人在理解襲人時，常把解釋成襲人引誘、包圍、挾制寶玉等事件，排擠陷害同伴（晴雯），討好家庭統治者王夫人，最後甚至於負心薄倖嫁給了蔣玉函諸事，特別容易讓人聯想到與襲人個性完全處於對照的晴雯。曹雪芹在書中對於寶釵與襲人苦心很能體會，寫法細膩，終書對兩人並無多所非薄，在書中寶玉始終沒有對兩人有過深摯的愛戀，甚至為了晴雯之死，寶玉對襲人也發出懷疑，留給後人留下擁林派攻擊寶釵襲人的口實。但是作為一個為主子盡心盡力的丫頭，襲人到底是相當稱職的，而作為一個丫頭雖沒有自己選擇愛情的自由，但她為追求所愛所表現出來的軟實力不啻也是中國新世代女性嶄新的另一面。《紅樓夢》裡盡忠職守的大丫環不止襲人還有平兒，雖然經常被王熙鳳打罵慣了，仍不改她應該做的本分，是一個正面的人物。

<sup>141</sup> 王太愚《紅樓夢人物論》，頁 13-15。

## （二）平兒(前八十回)

紅樓夢作者創造人物通常習慣用對比寫法，如黛玉與寶釵，晴雯和襲人，王夫人與邢夫人；平兒和小紅亦如此也。王熙鳳的兩個丫鬟都天資聰穎，不過平兒乖巧，小紅則不免使人有鄙薄之感。作者創造了一位身居權要但卻有著一顆善良且願意助人之心的心人物，在賈府中可說是奴僕輩裏的全人，正也與她那位凶橫卻又貪財的主子形成強烈對照。平兒的出現在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之時：「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好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穿金戴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此處看出平兒態度雍容，待人甚為謙和，又鳳姐陪客要求平兒代為回話，「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在賈府中鳳姐之所以能夠事事通達，乃得力於平兒的從旁輔佐。

又平兒是個深知鳳姐個性與相處之道的，所謂忠心亦非於忠，二十一回裡面對鳳姐問話，忖度其夫妻相處就將賈璉的風月事隱瞞過去：

鳳姐冷笑道……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著平兒殺雞抹脖子使眼色兒。平兒只裝著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些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

平兒更是一位極了解自己身分的人，例如寶玉屋裡小丫頭偷了平兒的鐲子，平兒把這事掩蓋過去，無非是怕老太太生氣且襲人麝月這般人面子不好看。趙姨娘要求彩雲投了王夫人的茯苓霜，惹起天大風波牽連多人，平兒在此查明實情，判冤決獄，圓滿結束；開拖了五兒母女，掩護了彩雲玉釧兒，又顧全了趙姨娘及探春的面子。作者又寫到鮑二那次是變，鳳姐誤打了平兒。賈母說：「我知道她的委屈，名而我叫他主子來替她陪不是。」時下賈母要鳳姐與賈璉安慰平兒……

平兒忙上來給鳳姐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奶奶生氣，是我該死！」  
鳳姐正自愧悔…平兒道：「我服伺奶奶多年，也沒有彈我一指甲；就是  
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說著滴下淚來。

平兒原是王熙鳳的隨嫁丫頭，後來成為賈璉的婢妾，算是半個主子。賈府上上下下，裡裡外外，人事糾紛，銀錢往來，全靠王熙鳳主持事忙不過來的，於是跟從日久的平兒無形中就成為他的左右手，起了協理的作用。平兒的身分雖低，權勢更不及鳳姐。但他為人和氣，性情溫順，辦事妥當，心地善良，在人際關係上處理的比鳳姐好。然而在主奴關係下，自然沒有人能反抗主子的，不過作者把平兒塑造成了一位溫和的強者。在這個事事充滿衝突的賈府中，雖然只是一個丫鬟的角色，卻十分生動兒可愛。

高鶚在續書（後四十回）中對平兒的描寫：

平兒在續書中看著王熙鳳地位的崩解，賈府的頹敗，始終不離不棄地守候著她的主子，在鳳姐、賈璉、婆子丫鬟間言語穿梭，試圖為身體每況愈下的鳳姐分憂解勞，在一百零一回中，鳳姐聽見了李媽打了妞妞氣得要打那婆子，平兒出來打圓場笑道：

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姐兒？只怕是不隄防挫碰一下子的，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沒要緊，明兒教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半夜打人。<sup>142</sup>（第一百一回）

寫平兒如何為主子與下人溝通，究以往鳳姐身體好時何等風光，下人婆子豈敢講話忤逆，唯獨現在鳳姐身子骨不好了，萬事還是以和為貴。又平兒總是在最要緊的時刻陪盼著鳳姐，在第一百十回中鳳姐因辦理賈太君喪事不力，受了大太太的氣，導致暈死過去，當時平兒在場；鳳姐懺宿冤只見尤二姐來所命之時，仍是平兒由著劉姥姥為鳳姐念佛。在前八十回裡總看到平兒為鳳姐的事忙進忙出的，高鶚在後四十回中寫鳳姐的失權，寫她生命最後的結束，平兒反成了她最後信任的依靠。就連鳳姐過世後平兒對於巧姐兒舅舅欲指配予人為妾，向王夫人苦求：

<sup>14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551。

巧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事便  
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sup>143</sup>（第一百十八回）

於此我們看見一位始終對主子始終如一的情意，以及平兒為了巧姐兒不惜與邢夫人對抗  
的勇氣。最後她終於在劉姥姥的庇護下回到賈家，第一一九回裡講道：

賈璉謝了劉姥姥。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  
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裡愈敬平兒，打算  
等賈赦等回來，要服平兒為正。<sup>144</sup>

我們說她最後得到了應該得到的報償是來自於賈璉的扶正，這個結局可能對平兒是否最  
好不得兒知，雖然並不意外但是卻大致可讓眾人接受，在高鶚續書的這段中，平兒的角  
色不似前八十回那麼具有張力，那麼有表達意見、處理事情的果斷力；取而代之的是平  
兒內心溫柔又極善解人意與惜舊的情感。對人總是多一份情面的還有體弱多命的柳五  
兒。

### （三）五兒

五兒的出現在第六十回中：

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才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卻生得人物與  
平、襲、紫、鴛皆類。因他排行第五，因叫她是五兒。五兒因素有弱疾，  
故沒得差。

柳家的聞得寶玉欲要放了房內丫鬟，五兒偶得了茯苓霜便商量芳官玉要補進寶玉房中，  
可也就這一案中被林之孝家的懷疑是賊，王熙鳳要把她打四十大板後，或賣或配人，幸

<sup>14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62。

<sup>14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84。



虧賈寶玉、平兒等相助，才放了她。五兒帶病出現本是紅樓中一個其名不揚的小丫鬟；況且在抄檢大觀園事件後從王夫人口中得出他已得病而死訊息，王夫人在質問著誰在調唆寶玉時說出：

前年我們往黃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要柳家的丫頭五兒了？幸而那丫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了，你們又連伙聚黨遭害這園子呢<sup>145</sup>！（第七十七回）

但是在高鶚的續書中，她竟奇蹟般的「復活」，除成為賈寶玉的丫鬟，更蒙其錯愛。這段無頭公案，在此竟成為了紅樓夢中甚詭譎的情節之一。

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聽見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怎奈這位呆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sup>146</sup>。（第一百九回）

復活的柳五兒，在襲人的陷害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sup>147</sup>」，五兒就隨著父母親的請託，帶出去嫁人。

#### (四)香菱

香菱原為故事主人翁甄士隱的女兒，當年名喚英蓮，只因那年元宵走失遭人拐走，接著士隱解了瘋跛道人的「好了歌」，隨其飄然而去。在第四回中英蓮遭拐子一身兩賣，隨著薛蟠官司暫告落幕輾轉落至薛家當丫頭。香菱後因薛蟠外出，著時在賈府住了一年學起坐詩來，是他最快樂的時光，香菱道：

<sup>14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11。

<sup>14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649。

<sup>14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67。

我只愛陸放翁的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香菱聽了，喜得拿回詩來，又苦思了一回，作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香菱滿心中還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後，上床臥下，兩眼鰥鰥，直至五更方才朦朧睡去。（第四十八回）<sup>148</sup>

香菱真正的考驗起始於薛蟠娶了夏金桂，金桂的心機、寶蟾的潑性，藉機多次折磨使得香菱連連苦受；於是在高鶚對於後來的描寫中，香菱終歷劫歸來，扶為正妻，最終回目由著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有人認為，這與曹雪芹的原意可能不符。根據第五回香菱判詞中的「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鄉」一句中，可以得出，香菱最後的結局應該難逃夏金桂的迫害而死。

## 第五節 甄、賈寶玉的對比

「無所用則無所參，無所參卻無所悟」，一個人如果不是在生命上有真實體悟，就絕不能參悟人生。我認為曹雪芹借僧道之口「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孽償清好散場」，來闡述透悟，出世間復為無欲無求的石頭狀態，也藉此將人生痛苦不堪的慾望寄託於佛道之上，安頓解脫「粉漬脂痕污寶光，綺籠晝夜困鴛鴦的自己」。作者別出心裁刻意樹造出兩個寶玉來，一定有他的用意，就像甄士隱與賈雨村。曹雪芹喜歡用對照的方式鋪陳情節，相對的也喜歡用對照來凸顯人物的鮮明個性，在甄、賈寶玉無論是現實或是鏡中影相貌身材都一樣，個性也大同小異，都是一般行景，親女兒而惡男子。

<sup>14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

賈寶玉：『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

甄寶玉：：『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你們這濁口臭舌…』<sup>149</sup>

他們倆人的家世背景也相似，由賈雨村的眼來說

(賈府)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裏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裏面樹木山石，也還都有蓊蔚溇潤之氣…」

(甄府)雨村道：「去年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sup>150</sup>。

一樣不受父親喜愛；祖母如獲至寶疼得跟命一樣：

(賈寶玉)那年周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

(甄寶玉)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sup>151</sup>

同樣做過造訪「太虛幻境」的夢和經歷過抄家的變故，各自在夢中有所頓悟，終於和甄寶玉和賈寶玉分道揚鑣了。甄寶玉頓悟後選擇經濟仕途，朝立德立言的事業發展。

<sup>14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649。

<sup>15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3。

<sup>15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33。

賈寶玉則選擇做自己，並沒有「改悟前情，置身於經濟之道。」反而依舊「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仍然執著「情不情」。兩者冰炭不投。作者寫出正反對照，就像是一面鏡子，照出寶玉的正與外、反與內。兩個寶玉如此鮮明的對比，兩相對照，足以襯托出市儈與淡泊的兩種心靈。對於文化規約的背離使賈寶玉難以與世人對話，更被視為異類不通事務，行為偏僻乖張。我們了解到賈寶玉因為精神上的失落而產生的孤獨，精神上的無家可歸源自於自我實現願望與無法自我實現而產生苦悶。我們都知道頑石與神瑛侍者其實都是指同一個人，只要是人都會有著正反、內外兩面，頑石是寶玉頑劣的自我矛盾，神瑛侍者便是寶玉對女兒們的關懷，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放縱。儘管高鶚續寫賈寶玉給寫差了，在個性上、心靈上前後矛盾之外，還因高鶚主觀意識，安排了賈寶玉與姪子賈蘭一起參加科舉光宗耀祖。雖然有延續寶玉最終無法放下對林黛玉的感情，再重遊「太虛幻境」而悟道看破紅塵出家去了，結束了他在人間的癡情。

欲心，貪欲之心也。月上女經上曰：「有欲心者無解脫」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是為起人之欲心者，故名欲。」曹雪芹以「玉」字，貫穿整部小說人性的貪，「玉」等於「欲」，是所有主配角的命根子，一刻無法離身。人而無欲，無欲則剛。寶玉因為失「玉」(欲)變得癡愚，賈府上下所有不擔心受怕不安，曹雪芹想表達出人若無欲，則與天下之人，格格不入。沒了欲則心淡如水，賈府上下對寶玉的寄望，對寶玉的厚愛；執著在世俗的浮華富貴就此垮台了，也說明了賈府上下對世俗種種，如道僧所指「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的慾望執著。

人生的一大悲劇，何嘗不是無可奈何，就像曳尾於塗中的莊子，不得不做漆園吏的小官，妻子飢餓時不得不厚著臉皮四處求糧；曹雪芹感到最大痛苦也絕對不在於抄家，由滿目繁華而至一片蕭條之時，而是在妻兒吃粥度日，兒子病重無醫，自己帶著滿心委屈去求人買畫的時刻。因為這個時候就有他另一個自己，站在雲端上對他冷笑，四面八方而來，他卻還是只能低著頭一步一步向前走，妥協地走入現實的紅塵生活中。反之，賈寶玉的遁世，與一僧一道世外雲遊，這何嘗不是另一個莊子跟曹雪芹心之所歸。

理論對「身分」的處理與小說對「身分」，深入細緻的挖掘相比似乎簡化了。小說的挖掘能夠在表述獨特事例的同時，又依靠含蓄概括的力量，巧妙地處理普遍的追求和期望。當小說是關於群體時，小說通過以個人的個性為焦點，建構了有關個人身份的思

想意識。就像曹雪芹認為，只有賈寶玉是至情至性的典型人物，而群體身分也就指一群女子的命運。因為賈寶玉來面對群體身分要求，所塑造出來的角色。例如：寶玉去了秦可卿的房裡午睡由此看來，寶玉的行為舉止內核是天真的、是至情至性、是獨一無二的。他無視賈政對他的教育，在社會規律的父權底下，仍以女兒們的口紅來隱喻追求自由，疼惜女人。「紅樓夢」開頭就說有個甄府，透過冷子興、賈雨村徐徐帶進甄寶玉同賈寶玉一樣愛女兒們的胭脂水粉，把女兒當成水一樣的輕透純潔，是男子為俗物蠢材。這個甄(真)寶玉當然是賈(假)寶玉的化身。用兩個人來寫一個人物，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說當然是以之表現心理矛盾。赫賽的「徬徨的少年時」，寫少年之成長，一個人變成幾個人，寫性格中的心理衝突和鬥爭。

有一回賈寶玉和湘雲在爭執甄家也有個和他相貌一樣、名字一樣的寶玉，湘雲說的話讓他悶悶的回房胡亂睡去，在夢中與甄寶玉相見：一樣的花園、一樣的院落、一樣的女子、一樣的名字、一樣有老太太、太太，更有個使他擔心發愁，生病的妹妹，想的都是一模一樣。

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作了一個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裏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裏頭，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哪裏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裏。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裏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了。」(第五十六回)

此段可以說明甄、賈寶玉在尚未見面時，思想、行為、性情都是一樣的，互相依偎、陪襯著。之後藉由甄家奴僕包勇向賈政說起甄寶玉的情況：

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著

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姊妹們一處玩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著時候的玩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夠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了。<sup>152</sup>

甄寶玉與賈寶玉最後相見了，就像見了舊識般，只是兩人互相讚賞一番，只見甄寶玉將少時不知分量，家業蕭條、歷經了甘苦，遷善悔悟，因此索性把話說明給賈寶玉了解，便說道：

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時那一派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sup>153</sup>。

甄寶玉的這一段話，說得讓賈寶玉深感冰炭不投，原以為得了個知己，不過也是個崇尚封建的祿蠹。雖有著相似的臭皮囊，心卻差之千里，由衷感嘆地講出：「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就是靈與肉真正分歧。甄、賈寶玉從這裡開始分割開來，在思想、靈魂各自獨立。甄寶玉將自己的靈魂、思想奉獻給仕途經濟、爭名奪利的傳統封建男子；賈寶玉則掙脫出封建思想的鴻溝，讓靈魂得到真正自由，擺脫沉淪世俗，行屍走肉的自己。

甄寶玉的「假」來道破賈寶玉的「真」。用世俗儒家的角度來看賈寶玉這種不存在的虛幻人物，然後由甄寶玉來規勸仍在夢中不之長進的賈寶玉。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他將人生分成三個努力的境界。

<sup>15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453。

<sup>15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24。

我們也可以將寶玉的人生分成三境界，第一境界在未遇到甄寶玉之前，第二境界甄賈寶玉相見，第三境界，了斷紅塵。

世上之事常常真真假假，莫衷一是。曹雪芹在塑造甄、賈寶玉時採用的手法，就是這樣虛虛實實，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水是水；見水又不是水。從故事裡面，可以讓讀者體會到兩個寶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中有假；假中見真。像甄士隱、賈雨村將假的顯露出來，真的必須隱去的《紅樓夢》故事。更好比莊周夢蝶，不知我是蝶，還是蝶是我？曹雪芹將甄、賈寶玉設計成是他自己，分割成一個真實的自己與理想中的自己。世俗上他必須被迫是甄寶玉，走上仕途經濟之路，摒棄熱切的夢想，為五斗米折腰，作為一個實際的人，光耀門楣；內心的他是嚮往自由自在，他只想跟大觀園裡的眾姊妹一起過日子，他也獻出無私的自己，任由女兒們在他身邊不受拘束，有尊嚴的活著，崇拜「男尊女卑」的男女關係。厭棄科舉功名的他，對官場中的蠅營狗苟深為反感<sup>154</sup>。甄賈寶玉其實是曹雪芹靈魂精神與肉體生活的抗爭，現實與理想猶如冰炭，所有的繁華也只不過是一枕黃粱。賈寶玉不以夢裡的教訓為戒，務必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面對人生殘酷的考驗。從痛苦裡勘悟，清明的徹悟，最後平靜的順服。

甄賈寶玉儼然是肉體與精神的對話，他們雖然相似，卻在兩端不同的拉扯，就像處於紅塵之人，哪個能如此灑脫，隨心所欲。經過摔玉、砸玉、失玉、還玉，當一切追尋過程後歸於幻滅虛無，至悟了道、有了心，不需要有玉(欲)了，也就是賈寶玉能將心中塵緣的欲望終了，回歸本處。兩個人都是孩提時期轉入成人時期的角色，心中的所築的避風港，原是從小與他較親近的姊妹、丫環等女兒們。

再把焦點回歸到《紅樓夢》的故事藝術裡面，作者利用文學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生活自然的正常運作，就像是一切藝術，都產生於某種關於世界的意識形態觀念。普列和諾夫說：「沒有一部完全缺乏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sup>155</sup>。又作者在意識形態中，表達出自己的「價值」、「觀念」、「形象」、「渴望」及想要追求的生活。佛洛伊德認為，任何一個不想醒的夢，都是因為作夢者想睡，不想面對現實的緣故<sup>156</sup>！就像故事中的賈雨村，

<sup>154</sup> 中國文化研究院 (2003 年)。賈寶玉。(2014 年 5 月 5 日)取自  
<http://www.chiculture.net/0420/html/b11/0420b11.html>

<sup>155</sup> Terry Eagleton 著 文寶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 月)，頁 20~23。

<sup>156</sup> 李盛圃 (2011 年 1 月 15 日)。從佛洛伊德談紅樓夢。(2015 年 3 月 8 日) 取自  
<http://blog.yam.com/readclub/article/35068290>

仍然放不掉人世間的一切，因此昏睡不願醒來。作者一生所戀棧的夢！賈寶玉的現實生活中是無法如此逍遙自在，隨心所欲，穿插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現實中的人生原本就是殘酷不安。生活也必須為五斗米折腰，自以為是的幸福，有可能在一夕之間崩盤。天上不曾掉下甚麼禮物來，這就是曹雪芹利用真假寶玉，來敘述人生的成長，所面臨的變化多端。韋伯說過：「意識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個人心理也是社會下的產物，小說反映意識也就是歷史。康拉德世界觀中的悲觀主義，是他那個時期流行的意識形態上的悲觀主義，在藝術上的獨特轉化，即感到歷史徒然地循環，個人冥頑而孤獨，人類價值相對而荒謬<sup>157</sup>。在敘述文學作者利用不同角色描述自己，同時也被他們各自不同的經歷、不同的選擇和社會力量對他們的作用。這個大混合物所描述的過程中，始終追蹤著他們的命運，正如曹雪芹生活在守舊的社會之中，依據他特殊立場和觀點，對整個歷史環境做出反應，並用假語把這種反應具體化。



---

<sup>157</sup> Terry Eagleton 著 文寶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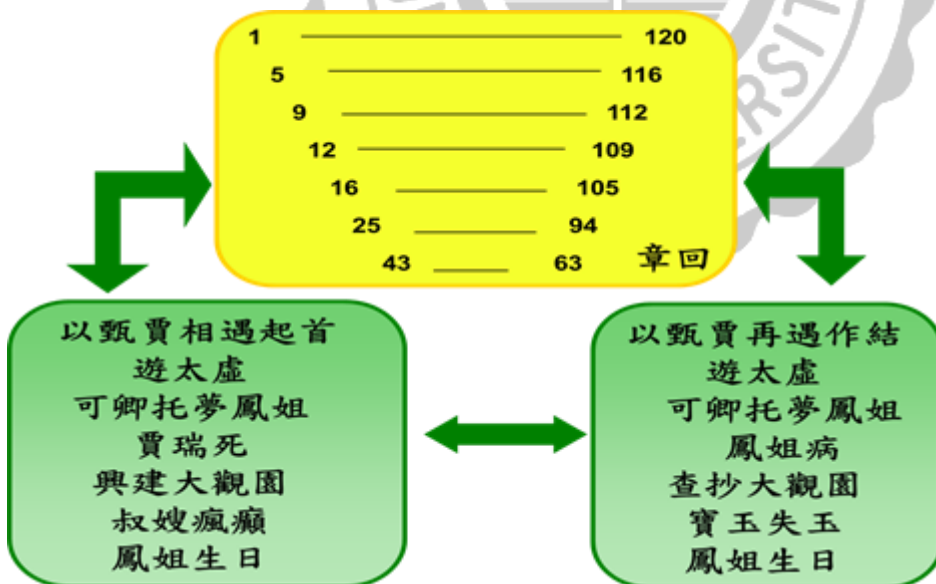


## 第四章 《紅樓夢》章回情節的前後對貞分析

有一種被稱為「伏筆」或是「埋伏」的修辭手法，它是一種對於情節的暗示，而聽眾或讀者則只有等到故事結尾才能體會到這種暗示的深刻意義。另一種被稱為「照應」的手法，也是一種源自詩歌的首尾相符或是在相應的基礎上的多種變化。<sup>1</sup>

《紅樓夢》章回情節的前後對貞，我們可以從回目對稱或是情節對稱來對照分析：首末兩回，以甄賈相遇起首再以甄賈相遇作結；第五回與第一百一十六回對貞，賈寶玉第一次遊太虛幻境後再重遊太虛幻境；第九回對應第一百一十二回，秦可卿託夢王熙鳳對應秦可卿再次託夢王熙鳳；第十二回對應第一百九回，賈瑞死對照鳳姐病；第十六回對貞第一百五回，興建大觀園對貞查抄大觀園；第二十五回對應第九十四回叔嫂瘋癲對貞寶玉失玉；第四十三回對貞六十三回都是寫鳳姐生日。(見圖五)

圖七 《紅樓夢》章回情節的前後對貞 圖文根據許建崑在清水高中演講稿改定 作者自製



<sup>1</sup> [德]莫宜佳，韋凌譯《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2008年9月)，頁81。

詳細的章回前後對貞，作者處裡每一章回情節加以串聯前因後果，不至於鬆散雜亂，每個人物的性格、觀念、處事態度與其他人物及鋪陳戲劇的軸線的等，更有個清晰的記錄，讓創作過程中不會出現劇情、敘事、人物和一些不合理的情節。幫助作者處理情節前後一貫，與讀者翻閱賞析時不至於搞不清楚狀況<sup>2</sup>。《紅樓夢》中的人物，單憑其說話，就可以讓讀者知道說話者是誰，這是創作人應該注意和學習的。一本值得流傳千古的好文學作品，令人讚賞的小說，當然要發揮作者營造催淚的效果。《紅樓夢》結局在前八十回曹雪芹就下了一個結論「飛鳥各投林」也就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再有這個論調之時，他便藉由冷子興的嘴說出「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然後才鋪陳故事中上、中、下等人物個性上明顯對比，使得這個故事因為後繼無人又「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劉姥姥這個人物，她在不同時期四次進入榮國府，由盛至衰的具體情狀。是全書結構的一個重要「頭緒」<sup>3</sup>。賈寶玉的戀愛婚姻作為貫穿整個故事的主線，林黛玉焚稿斷情，因愛而亡，除了賈寶玉從一開始的態度就模擬兩可，再來還可以從寶玉失玉與參悟通靈寶玉之失而復得，乃是全書主要的線索，是前後呼應章節的線索。列舉二個<sup>4</sup>：

- 一、通靈走失，和尚送玉一應初回含玉而生；以玉代表寶玉本性，失玉為一切變動之導線，而失玉之意，便失了人之真性慧根，得玉便是還真。空空道人出現，應空空道人說：「到那時只要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之語。
- 二、重遊太虛證悟仙緣—第一百十六回應第五回出遊太虛。從此賈雨村、甄寶玉之重出收場，為此小說結構上必有之呼應，然後使讀者由太虛幻境下看塵凡中此重風流公案，更得超然境界。

曹雪芹在章節回目上也設計前後對比也能在前後有所對應。在第一回出現的人物就有甄士隱與賈雨村、甄英蓮、一僧一道，還有那顆通靈石頭，藉由歷劫下凡，經歷了紅

<sup>2</sup> 大文館編輯部。為什麼寫小說?。(2014年1月)取自網路。

<sup>3</sup> 賈文人《古典小說大觀園》(台北：丹青圖書，1983年3月)，頁27。

<sup>4</sup> 孫旗《紅樓夢研究》(台北，大中國，1968年12月)，頁15-16。

塵瑣事，樂極悲生…最終回當然也以這幾個人做結，交代了紅塵瑣事，樂極悲生，形成了首尾人事的對貞，遙遙相照，有始有末。這種前後呼應的藝術堪稱一絕。

## 第一節 首尾人事的對貞

第一回，神話故事譜出了《女媧補天》。當年由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遺落了一塊石頭不用，便棄在青埂峰下。這顆石頭自己煅煉靈性已通，獨自己無材可補天，日夜自怨自嗟。而這石頭下凡的故事，是石頭所記，所以叫做《石頭記》。內容敘述了石頭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一段，自己親自經歷的陳跡故事。在百二十回，《石頭記》既是『假語村言』又將『真事隱』。石頭將紅塵歷劫的悲歡離合，鐫刻在自己身上。最後，一僧一道又將歷劫歸來的「石頭」，重新放回，女媧遺石之處的青埂峰下，各自雲遊而去。空空道人呢就成了《石頭記》的傳抄者。主要伏筆也是暗示世人，石頭所記的紅塵樂事，到頭來是一場空空。

《紅樓夢》在整體結構上，改變了夢與現實、真與假的對立區分，充分運用兩者間的模糊性，更有種諧音詭譎的猜謎關係<sup>5</sup>。在開卷第一回就說了神話故事，跟石頭所記載的故事，兩相串和，其為同一主線。一個是女媧煉石，一是石頭所記之事也，也就是甄士隱的故事，然後慢慢帶出虛實故事來，其為同一主角。恰巧故事裡的石頭跟甄士隱兩個都是不聽規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孑然執意走一遭，哪聽的入耳規勸，直到親自歷盡悲歡離合、炎涼世態，流下一把辛酸淚後，才洞悉明白其中的道理。

故事起頭是因為石頭動了凡心，想下凡去經歷經歷人間悲歡離合，剛好跟甄士隱遭受到人世的辛酸痛苦，富貴窮通而一念之間塵凡頓易。『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對於石頭所記的故事，說明一僧一道引出：「一如頑石之劣根人性」，後，悟上正道。正道就是回到自然的地方去。所以才有高鶚改文：「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當石頭尚未悟道，一心一意只想沉淪於『美中不足，好事多磨』的人世間：

<sup>5</sup> 龔鵬程《紅樓縱談》(山東畫報，2012年2月)，頁23。

石頭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如蒙發一點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這石凡心已熾，那裏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sup>6</sup>。

以下就是石頭記載的故事，故事裡有記載著甄士隱、賈雨村、甄寶玉等人衍伸出來的故事，貫穿全場。首尾都有他們的出現。一開始由甄士隱夢遊太虛幻境，在夢中因緣際會，巧遇一僧一道，與「通靈寶玉」有著一面之緣，而進入「太虛幻境」。因緣分未到，只聽道人說：「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sup>7</sup>」

甄士隱與石頭所記載的際遇是類似的，一樣遇到一僧一道的暗示，一僧一道要甄士隱跳出「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生不逢時的女兒。但是，甄士隱仍然癡心塵世間的情關，留下二仙指著他大笑：「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雪澌澌。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sup>8</sup>的暗示語詞。頓悟之前只知是瘋話，不耐煩並不去理睬。歷經火災家變、女兒失蹤，世態炎涼的遭遇，終於經由「真人」的指引，頓悟出二仙唱的「好了歌」的含意，大徹大悟後的甄士隱，解出人世間的虛無，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陋室空堂，當年筓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sup>9</sup>！

回末，甄士隱已經成為可以度人的道者，在太虛幻境裡，幫助一僧一道做度化世人的工作。他將香菱交予警幻仙子度脫銷號，見一僧一道縹渺而來，也將蠢物交割清楚。

<sup>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

<sup>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

<sup>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

<sup>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

士隱歸結塵緣向僧道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攜了玉回到青埂峰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將故事做個完整呼應。無補天濟世的通靈頑石神性流失成了神瑛侍者，從仙境下凡紅塵為賈寶玉、甄寶玉，終於又回歸青埂峯下那顆石頭。經過塵世風月洗禮，看盡離合悲歡，人生終究假語村言，一場空。

## 第二節 遊太虛的迷與悟

人世間凡夫以身為「我」，智者以心為「我」，却不知「道」才是真正的本我<sup>10</sup>。記得多年前，收到一首由釋隆奇法師所編寫的佛學的歌曲，叫做「醒來」。歌詞內容是「從迷到悟有多遠？一念之間；從生到死有多遠？呼吸之間；從愛到恨有多遠？無常之間；從古到今有多遠？笑談之間。當歡場變成荒台，笑談古今，人生無常，夢醒也散場」。利用詞曲的內涵，在傳唱中，深入大眾心裡，與《好了歌》有相同之處。都是要眾人明白，外界、人和情感都是幻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要讀懂人生，讀熟《紅樓夢》，必須真正了解太虛幻境的旨趣。我們若將太虛幻境視為母體，所有世間的人皆由太虛幻境而來。第一回，石頭沉迷於燈紅酒綠的紅塵，記載了懷金悼玉的故事開始。甄士隱是最早去過太虛幻境的人，在夢裡，一僧一道也將《紅樓夢》故事脈絡告訴甄士隱，與蠢物有一面之緣的他也嘗鮮看過了，並在最後要「他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接著安排榮寧兩國公，向警幻仙子「道德託孤」。

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用情怪謫，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入於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

」<sup>11</sup>

<sup>10</sup> 春風楊柳(2015年4月1日)。紅樓夢的禪意。(2015年4月20日)取自 <http://zonghe.17xie.com/book/10888267/130678286.html>

<sup>1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89。

警幻仙子相應彰顯出，太虛幻境有著「天理倫常」的價值本體，規定著存在的根本，倫理價值和人類道德象徵意義<sup>12</sup>，好讓賈寶玉蛻變成熟。賈寶玉第一次夢遊太虛幻境，是警幻仙姑受榮寧二公的靈魂所托，利用層次的方式教育賈寶玉，「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望「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而實際上，警幻也是想讓賈寶玉預先「遍歷那飲饌聲色之幻<sup>13</sup>」再授以男女「雲雨之歡」，達到先以情色帶領寶玉從「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情慾聲色中走出來。用肉體交合的體驗頓悟而解脫，宣揚精神契合的「意淫」，藉此參透愛情，醒悟人生。賈寶玉在太虛幻境遊玩卻樂不思蜀，一點也沒有參悟，警幻仙子最後看破。

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互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游至此，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sup>14</sup>」（第五回）

警幻仙子其實也知道，「他覺」是他人如何用心規勸勒戒，若無起「頓悟」之心，頂多只算他覺。而人生本是「自覺」的，要自發性的頓悟。警幻仙子之所以會講這一段話，其實在循序漸進的啟發開導中，寶玉尚未警覺，癡心仍在，所以無法渡化寶玉，也只好靠讓其自渡自覺自悟。警幻仙子告訴賈寶玉能夠自渡的唯一希望就是那一根木筏，撐篙的其實就是你自己。故事中的賈寶玉愛情就是那一木筏，能夠為他掌舵的「木居士」只能是林黛玉，握不住方向的撐篙「灰侍者」就是賈寶玉自己了<sup>15</sup>。曹雪芹巧妙借用「道」來提醒眾人，人從太虛幻境來，回去也是回歸本來之處。明看好像是一齣悲金悼玉的愛情故事，裡頭卻是「假寶玉」變成「真寶玉」的自我鍛煉過程記載。

曹雪芹為何要樹立一個太虛幻境？正如我上頭所說，人從太虛來，去是骷髏一具，化入土饅頭中<sup>16</sup>。虛是「空」，死後就是一場虛空。一僧一道陪著賈寶玉經過一番悲涼徹

<sup>12</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頁 210。

<sup>1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9。

<sup>1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4。

<sup>15</sup> 紅樓研究(2013 年 10 月)。《紅樓夢》中驚人之筆。(2013 年 12 月)取自 <http://www.hlmyj.com/html/201310/982.html>

<sup>16</sup> 劉再復《共悟紅樓》，頁 130。

骨、家道敗落、手足離散、愛情落空體悟，在高鶚後續 116 回再度回到太虛幻境，門上橫書四個大字從「太虛幻境」改為「福善禍淫」。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也改為「喜笑悲哀都是假，貪求思慕總因痴。」在看橫書四個大字「孽海情天」改為「引覺情痴」。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改為「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這些微妙的改變，再再表現出賈寶玉由迷到悟，從不捨到放下。因此，在懂得世間萬物皆眾人都不得「永恆」，都只是假合，依因緣聚緣而來。正如佛教的「萬物皆空」，即使在過去曾經有『迷』，而今自覺得『悟』，就回歸本質了。

### 第三節 鳳寶魔祟與慶生

真法真霸的王熙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絕不講甚麼仁義道德<sup>17</sup>，所以，樹立的敵人就很多。第二十五回的情節勾勒出趙姨娘的私欲，合謀馬道婆來個滅王位的陰險之事，借刀殺人除掉插在心頭上的針：賈寶玉與王熙鳳這爺倆。這馬道婆可是披著羊皮的狼，貪婪愛財又是個邪魔歪道沒心沒肝的混帳東西。趙姨娘實在視寶玉為阻礙賈環當家的眼中釘更不服這璉二奶奶當上主子管家，她跟馬道婆說：

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教她搬送了娘家去，我就不是個人！

又道：

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

那時你要什麼不得？

馬道婆馬上向褲腰裏掏出十個紙鈹的青臉白髮的鬼來、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要置他們於死地。又悄悄道：「把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併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裏作法，自有效驗！」先是寶玉「噯啣」「好頭疼！」林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只見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有三

<sup>17</sup> 劉再復《共悟紅樓》，頁 179。

四尺高，嘴裡亂嚷亂叫。鳳姐也手拿鋼刀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sup>18</sup>。兩人簡直把賈府鬧得天翻地覆，不可開交。他叔嫂二人這三日來神智不清，睡在床上渾身燙得像火炭一樣，僅存一絲氣息了。賈府上上下下無不驚慌，都說沒指望了，忙著將他二人準備後事。就在生命垂危之際，一僧一道出現了。和尚對著『寶玉』長嘆『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嘴裡唸唸有詞，又摸弄一會兒，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屋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sup>19</sup>」一僧一道用了寶玉脖子上的『通靈寶玉』從鬼門關救回了叔嫂兩人，晚間兩人恢復了意識，吃了粥，大家才放了心。

頑石如願的下凡，在紅塵中歷經榮華富貴，領略了古今之情，風月之債，從無欲無求逐漸佈滿慾求。因此，道僧二人才會感嘆：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卻因鍛煉通靈後，便向人間覓是非。粉漬脂痕污寶光，綺櫬晝夜困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孽償清好散場！<sup>20</sup>(第二十五回)

這『寶玉』從無知頑石十三年來，在胭脂水粉堆裡尋求感情的寄託，和襲人初嚐禁果、喜歡與金釧兒、平兒、彩霞調情吃嘴上的胭脂，終日在女兒堆裡廝混。從原本在大荒山時無欲無求，無悲無喜。自從鍛鍊通靈之後，耐不住寂寞，落入只知遊玩享樂，充滿聲色貨利的是非之地。而和寶玉一樣，忘了初心的王熙鳳，自從當了家就見利忘義，執著於權力財富，傷害了許多人命。佛說：「如是因，如是果」，執著便產生是非，應當立即斬斷，重拾「寶玉」最初的原貌。

曹雪芹在《紅樓夢》都是採用對照手法來寫出盛衰，寶玉與鳳姐慶生是虛實的對照，鳳姐壽誕是實，寶玉則是虛；鳳姐壽誕是盛；寶玉是衰。曹雪芹在整部小說中，經常用虛實，盛衰來構圖，也都明白點出故事的悲歡關鍵，屬於兩個極端的手法。故事裡鳳姐

<sup>1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00。

<sup>1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01。

<sup>2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94~395。



過生日，是賈母主動提議大家集資幫她過生日，由尤氏攬辦。邀來賈府上上下下的人，大家或多或少照「階級輩分」出資，當鳳姐聽到賈母要幫李紈出錢，便假惺惺人跟前作人的要幫李紈出，知道賈母心意就做個順水人情要賈母幫寶黛出資。那些眾媽媽們每個都是土財主，階級分位雖低，錢卻比他們多，所以賈母力邀婆婆媽媽們出資與少奶奶們一樣多。眾媽媽也欣然接受，表面上真是闔府同樂：

眾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的，有情願這樣的；有畏懼鳳姐兒的，巴不得來奉承的<sup>21</sup>。(第四十三回)

闔府上中下湊分子竟也湊了高達 150 兩銀子，這場集資也證明鳳姐的權勢達到最高峰，也是王熙鳳人脈的試金石。隔日交銀，尤氏當面核查鳳姐的錢卻短少了李紈的十二兩銀子，看鳳姐怎麼說：

鳳姐兒笑道：「那麼些還不夠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夠了我再給你。」

從這裡不僅可以分析出，一是賈府能者不僅鳳姐兒；尤氏一手將鳳姐生日辦得熱鬧十分。二是鳳姐貪財，當尤氏面前挪扣公款，以利相逼；尤氏心腸柔軟，憐貧。她深知道姨娘們跟丫鬢的月錢並不多，何苦硬要可憐的人湊著各熱鬧呢。

尤氏笑道：「…把平兒的一份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去，等不夠了，我替你添上。」…平兒只得收了…尤氏…也把鴛鴦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著，一徑出來，…，把彩雲一份也還了她。見鳳姐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哪裏有這些閑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sup>22</sup>。(四十三回)

<sup>2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62。

<sup>2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65~666。

鳳姐尤氏倆對照，一個貪利一個憐貧，一個有才一個有能。鳳姐慶生，賈母鬧著眾人一個接著一個灌鳳姐酒，要她樂活一日，盛筵下的鳳姐因喝多了趁人不注意，往自己屋裡休息卻遇到賈璉正與鮑二家的，在房裡廝混纏綿起來，氣的鳳姐兒見人就打，遇人就罵，連平兒也不放過。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群人來了說：「這是怎麼說，才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仗著「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耍個影子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丟下眾人<sup>23</sup>，邊哭邊鬧的往賈母懷裡投訴去。賈母好說歹說的勸了一回鳳姐兒，讓她消消氣。背後卻是笑著看這件事：

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著。  
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sup>24</sup>(第四十四回)

之後賈母要賈璉向鳳姐賠不是，了結無關緊要之事。可見，賈璉作賤女人讓鳳姐在眾人面前，顏面盡失，哭向靠山賈母。鳳姐兒生日，看出賈府仍處於盛世，主僕上下相安無事，藉由賈母口中略知賈府有頭有臉的媽媽們，在賈府久了各個都成了有錢的財主。主子旺時，跟隨的人也能夠分到一杯羹。也伏賈府在衰敗被抄家之際，並沒有人肯伸出援手，反面春秋的局面。

## 第四節 秦可卿的兩次勸喻

秦可卿在《紅樓夢》出場最早，也結束最快。她有著兩種身分，一是秦可卿；一是警幻仙子之妹。她的死亡有極具代表性，明顯拉出「家亡」與「人散」的主線索<sup>25</sup>，預告著悲劇開始。秦可卿小名兼美是寧國府的長孫媳婦，生活極具腐朽糜爛。我們可從她臥房擺設鋪陳金碧輝煌窺探略知，

<sup>2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78~680。

<sup>2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80。

<sup>25</sup> 周汝昌《紅樓小講》(北京：北京出版，2002 年 1 月)，頁 72。

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sup>26</sup>。(第五回)

難怪秦可卿笑說：「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不是價值連城的古董，恐怕還擺不上呢！一個孫媳婦房間的陳設品就如此講究，那其他人更別說了。王熙鳳的房間透過劉姥姥的眼看到了「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的，使人頭懸目眩」。探春屋裡

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sup>27</sup>。(第40回)

顯現出賈府的奢華富麗。對於秦可卿，賈母曾在第五回稱讚她是個極為妥當的人，生的袅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婦中第一個得意之人。榮、寧兩府從上至下沒有人對她不滿意，處人周到，與一家老小相處及其融洽，頗得人心，無閒言胡語之貶責，有的只是出自內心的讚揚。尤其，深得公公賈珍的疼愛。她與王熙鳳是知己，經常輕聲細語密說衷腸，她更知道鳳姐兒「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她知道她的長才，欣賞她的口才，聰明伶俐，精明幹練。在第十三回秦可卿臨死前託夢給王熙鳳，恨自己心願未了，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分成三個方式，娓娓道來，要鳳姐兒仔細聽著。第一個是用勸導的方式，講道理讓王熙鳳有更深刻的明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sup>2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82。

<sup>2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618。

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sup>28</sup>！

人世間世事無常，樂極生悲，都是循環。若只圖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時安樂，沉溺榮華不絕的假象，迷征於永久之路，貪求一時的苟安沒有長治久安之計，缺乏預籌未來落敗時的處境，必然導致家亡，子孫顛沛流離失所。這也就是秦氏苦口婆心的剖析道理給鳳姐兒聽。可惜已為末世、生不逢時，奈何奈何！寄望著她能為顯赫百載的賈府做些改變，提供極好的策略讓鳳姐去實行，千萬不要落得樂極悲生，應驗了俗語「樹倒猢猻散」。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而「登高必跌重」，在榮時畫下衰時的世業，那就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了。第二個講完道理，深怕鳳姐兒想不到怎麼做，連主意都幫她想好了，認為唯有如此才是唯一可走的一條道路：

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間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sup>29</sup>（第十三回）

第三個秦可卿在最後警告鳳姐要她記著：「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sup>2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00。

<sup>2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99-200。

暗示賈府將來有了罪被抄家，有了這三個方法將無後慮。語與見道，字字傷心<sup>30</sup>。鳳姐兒為什麼沒有將秦氏對她的叮嚀放在心上，付諸實行呢？除了王熙鳳攬事弄權，貪財欺弱，拿了大家的錢去放高利貸賺取體己錢外，還有甚麼？

(一)、賈府的主事者眾，上從賈母到王夫人、尤氏、管家奶奶，這些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她的決策。

(二)、賈府的男人各個好吃懶作跟廢物沒兩樣，一味尋求歡樂，花天酒地。賈府男人雖然都是襲官，賈敬襲了官，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甚至連家也不回。生了個兒子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這珍爺那裏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已，在賈敬去世照樣換個名目尋花問柳，吃喝嫖賭。平時遇到節日鋪張浪費：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餘者桌菜及果品之類，不可勝記，就在會芳園叢綠堂中，屏開孔雀，褥設芙蓉，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作樂<sup>31</sup>。賈赦居長「不管理家事」，賈政

「不慣於俗務」，家事就落在「不喜正務」賈璉去管理。應驗著冷子興說的話：

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sup>32</sup>

由於鳳姐兒的短視，私飽自身利益先，眾人的利益她並不列入考量。她沒有秦可卿有及時回頭，及早善後的觀念，也沒有像賈政傳統的心思要賈寶玉繼承祖業，更沒有敏探春興利除宿弊的改革創新，物盡其用。如果，王熙鳳有大謀略的頭腦，將秦可卿的遺言一一實行，慢慢補拙，賈府也不至於喪落如此。秦氏終在一百零一回再度出現，再次提點鳳姐：「孀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是啊！可惜這些苦口婆心的勸戒，早逍遙雲外，以致白費力氣，最後落得甚麼都得不到。從寧、榮兩府來看他們生活的多麼浪費奢華，值得秦可卿要過世之前還要特別托夢交代？其實榮寧兩府的收入實在並不少，但是兩府重視排場慣了，又怎麼能將就委屈儉省呢。古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是不無道理。更何況榮寧

<sup>30</sup> 施寶義等《紅樓夢人物辭典》，頁 152~154。

<sup>3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80。

<sup>3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9。

二府所花的錢，吃的穿的仍舊是宮中的，花費起來不痛不癢不知珍惜，豈能將就省儉，真是要不得的想法。

## 第五節 大觀園的興與亡

大觀園是曹雪芹心中的「伊甸園」，是唯一的一塊人間淨土。余英時也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提出，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他更說出曹雪芹不要忽略大觀園以外的現實世界，大觀園的淨土與骯髒的現實世界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因為，曹雪芹在文本提過，大觀園是用舊園子改造的，一暗一明提示著我們，紅樓夢中最乾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之上<sup>33</sup>。在俞平伯《大觀園地點問題》書中提及大觀園參雜作者的<sup>34</sup>回憶、理想、現實三個層面，強調了理想與想像。脂批也提醒，此處是「太虛幻境」在人間的投影。還記得一僧一道曾經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遇見石頭所說的話：「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藉由大觀園的演出互相呼應而大觀園渲染出『蜃樓樂園』。

### 一、一盛一衰相遞疊

曹雪芹大費周章，敘述建造大觀園、將主角們移入大觀園，大觀園的存在對於故事發展，是有跡可循的。本文我從三條線索來分析：一是大觀園的興建。二是大觀園的兩次查抄。三是介入者與旁觀者來看盛衰，造訪賈府。大觀園的建造是為了賈元春，賈元春帶來大觀園不只表面上的興，還有間接隱藏滅亡。秦可卿曾說過：「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說的就是賈元春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在元妃受寵時龍顏甚悅，

<sup>33</sup>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49~50。

<sup>34</sup> 俞平伯《大觀園地點問題》（歲寒齋主輯。摘自《大觀園》一書。原載《讀〈紅樓夢〉隨筆》，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香港《大公報》）

愛屋及烏，賜予親人內帑彩緞、金銀等物，若能及早為後慮則榮華不絕。可是偏偏賈府運籌謀畫者無一，元妃省親時大興土木建省親別墅，豪華富麗、奢華靡費，耗盡家產。後來怕大觀園寥落才下喻命寶黛等姐妹們住進大觀園。

賈蓉也對烏進孝說：「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sup>35</sup>」（第五十三回）

又視賈元春為貴妃緣故，富上加貴<sup>36</sup>促使賈珍父子等人有恃無恐進貢打點買官，就是為了在秦可卿的喪禮風光些，不過盡我所有！買了五品龍禁尉的官。為了間接建立的聯繫，透過太監等居間傳遞而將胃口養大，猶如吸血鬼似盡情敲詐勒索。

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內監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夠了<sup>37</sup>」。

賈府入不敷出，加上外在支出壓得他們苦不堪言又得罪不起，正所謂小鬼難纏，一切都是太監索銀惹的禍，沒銀兩只能變賣值錢的東西，來討好這些視錢如命的太監。

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裏，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過來，」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sup>38</sup>（第七十二回）

除了外患除不盡，內憂也是慘不忍睹，我們跟隨冷子興知道賈府日用排場，又不知節省，連當初劉姥姥來尋求賈府接濟時，看到大丫環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的錯認是

<sup>3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22。

<sup>36</sup>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石榴花」—賈元春新論。台大文史哲學報 60 期，2004 年 5 月，頁 113~156。

<sup>3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28。

<sup>3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29。

鳳姐兒，再到年輕的主事者。吃個飯光屋裡擺飯的婦人就有一、二十人等等。作者利用明喻，將豪門權貴的生活與莊家人生活的無奈明顯地表露出來。也讓讀者隨著劉姥姥的眼，看見賈府上上下下，奢華備至，下人多到不可勝數，連貼身大丫環也錦衣玉食非同小可。這回曹雪芹則安排劉姥姥正式進入賈府「看」豪華富貴大戶人家的「生活」。(第三十九回~第四十一回)

食物：

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兩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夠。」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銀子，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等等。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你才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成碎丁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干、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了<sup>39</sup>。」

居處：

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眾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裏船上呢。」…劉姥姥念佛道：「…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閑了的時候，大家都說：「怎麼得到畫兒上逛逛！」想著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畫兒還強十倍！」劉姥姥也覷著眼看，口禮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成，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sup>40</sup>」

<sup>3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7。

<sup>4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5。



在賈母帶領下，我們可以浩浩蕩蕩地瀏覽『宏大』的大觀園，搭船觀景深入欣賞各院別具特色精緻的陳設及奢華的織品。也順便看出豪門飲食誇張浪費。尤其見三十九回『螃蟹』、『茄鯊』這兩道菜色，看似普通卻足以讓劉姥姥及讀者們又是搖頭吐舌又是目瞪口呆，賈府平時花費一餐足以讓莊家人過一年。此處正面地挑明大觀園裡的奢侈珍貴好奇之外，作者更進一步地以「畫」喻言了幻境的幻滅。因為「畫」是人為想像並非真實的世界，而長久封閉於幻境的生活又怎能長久，伏南柯一夢。進而點出賈府的恍如玉翠珠燦，逐漸將在命運無情流轉中悄然無息中消退。正與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說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sup>41</sup>…」。頗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隱意。

大觀園若說是為了賈元春而建造的省親別院的話，倒不如說是為了賈府的面子而建造的。為了建造這座壯觀的園子，賈府上上下下把銀子花的倘海水似的好氣派！真的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為了這件喜事兒，全府能夠動用的人力都用盡了，規劃建造、採買金銀器、各處骨董文玩、唱戲的、尼姑道姑等等一應俱全。賈政這時便帶著寶玉、清客們一同入園題匾額。諾大的省親園子，山水依傍，清淨如水宛如天上人間：

羊腸小徑…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橋上有亭。在下去是，…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有大株梨花，闊葉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茶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到薔薇院，傍芭蕉塢裡，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

<sup>4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5。

落花浮蕩…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嶺，或穿石腳，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順著遊廊步入。上面五間清廈，連著捲棚，四面山廊，綠窗油壁…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sup>42</sup>

大觀園的每一處都是賈府斥資為元春而打造的，富麗堂皇。內有怡紅院、瀟湘館、稻香村、藕香榭、紫菱洲…每個地方都別具特色。元宵節終於到了也是賈妃省親的大喜事，可藉由竣工的園內布置來分析：

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繡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眾人都穿好品服大裝…方聞隱隱鼓樂之聲…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鑿輿，緩緩行來。…只有昭容彩嬪等引著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閃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燈匾，寫著「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流！<sup>43</sup>

賈妃進到大觀園內看見全都是用水晶玻璃打造的燈；樹木也都用假花假葉黏上，布置的非常虛幻虛假好似琉璃世界，珠寶乾坤。只見賈妃對大觀園的景色露出歎息：「太過奢華糜費了！」<sup>44</sup>賈府斥資興建大觀園就是為了彰顯身分排場及體面自己的面子，罪過可惜都不放心上。元春看了四周「一處處鋪陳華麗，一樁樁點綴新奇。啣山抱水建來精，多少工夫築始成。天上人間諸景備」<sup>45</sup>，因此取名為大觀園。元春回宮之後，覺得大

<sup>4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54~264。

<sup>4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69。

<sup>4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80。

<sup>4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70。

觀園因此荒廢太可惜，便要寶玉及姊妹們進去大觀園住，一來可以相互陪伴讀書，又不至於荒廢這座園子。大觀園的落成，並不因為元春的關係而越來越好，反而是因為賈府人多，事多，排場更多，主子各個都是閒逸好吃懶作，奴僕又是勢利眼的一堆，誰不會偷閒享樂，導致無運籌謀畫的人。果然「內囊卻也盡上來了」。又為了可以跟元妃聯絡感情，私下買通的公公、太監，以便利兩邊互通有無；賈府的男子鬥雞走狗，安逸享樂，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全是一副無所事事的紈褲子弟。因為他們生活糜爛腐朽，精神生活空虛，只在權利上互相矛盾、鬥爭。

但是，樂事總是不能永久依恃，早在探春理家時，就看出許多弊端，她一個女兒家，無法做到真正的整治，只能依目前狀況，減省一點開支。大觀園裡的鬥爭、矛盾、腐朽種種不合理的事情，早已經蔓延在整個大觀園裡。從襲人開始向王夫人進言，緩緩道出寶玉在園中與姊妹們相處，不合適開始，愛子心切的王夫人便擔心起寶玉在大觀園中胡鬧的生活，要襲人多多關心寶玉，有事情馬上跟她報告；後來，又因為傻大姐檢到了一個繡著小巧春宮圖的香囊，然後邢夫人拿到王夫人那裏，主要要看看王夫人如何處理？藉此引發了王夫人的怒火，一發不可收拾。便下令鳳姐兒帶著婆婆媽媽們，一個一個抄檢大觀園每個角落，每個人的物品。從翻箱倒櫃的查，無端地引起是非，搞得大觀園人人自危，雞犬不寧，也看出主僕之間的感情及個性，憂心忡忡的探春，明白地在鳳姐兒面前揭發她們無理取鬧的舉動：「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著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偕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sup>46</sup>」說著說著眼淚已經流下來了。

這一回邢夫人倒要看看王夫人如何辦事？妯娌間不對盤就是經常引起不必要的家庭糾紛，在查抄完大觀園，王夫人並不滿意，還要親自檢視寶玉房裡的丫頭們，只要對寶玉有害紅顏都是禍水，不剷除不快，趕走了司棋、入畫、晴雯、芳官…等人。鬧劇終於告一段落，這年乾旱厲害，導致收租繳租地驟減，卻不見賈府有任何籌畫的動作，依然是錦衣玉食，該有的排場、該給太監、公公的銀兩，不曾少過。賈府憑仗有後靠山，所以姿意隨性，哪知道頭一個靠山，元春卻驚傳噩耗，賈府因為元妃因病過世，頓時失去

---

<sup>4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61。

當今的恩寵，賈府的勢力就出現了斷層，許多看不慣賈府作為的人，順勢來抓他們的小辮子。不肖子孫造的孽，還真是一下子就暴露出來，當錦衣衛一群人來到賈府，西平王說：「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sup>47</sup>。」又因為賈赦入罪，賈政與他同住，家產也一併遭查抄，在查抄時東抄出房地契、借票，都是當今聖上所不允許的行為，因此罪加一等，連最後一個靠山北靜王來，也無法補救，只能感激涕零、含淚謝恩。賈府的屏障史家、薛家、王家，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此時也因為子孫作亂，沒有經營，完全起不了作用。被抄的亂糟糟的，家產也都抄個精光，一朝而盡。賈璉也說賈府的帳皆由家奴接手，進帳少出帳多，幾乎都沒有錢了。

一場查抄導致賈母因此嚇得病危，親友們也一一來慰藉，實說出賈府多年的隱憂內患：

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爺更加驕縱…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誣了這裡的人去…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那外主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外頭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也罷了<sup>48</sup>。

賈政聽了眾人的建議，也知道自已為官的不才，任由門上的人私通，還好當今的並沒有發現。最後賈母開箱倒籠，將自己從年輕時，進到賈府都攢下的銀兩及物品，通通分派給每一房去妥善利用，希望他的子孫們能夠記取教訓，不再荒誕無明，重整家業。後來，也因為賈寶玉、賈蘭中舉，而再復興賈府。從大觀園的盛衰可以明白看出《紅樓夢》對於當時封建社會，官僚腐敗，權勢權貴的皇民子孫們玉衣錦食養著一群紈褲子弟，導致衰敗。賈府的滅亡還有二位，一位是林黛玉及劉姥姥的眼來看，她們各從其他角度來觀察，由外而內來與前者直直地看成對比。

<sup>4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598。

<sup>4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611。

## 二、 介入者與旁觀者的對比

寄居於賈府的林黛玉，因為母親去世，在賈母要求要親自扶養她，因此千百般不捨的淚別父親，投靠祖母家。黛玉從小就聽聞母親說過，外祖母家與別人家不同，今日來到賈府，光是引接她的僕婦吃穿用度都不平凡，「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多說一句話，不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sup>49</sup>」賈府兩旁蹲著大石獅子，輾轉時分終於到了外祖母的房間，黛玉看到的都是大房大門，及各式各樣的玩物骨董、雀鳥。終於見到外祖母及姊妹們，她看見鳳姐兒的穿著「彩繡輝煌…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縮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繚絡圈；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裋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華麗至極，諾大的賈府來往都要坐車才到了榮國府，黛玉由眾嬾嬾引入榮府…四通八達，軒昂壯麗…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多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盆<sup>50</sup>…進入王夫人房子宏偉壯碩，高貴講究、雅致的布局，連丫鬟的衣飾舉止都特別華麗。吃飯也有許多規矩，繁文縟節要遵守。許多下家人已經在此等著王夫人來才可以開始動作排設桌椅，見李紈、熙鳳安箸、王夫人各有各的工作。擺盤、進羹等等，伺候人員雖多，卻沒有聽到聲音。只見賈母已經坐定位，姊妹們依序坐好位置又是吃飯又是漱口盥手，然後最後才是吃茶來。賈府禮節制度，從內部觀察由黛玉的眼睛折射出來，讓人體會封建制度的階級森嚴、規矩繁多、貴族的鋪張奢靡。再來又可以從外圍劉姥姥的眼，來透視這個賈府的盛衰。

藉由寫實手法，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從容不迫的用了她的雙眼直接揭開了表面繁華富貴、鐘鳴鼎食的榮府，由裡至外延展了讀者無法細膩體驗大戶人家內部的生活情景。她不但從頭至尾貫穿結局，成為《紅樓夢》結構中萬萬無法捨棄的重要章節。縱使曹雪芹刻劃的視角並不如其他主要人物般突出，然而這小小的角色卻代表了賈府外的世界，可以將其視為賈府盛衰的參考體<sup>51</sup>。而讀者總將劉姥姥在《紅樓夢》擺在丑角，其實不然。作者精心安排這位略與賈府有瓜葛的農村老嫗，正如脂評所言：「略有瓜葛，

<sup>4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4。

<sup>5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5。

<sup>51</sup> 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一六〇期 2003/07/11。劉姥姥人物形象的作用性研究。(2013 年 1 月)取自 <http://www.literature.idv.tw/news/n-160.htm>

是數十回後之正脈也。真千里伏線。」從「旁觀者」的視野角度來看待賈府中所謂的「生活」。透過劉姥姥的觀察、體驗、評論，進一步的表現了賈府主子們的享樂與奢侈，既寫出了賈府鮮花著錦之盛，又伏下了其後的文筆。三進榮國府貫穿整個故事，為賈府興衰做了最實際的見證。<sup>52</sup>劉姥姥從外處來看賈府的興盛。

有人說：「劉姥姥亦是此書眼目」(增評補圖石頭記眉批)，是有其道理的。一般讀者會認為劉姥姥第一次進賈府是來打秋風的，劉姥姥是個積年老寡婦，有兩畝薄田，膝下無子。被女婿狗兒接去照顧兒女，青兒、板兒。有年天氣將冷，手頭空缺導致家中冬事未辦，家道艱難。狗兒因此心中煩悶，吃了悶酒在家裡尋氣惱，劉奶奶看不過便建議狗兒，昔日因貪王家勢利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認作姪兒。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這個機會倒是可取的方法。因此，狗兒便要劉姥姥帶著板兒一塊去碰一碰運氣。

第二天劉姥姥帶著板兒進城，先找到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周瑞家的猜出她的來意，當初有恩於狗兒，因此難卻其意，也想賣弄一下自己的體面，帶她往鳳姐處看看。劉姥姥雖然是鄉屯之人卻不會羞手羞腳，頗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看到了鳳姐處的氣派豪華，竟也語言鈍拙，飛紅著臉。還好有周瑞家的示意、遞眼色，才讓劉姥姥忍恥說明來意。王熙鳳也在劉姥姥面前說著「大有大的艱難去處」之後，給了她二十兩銀子。劉姥姥千恩萬謝的說出俗語「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跟著周瑞家的出了賈府，這是劉姥姥第一次進賈府，曲折頓挫中幸有王熙鳳肯幫忙，且印入劉姥姥眼簾竟是豪華舉止，不虛此行。正是得意濃時亦接濟，受恩深處勝親朋。

第二次進賈府是送些棗子倭瓜，並些野菜來了表謝意的。剛好聽見周瑞、張才兩家與平兒的對話，他們正酒酣耳熱的吃著七八十斤的螃蟹，劉姥姥大吃一驚的說：「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第三十九回)劉姥姥帶著鄉屯裡的野菜與賈母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劉姥姥心裡犯嘀咕，只是顯露出惋惜豪門家裡如此奢華浪費。不過幸運的是，這一次劉姥姥正巧碰上賈母『正想找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sup>53</sup>』(第三十九回)這可能是難能可貴的緣分。劉姥姥這次運氣好，投了賈母的緣。又在

<sup>52</sup> 董皖昱〈劉姥姥人物形象的作用性研究〉，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一六〇期，2003年7月。

<sup>5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604-605。

大夥面前講了一些，她長年在鄉村裡所見所聞，賈母聽了非常新奇逗趣，十分高興，於是要劉姥姥多留了兩天再回村裡去。隔天，賈母領著劉姥姥見識見識大觀園裡的每一間屋子，宛如一幅畫，布置宛如天上人間，珍貴稀世。

劉姥姥唸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閑了的時候，大家都說：「怎麼得到畫兒上逛逛！」想著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畫兒還強十倍！」<sup>54</sup>」

走著走著想起賈母的住處與眼前各個姑娘的房間，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五彩炫耀，各有各的巧思。每一處都有著不同風格與面貌，此處除了正面地點出了賈府(大觀園)的奢華之外，曹雪芹更進一步地以「畫」喻言了幻境的幻滅。因畫為不真實的世界，而封閉於幻境中的生活又如何能夠長久。

劉姥姥也靦著眼看個不了，念佛道：「我們想它作衣裳也不能，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第四十回)

吃飯時劉姥姥拿起那沉甸甸的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跟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劉姥姥拿起筷子來總覺得不聽使喚，又說：「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sup>55</sup>」眾人復又了笑起來，賈母也笑得眼淚出來，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王熙鳳笑著說：「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哪裏夾得起來，在碗忙著亂挾，好不容易挾起一個來，才伸著脖子要吃，偏偏又滾到了地下。劉姥姥嘆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響聲兒就沒了。」吃茄子時，劉姥姥請教鳳姐這茄子的作法，她回家去可以學著做。她哪裏知道，聽完了王熙鳳的解說作法後，還是打消念頭。

<sup>5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3。

<sup>5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3。

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成碎丁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干、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了。」劉姥姥聽了，搖頭吐舌說道：「我的佛祖！倒得十來只雞來配它，怪道好吃！」<sup>56</sup>

(四十一回)

之後賈母心知王熙鳳捉弄劉姥姥，便命丫頭們換了一雙與大家一樣銀鑲烏木的筷子。劉姥姥也逗笑自己笨手笨腳，怕失手打破瓷杯。有木頭的杯子就算是失手，掉了地也不打緊。賈母見劉姥姥如此有趣，吃得又香甜，把自己的也都端過來與她吃，熱情招呼著劉姥姥與板兒。吃過豐盛大餐，參觀過像「玉皇寶殿」的省親別墅之後的劉姥姥，因喝了些酒，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跟喝多了幾碗茶，她的脾氣、胃腸完全不堪負荷，一一將奢侈精饈的美食通洩出來。在此可以對比的是，吃慣了粗茶淡飯的鄉村老嫗是對虛偽浮華生活蓄意的諷刺。<sup>57</sup>對劉姥姥來說，大觀園內的一景一色，完全是一個異常新奇的世界，完全不在她能想像的範圍之內，所以，在這裡她鬧過許多笑話，也是難能可貴的人生經驗，她也懂得安身立命。

劉姥姥多待在賈府兩三天後，帶著板兒來見王熙鳳姐說明日一定要回家了。這次雖住的時日不多，卻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過的都經驗了。非常感謝眾人。王熙鳳要劉姥姥給女兒起個名字。劉姥姥便取名為是巧姐。劉姥姥第二回進賈府深宅大院，比較第一次到是幸運許多，享盡珍饈美饈，帶回許多賈府上上下下的人心，但是她的心裡卻是雪亮的。曹雪芹刻劃劉姥姥這個甘草型人物，安排她到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到過從來不曾想像過的環境，見過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物，劉姥姥二進賈府，滿載而歸除了贏得鳳姐與賈母歡心，也為自己家裡贏得寬裕的生活。

劉姥姥第三次進賈府帶了孫女青兒來，主要是看看大家，敘敘舊情分。這一次因為劉姥姥聽見狗兒說賈府被抄了家，賈母過逝，傷心得很，所以一心只想過來探視探視。當劉姥姥看見骨瘦如材，精神恍惚的王熙鳳，傷心欲絕，病恹恹的請求劉姥姥認巧姐兒作女兒。鳳姐在彌留之際允諾劉姥姥可以帶了巧姊兒去屯裡過活，只是劉姥姥也說出鄉

<sup>5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32。

<sup>57</sup> 童元方《紅樓夢研究集》，(台北：幼獅文化，1972 年 8 月)



間無物可哄，無物可吃，是真實道出屯裡鄉村與錦衣玉食望族的對比。粗茶淡飯，哪有餐餐魚肉上桌，無金銀碗筷可使用，更無奇石珍寶可供玩耍解悶。

鳳姐道：「不然，你帶了她去罷。」劉姥姥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裏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拿什麼哄她玩，拿什麼給她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sup>58</sup>」（第一百十三回）

鳳姐托劉姥姥帶去巧姐兒，願與莊家結婚。劉姥姥也笑著對鳳姐允諾，會給巧姐兒找個大財主人家，財產有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盡心地照顧鳳姐托付的巧姐兒，還有幫鳳姐求神保佑。劉姥姥這次是第三次進賈府，與前一次來謝恩時的情況不同：「沒一個熟面孔，從裡到外已面目全非，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唬又不小<sup>59</sup>。」權傾一時的鳳姐，絕對沒有盤算到，會被眾奴僕背離棄惡。而萬萬料想不到，自己平時待人的苛刻行為，活生生的報應在她的女兒身上，巧姐兒被狼舅奸兄聯手策畫，串賣到外藩做妾。

第四次劉姥姥仍是過來賈府走動走動，當初的救濟之恩，肯定是斷不了的。這一回她眼裡看到的只有亂。在賈府被抄家以後，這時候的賈府所有財產都已經充公，呈現下世的光景，鳳姐也因病過世，賈璉扶柩回南，正是處於家破人亡之時。可惡無情的狼舅奸兄串通一氣，要把巧姐賣與番王府作妾。正在走頭無路時，還好劉姥姥及時趕來了，於是平兒就稟得王夫人的同意，帶著巧姐逃往劉姥姥的村莊去了。曹雪芹在《紅樓夢》故事結構的鋪陳早已為劉姥姥的三進也好，四進也罷都是埋下重要的伏筆。為的是巧姐兒，在二進時劉姥姥還曾為巧姐命名：

劉姥姥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兒罷。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這名字，她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兇化吉，卻從這『巧』字上來。<sup>60</sup>」（第四十二回）

<sup>5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03。

<sup>5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699。

<sup>6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46。

『巧』字實伏線後文，曹雪芹在第五回，十二金釵判詞中，就寫出巧姐兒的判詞，有「勢敗、家亡」這四個字，賈府最終是「樹倒猢猻散」。只剩下無情無義，沒良心、忘骨肉的狠舅奸兄，將巧姐兒賣掉換取金錢。所幸被劉姥姥搭救，嫁給板兒，過著兩畝薄田，自食其力樸實的鄉村生活。巧姐兒從一個出身在富貴侯門，轉眼成了一個在荒村野店，紡織謀生的農婦，就像秦可卿出殯途中寶玉、秦鐘在農家遇見二丫頭那樣子，與十二金釵所過的生活，琴棋書畫、吟風弄月的寄生生活恰恰相反。巧姐兒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於是，劉姥姥為巧姐取名所說的「遇難呈祥，逢凶化吉」得到了證驗。曹雪芹安插劉姥姥三訪、四訪賈府，就在巧姐危急之際，走投無路，臉上盡是哭喪著臉，僅靠著有鄉野智慧的劉姥姥及時搭救，運用計謀安然護送巧姐兒與平兒一起到鄉下屯裡躲去。巧姐兒，一位千金貴體，竟在這泥土大地找到了終身的庇護，鳳姐又何嘗料想得到呢。在此將前文做一結束與交代。

把個劉姥姥也唬怔了…劉姥姥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劉姥姥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后門來的，不妨事。」劉姥姥道：「咱們說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sup>61</sup>」（第一百十九回）

可見得劉姥姥四次進大觀園，次次都有著不同感受與作者安排的任務。從最初的手心向上的求援，到最後手心向下的施恩。菜根泥土的平安是福，的確勝過富貴無常。<sup>62</sup> 曹雪芹別出心裁的塑造劉姥姥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鄉村老嫗，原與賈府並沒有直接關係，她具有樸質勤儉、知恩圖報、堅實溫暖的美德，能言善道，事廣見多、善於逢迎、懂得周旋人情事故。讓她貫穿整部《紅樓夢》三進賈府，看盡南柯一夢，就像《桃花扇》說

<sup>6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776。

<sup>62</sup> 康來新《紅樓長短夢》（台北：駱駝出版，1996 年 11 月），頁 38。

的「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親眼閱讀殘酷的離合悲歡，抄了家，將一切財產沒收充公，奴僕變賣或入官，全家帶罪入京；直至第四次更慘是營救巧姐兒。讓讀者對這位看似丑角，母蝗蟲似的村嫗，全身上下充滿喜感的劉姥姥，作者藉由她世俗的眼光來看賈府的價值。曹雪芹將劉姥姥安排在大觀園之外，三番兩次讓她入園，次次都有著象徵的意義。之所以設計劉姥姥這個人物，無非是想拉遠其小說中敘述的距離，以便在賈府之外建立一個旁觀的據點，劉姥姥這一角色，實在充分地見證了賈府榮枯興衰的演變過程，如似一春夢初醒。

曹雪芹努力的經營劉姥姥周旋在大觀園中，其實是讓她做為賈府的一面鏡子，使讀者藉由劉姥姥眼中看到了煊赫一時，富甲一方的賈府，空虛無聊，糜費奢侈<sup>63</sup>，卻不自知。也顯現出賈府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主子們，四體不動，五谷不分，自朝至暮不事迎賓送客，就是下棋吟詩，觀花看戲，甚至扒灰養小叔；由盛到衰，曝露出貴族大家庭的榮華富貴，窮奢極慾的罪惡，不知細水流常的枷鎖。除此之外，作者更藉劉姥姥一角反映平民與貴族、貧窮與奢華、本色與虛偽、善良與刻薄等作明顯正面的對比<sup>64</sup>，正如「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劣勢的農民哲學是腳踏實地，處之泰然的面對人生艱難辛苦；賈府內的才子佳人嬌貴處優，生活太精美，也太脆弱，執著的心靈一味的苦求春花絢爛，得不到只求速死或遁世，因為死了或出家甚麼也看不到，解不開就躲著吧。人世間轉變又有誰能提早預知，故事的最後劉姥姥逐漸過上衣食無慮的小康生活，而賈母在悲涼的晚景中去世，大觀園宣告解體。

還記得曹雪芹在故事裏頭使用筆鋒尖銳，趣味濃厚的描寫兩個老奶奶另類接觸，賈母對兩人身份懸殊，一個高高在上，一個再平凡不過的老婆婆，都能夠熱情招待，以禮待之，所以讓劉姥姥完成曹雪芹賦予她的使命。

---

<sup>63</sup> 張雷洋(2009年2月1日)。談紅樓夢中的戲與優伶。(2014年3月3日)。取自 <http://www.69fw.com/wx/hlm/7118.html>

<sup>64</sup> 李鴻淵《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頁29。

## 第五章 《紅樓夢》多元人生價值觀的探討

曹雪芹寫的《紅樓夢》是一部大徹大悟的悟書，劉再復先生也說過，《紅樓夢》整個佛光普照，是一部偉大的悟書<sup>1</sup>。其對於眾生在看過故事之後，是否對人生開始有了穎悟？我們可由甄士隱、賈雨村、賈寶玉、林黛玉找到一個很重要的觀照角度。曹雪芹在這部偉大作品，要帶給讀者多元的人生價值觀是『萬物歸空』。從甄士隱經歷火災與丟失女兒的劫難後，經「真人」指引，很快就大徹大悟；林黛玉的「無立足境，是方乾淨」，她的悟性已經達到先知先覺先悟了；寶玉的後知後覺後悟，走求名利無雙地，打出樊籠第一關；賈雨村則是不同於寶玉的『覺』了，他是「睡著了」，在覺則佛，迷則眾的江津渡口睡著了<sup>2</sup>。人生的價值觀，何嘗不是一迫我執、二破法執<sup>3</sup>。不在乎真假、是非，不論是遵守禮法規矩、或是追求放蕩自由的愛情，不管富貴人生或是活在貧賤當中，不管長壽或是夭折，還是功利薰心、或是閑雅自適等等，在時間的長河中，終究是一顆「土饅頭」，也就是一場「空」。

### 第一節 有情或無情的辯證

曹雪芹在撰寫故事之前先略表了自己有如經歷夢幻一般的身世。仰賴祖德的恩寵，從錦衣玉食至後半生潦倒無依，在歷盡悲歡離合世態炎涼的殘缺中頓悟「萬境歸空」。故事開始便借女媧補天神話來隱射，女媧棄用這顆本來可以參與補天的石頭，因為被遺落，日夜哀嚎，自怨自嘆。作者利用石頭來記載自己的故事。假借虛擬的甄士隱先演出一段短暫人生，再由一僧一道告訴世人，紅塵中沒有任何事情是可以永遠依恃；古人云：「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快樂的瞬息緊接著又樂極生悲，物換星移，究竟黃粱一夢，到頭來一場「空」。

有情、重情的甄士隱有著神仙般的人品，富貴富足，地方推他為鄉宦望族，

<sup>1</sup> 劉再復《共悟紅樓》(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10月)，頁13。

<sup>2</sup> 劉再復《紅樓人三十種解讀》(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7月)，頁134。

<sup>3</sup> 劉再復《紅樓哲學筆記》(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7月)，頁32。

妻子情性賢淑，深明禮義，育有一女英蓮。甄士隱喜歡恬淡逍遙的生活，不喜歡爭名奪利，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趣。隔壁葫蘆廟裡住了一個窮儒賈雨村，樂於助人的他，大方金援他進京趕考，他對賈雨村的情感，重於名利。甄士隱生活優渥了人生半百，閑雅自適，怎知驟變的命運，將他打入昏天暗地之中，有如山崩地陷。愛女失蹤，音訊全無。面對老來得女的老夫妻，情何以堪，兩老哭得肝腸寸斷，染病在身。誰能料想得到，悲慘的事情還在後面。隔壁葫蘆廟一場意外大火，一發不可收拾，燒掉了整條街，也燒掉了甄家，甄士隱只好全家去投靠他岳丈家。

甄士隱是個文人原不懂理財，看不慣的老岳丈人，埋怨他不事生產。閑逸之人，也是才輩之人的甄士隱，仍遭到不可承受的人禍天災。從原本豁達的雅士，在環境逼迫的命運捉弄下，鬱悶寡歡過日子，最後在跛足道人的幫助下而悟『空』，才能在無常的人生中，以輕盈的腳步走過人生。

甄士隱和賈雨村都是真實人間的代標，曹雪芹刻劃賈雨村這個人物，讓他從一個有抱負的儒生青年到喪失靈魂、丟了是非的犬儒，攀龍附鳳只為追求名利。曹雪芹藉由他，照出炎涼世態，政治腐敗，在禮法約束下，仍然道德淪喪，折射出被世俗同化。賈雨村本是仕宦之族，因為出生時，家境已經衰敗，獨留他一人。為了光宗耀祖，因而進京求取功名。甄家丫鬟形容賈雨村「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可見得相貌端正，儀表不凡。在收了甄士隱的銀衣後，「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因士隱幫他看了黃道吉日好啟程，雨村則不信這種習俗，還託和尚轉達『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急著上京趕考，個性上不拘小節。

賈雨村當了知縣，回來找甄士隱，為了答謝雪中送炭之情及迎娶甄家的丫頭，因為不懂官場文化「恃才侮上」而被革職。由此可知雨村起初當官，不想隨波逐流，是有抱負的好官爺，是非明辨，不懂官僚宿習，氣得其他的官爺合力拉扯下他來。賈雨村想當好官也是一場「空」。

在賈政的協助下，讓雨村重回官職。一上任就遇到馮淵冤死的案子，起初大怒：「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sup>4</sup>只見身旁

---

<sup>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6。

的門子暗示他，要他急事緩辦。私下教授他，官場上萬不得已的生存秘笈：要自保就必須，懂得察言觀色，私人情感暫時放一邊。宦海浮沉的他，從門子學到官場文化，那就是「無情」。外表是腐儒、待價而沽，骨子裡是忘恩負義，心狠手辣。他清楚知道，要追求功名與富貴，必須趨炎附勢，才能成就事業。

無情的賈雨村，辜負了許多幫助過他的朋友：首先辜負甄士隱給予他的恩惠，沒有協助英蓮脫離薛蟠的魔爪，沒有為馮淵聲張正義。二是他辜負了門子，嘴裡說是貧賤之交，背後又充發門子。三是辜負賈政對他的信任，不分是非，協助賈赦得到石獸子的古扇子，誣陷石獸子拖欠官銀，下獄抄家。

風月寶鑑正反兩面皆能夠照人，是、非都各占一面。一僧一道提醒眾人，千萬不要看鏡子的正面，但是，沒有人去探索這句話的含義。曹雪芹苦心經營甄士隱與賈雨村，他讓甄士隱照射出人生的真相，及時頓悟放下。又讓賈雨村照射出人生的假相，人世間一切情愛都是虛假，無須執著身外之物。如同馮紫英在說過：「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sup>5</sup>。」甄士隱執著有情物與賈雨村追求無情之名利，兩者之間，實難辨證，因為人生的價值觀，各有各的悟證。

## 第二節 遵循禮法或追尋愛情

《紅樓夢》有兩種境界，一種是重世俗與禮法的儒家思想；一種是性空靈，無立足境，方是乾淨的佛教思想。儒家總是脫離不了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

《紅樓夢》裡的人物上從賈母，下至奴僕各個崇尚儒家思想，是個遵守禮法倫理的傳統大家庭。

齡官畫蔷，敘述一個少女在地上，用髮簪刻畫著自己愛人的名字。紅樓夢描寫許多愛情小節：有送帕之情、遺帕之情等等，就屬齡官飛蛾撲火的愛情，最讓人懸心。賈寶玉看著她的背影說：

---

<sup>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443。

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來的大心事，才這麼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裏不知怎麼熬煎。看他她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哪裏還攔得住熬煎<sup>6</sup>。(第三十回)

齡官蹲在地上，忘我的用簪子畫了幾十個「蓄」字，滿腦子都是自己心愛男人的名字「賈蓄」，連下起了傾盆大雨，她也感覺不到。齡官是個唱戲的女兒，自尊心很強，不因為愛情而賤踏自己。有一次寶玉想聽戲曲，跑到她身旁，央求齡官為他唱「裊晴絲」一曲，齡官嚇得連忙從床上起身躲避，直接了當地拒絕寶玉。

賈蓄終於出現在齡官的眼前，手裡還提著雀兒籠子，籠子裡面架個舞台和一隻雀兒，說要賞給齡官玩。這個舉動讓齡官生氣不理會賈蓄。她心裡受到賈蓄，用雀兒打趣戲子的感覺，等於是隱射她的處境。齡官有病在身，見外頭烈陽炎熱，賈蓄說要再去找大夫過來，為她診療，她卻說不要，心裡其實是捨不得豔陽曬傷心愛的賈蓄。

齡官的愛情沒有錯，只錯在當時的舊社會，皇室貴族相當重視「門當戶對」，「階級之分」，這是當時舊社會的傳統思想。一個唱戲的女子，於禮於法都不容許被踐踏與挑戰，它根深蒂固的在賈府這一塊土地上。婚姻都是父母為子女挑選對象，並且為孩子作主，不然，柔弱的迎春也不至於嫁給可恨的孫紹祖，一年之後就被孫家折磨夭折。

還有一個賈瑞，賈府遠房子弟，父母早亡，由年高有德的祖父賈代儒代父教養，給予儒家思想環境。代儒希望他能赴京考舉，中舉光宗耀祖，這樣才不愧對死去的父母，因而嚴格教導。賈代儒不許賈瑞「走偏一步」，生怕他沾染吃喝嫖賭，誤了學業。代儒嚴格的教養，促使賈瑞在很多行為上是脫序的。譬如：貪戀嬌嬌鳳姐兒，導致被祖父毒打，希望賈瑞能與他相濡以沫，努力學習四書、五經、文章。誰知，賈瑞竟跟著賈府一干弟子，不學無術，鬧的學堂不得安寧。

賈代儒深受儒家思想，重視倫理道德，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循循善誘讓賈瑞步入禮法的道路。不肖子孫的賈瑞，早把祖父的教訓拋到九霄雲外，更別提

<sup>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77。

孔孟了。如今賈瑞覬覦嫂嫂王熙鳳的美色，甚麼倫理道德，男女有別給忘得一乾二淨。趁著賈敬壽辰，故意的勾引王熙鳳，暗示鳳姐。他癡心想與鳳姐交好，哪管得到倫理的規矩。

賈瑞追求不倫之戀，為他日後結下喪命的果實來。他顧不得禮俗，一直挑戰王熙鳳的道德貞操，就在不甘其擾之下，王熙鳳策畫一個計謀，讓他知難而退。第一次設計害他，深夜時分讓他在西邊穿堂兒等她，還記得他說了一句：「我怎麼不來？死了也願意<sup>7</sup>！」；正值臘月，天寒地凍，又加上穿堂風，冷風侵肌裂骨，差點凍死。第二次，賈瑞猶不死心又來找鳳姐，鳳姐又另設了圈套害他，又只見賈瑞仍執著於色的說：「來，來，來，死也要來！」。

這回，鳳姐串通賈薈、賈蓉，來惡整賈瑞。又是嚇唬他又是潑他尿糞的，終於猜到一切都是鳳姐玩他所設的局，也無可奈何。

「情既相逢必主淫」，有情就有慾，如果有情無慾，人生可能了無意思。賈瑞因為年輕氣盛，對愛情有嚮往之外，也會宣洩肉體上的慾望。但是，他找錯人了，王熙鳳不是他可以追求的女人。在守舊的封建制度下，重禮節、男女有別，怎麼可以因為兒女之情犯下大錯。賈瑞如果不招惹鳳姐，也許有著大好前途，偏偏執著於世俗的戀情。最後跛足道人帶著「風月寶鑑」來拯救，卻因為賈瑞一意孤行，沒有聽進去跛足道人的勸告，最後還是死了。

「發乎情，止乎禮」，如此可長保平安，這也是儒家思想，封建制度奉為圭臬。道人也跟賈瑞強調，風月寶鑑只能看背面，要緊，要緊！卻不知它真正潛藏的含意，「破我執」：正面是假，是美色，背面是真，是骷髏更是土饅頭。面對著死亡才能把握生的意義<sup>8</sup>。誰知，賈瑞不懂，當然也就無法體會跛足道人雙面鏡的用意了。風月寶鑑說明了人的劣根性，確實為「慾」所左右。人的愚昧都是一次次的挑戰極限，直到一命嗚呼。在代儒這個「年高有德」的「老儒」高壓嚴厲的管教之下，賈瑞仍在性慾與道德觀中賠了性命，得失之間，豈是人為可塑？這不就是人生價值觀對立面嘛！

薛寶釵了，人們對她的印象多半是封建淑女，一樣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女孩子。她守禮教有規矩，知書達禮，嚴以律己的生活著。她是個冷美人，吃著冷香丸，

<sup>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91。

<sup>8</sup> 劉再復《共悟紅樓》（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 10 月），頁 27。



住在雪洞一般的屋子裡，一色玩物全無，穿著不新不舊的舊衣裳，不喜胭脂紅粉，對人不親不疏懂得分寸拿捏，喜歡助人也樂於此道。她認為女人就是要懂得藏愚，該出手時出手，不該強出頭。她對黛玉口中念出《牡丹亭》《西廂記》的詞兒，無法認同，她笑著說與黛玉千金大小姐應有的本分，由此看出被封建禮教下洗禮的閨女：

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sup>9</sup>(第四十二回)

寶釵的內心其實是火熱，從青春少女天性人性的熱，但是封建淑女的她，遵循著禮法，硬生生的將這股熱情給壓抑下來。「冷香丸」便是一帖壓抑和調節這股熱情的藥方子<sup>10</sup>。愛並不侷限在寶玉，就像她脖子上的金鎖片是有相當好的延展性，她對人體貼圓滑、心細如絲，善於伸出援手，給人的愛不多不少，剛剛好，並不造成他人的壓力。這就是體貼入微的寶釵，是眾人所沒有的細心敦厚。從她的房間擺設及她吃的冷香丸來看，她的個性冷靜理智，巧妙的化解嫌隙，用心待人接物。她主動替周遭姊妹排憂解難，在協助後，還會進一步考慮到受助者的自尊與感受，徹底做到推心置腹，將心比心。「金玉」之說讓黛玉對寶釵充滿敵意，黛玉捍衛著自己的愛情，不容許甚麼金玉、甚麼麒麟的。寶釵明知到黛玉對她如此充滿醋意卻還是主動出擊，用行動遠離寶玉，減少與寶玉接觸，容忍黛玉的冷嘲熱諷，秉著精誠之至，用一顆真心化解黛玉的矛盾。

寶釵總是勸說寶玉，走向仕途經濟之路，惹得兩人心靈一個儒化，一個遁世。在感情上，寶釵是相信和尚說的，「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她仔仔細細的反覆看了二遍「莫失莫忘，仙壽恆昌」「不離不棄，芳齡永繼」，果真是一對兒。連鶯兒、寶玉異口同聲的說是一對兒。她與寶玉的婚姻是長輩們因為『金玉』的道理，藉此利用「沖喜」治病，這種霸王硬上弓的婚姻，讓她默默的流下委屈的眼淚來。

<sup>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60。

<sup>10</sup> 劉再復《共悟紅樓》(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 10 月)，頁 19。

當然，寶釵遵守著封建禮教，不敢怒也不敢言，著實讓寶釵感情無依，獨守空閨、丈夫拋妻棄子出家。她的善心卻沒有為她帶來好運，這就是殘酷無情的封建禮法法規，扼殺了隨份隨從，才華洋溢的薛寶釵步上李紈的後塵。

### 第三節 富貴享樂或貧賤潦倒

富貴榮華的賈府，日用排場開銷奢侈，光吃一餐飯，就足夠叫劉姥姥聽了乍舌。賈府一頓餐的花費，就足夠讓他們家過上一年了。賈府子孫的富貴取之無道，才會奢靡浪費，不知守成。賈府一開始是寧國公與榮國公兩人一起打下的基礎，兩兄弟逐漸開枝散葉，安富尊榮、興盛氣象邁向到第五代了，我們從第七回尤氏與焦大口中來明白：

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做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sup>11</sup>(第七回)

焦大對主子一番忠心，才有賈府現在沸沸揚揚，顯赫富貴的景象。由『護官符』也知道，「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sup>12</sup>」這四家皆是親上加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掩飾扶持，互相照應的。加上賈元春被當

<sup>1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3。

<sup>1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7。

今的皇上封為貴妃，喜上加喜。觀看祖先留下來的官職、賈妃帶來的好處，造就了賈府一世輝煌，鐘鳴鼎食、昌明隆盛接踵而至的由來。

有句話說：「花無百日紅」套在賈府上一句也不差。賈府到了第三代逐漸崩壞了祖業。賈敬過慣了榮華富貴的生活，卻想要求取長生不老，煉丹吞汞，不理家也不教子，留下個禍害賈珍。賈赦胡作非為，在外仗勢欺人。賈政無為無能倒也守成。賈府幸有賈母照應著，雖然賈母年事已高，卻還能夠像隻隱型的大傘保護著賈府。家裡瑣事就下放，交給孫姪輩的人掌管。賈府人口眾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導致賈府由盛轉衰。焦大在第七回隱約罵了出來。

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sup>13</sup>（第七回）

柳湘蓮也說過：

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sup>14</sup>。

造成賈府迅速敗亡，就是不肖子孫。每日只知道偷雞摸狗，趴灰的玩女人，不事生產。諾大的賈府，會理家持家的男性竟無一人。不是五天一大宴，就是三天一小宴，吃的全是做工繁複，珍饈百味、豪華浪費。有空就邀喝眾人吟詩賞花，吃喝玩樂。賈母宴請劉嫗用的食材：一顆鴿子蛋一兩銀子，精緻好吃的茄鯗作工更是費時。說到吃，所備用的食材是免不了的，這些食材從賈府門下莊頭烏進孝進租的。那次烏進孝與賈珍解釋，因為天災來遲了，天災引發農作物收成差，接二連三的大雨，一場碗大的雹子，使得方圓一千三百里地，無論是房舍、農田、

<sup>13</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3。

<sup>1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40。

人畜都無一倖免，影響了進租。這些話讓賈珍聽完後大為不快。烏進孝帶來的進租：

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爬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鱒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煙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乾菜一車，外賣梁谷，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兩對，活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sup>15</sup>（第五十三回）

聽完烏進孝在天災不幸中，賈珍與賈容並不體恤窮困中的農民，面對千里跋涉而到的進租並不滿足。還對進貢的烏進孝大吐苦水，說他們的處境也是「黃柏木作磬槌子——外頭體面裏頭苦。<sup>16</sup>」賈府上下人口少說三百餘口，各個錦衣玉食不知節制，只怕吃就可以吃窮了賈府。

面對子孫不肖，用錢不知節制，入不敷出。秦可卿一個孫媳婦毫無靠山，死時，賈珍極盡自己所有，排場浩大，花費不貲猶如皇帝駕崩似的；賈元春省親蓋大觀園，「銀子花的淌海水似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sup>17</sup>」

管事者王熙鳳貪贓納賄，肆無忌憚間接害死了好幾條人命，拿月錢放高利貸重利盤剝，她再怎麼老謀深算，還是算不盡人世間的無常。王夫人的查抄大觀園，

<sup>1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22。

<sup>1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23。

<sup>1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43。

顯現出賈府主子之間、奴才之間矛盾內鬥，連探春都看出賈府裡面，人與人之間都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賈家的男人各個安逸尊榮，紫醉金迷。賈赦整天與小老婆膩在屋裏尋歡作樂，放著身子不保養，不務正業，官兒也不好生做去。仗著顯赫的權勢與賈雨村合謀陷害石獸子，參他個積欠官銀，將古扇強奪占為己有。賈珍強占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逼死，也間接害死了尤二姐。最後，元妃娘娘的薨逝，賈府頓時失去強而有力的靠山，不肖子孫，作姦犯科導致最後抄家一蹶不振。

#### 第四節 長命百歲或夭折早逝

說到長壽的代表就是賈母與劉姥姥。長壽一詞是指活得長久而健康，他們倆位有共通的特點，就是『笑』。「活在當下」的豁達人生觀。反之，可憐可嘆莫過於活得短又不快樂，生命就在『哭』的當中夭折。就像林黛玉、元春等等一千女子。

有壽享福之人-賈母。劉姥姥也稱賈母為「老壽星」而賈母也熱情地稱劉姥姥為「老親家」。賈母有著慈悲為懷的思想，她明白富貴不能淫，富有同情心。賈母不是嫁到賈府才有的富貴，而是出身本來就生活在顯赫豪門之家，「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娘家與婆家都是名宦大族<sup>18</sup>。兒孫滿堂，又有個孫女是當朝的王妃，享盡八十三年的人間富貴，是個德高望重的老太太。賈母笑稱自己是個甚麼都不會的老廢物，平時很注重養生，偶爾山珍海味嚼的動的吃兩口，想睡就睡，想動就動，含飴弄孫過著神仙般的生活。

鳳姐說賈母從小時候福壽就非常大、劉姥姥也說賈母生來就是享福之人、曹雪芹也寫出賈母是「享福人」。她老人家懂得生活情趣，追求精神層面的雅緻，從飲食饗宴、藝術鑑賞、色彩搭配到居家裝飾都有著獨到的見解。平時的生活樂趣不外乎與小輩們一起吃喝玩樂，哈哈大笑。偶而打打牌，看戲聽曲，說說笑笑

<sup>18</sup> 劉再復《紅樓人三十種解讀》，頁 15。

當作養養生，做個人間的富貴閑人。賈母長壽的秘笈就是「樂觀豁達」，跟著年輕人找樂子，心靈上時時調整有著「事了拂衣去，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事如春夢了無痕」的豁達。她「憐貧恤老」明白施比受有福。所以時時積福，進廟打醮祈福施財施物，結壽緣積積壽。

劉姥姥是一位心地淳厚的鄉村老嫗，曹雪芹形容她是一個草根性很強的人物。「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sup>19</sup>」。賈府錦衣玉食，讓她大開眼界，為了取悅賈母而鬧了許多笑話，別人拿她當小丑玩，她也不以為意，一笑置之。有次賈母帶她櫛翠庵喝茶，不懂得品茶的她，大刺刺的一口喝掉，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惹得眾人都笑了來，她自己也笑了。她，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認真踏實的守著這一份勞心勞力的工作，吃的是原汁原味新鮮且粗茶淡飯，知足常樂，懂得分寸感恩。七十五歲的她明白世間的道理「咱們村莊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sup>20</sup>」。無欲無爭，心就能平靜也就不會有氣，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虛無縹緲，一『笑』就過了。劉嫗就是這樣內心無曲折的人，她的心不為形所累自然長壽。

賈母與劉姥姥，兩人雖然懸殊的身分地位，在一起時，一個從天上說話，一個在地上應答，竟能說得如此和諧、有趣<sup>21</sup>。就是遵循著不動怒、不動氣，『笑』著處理事情，寬心豁達的去看世事。賈母與劉姥姥的對話：

劉姥姥…：「請老壽星安。」…。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眾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稼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

<sup>19</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0。

<sup>2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0。

<sup>21</sup> 王崑崙《紅樓夢人物論》（北京：團結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96。

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玩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也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說得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叫她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劉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著了親，別空空兒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裏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嘗嘗，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趟。」…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越發得了趣味<sup>22</sup>。

兩個老奶奶都有著不盡相同「寬心」的長壽秘訣，相較於「不寬心」的女孩們，人生在世就是為「苦」所累。林黛玉正是如此，總是『哭』出一腔心事<sup>23</sup>。她的心事何嘗不是只為一個『寶玉』，她癡癡守著「木石前盟」，將愛情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所以一直無法寬心以對，經常潸然淚下。連賈母也急氣的說『不是冤家不聚頭』。

黛玉對寶玉的愛畫地自限。為了「金玉」你試我探的，衍伸許多妒忌、猜疑和藏心的事出來，又加上埋怨自己，無人依靠，搞得多愁善感，整天淚眼婆娑。她的精神找不到寄託，看著滿院子花落一地，就像是自己的身世，沒個地方倚身寄託。就像林黛玉臨死前，對丫頭紫鵑說：「她是乾乾淨淨的來，也要乾乾淨淨的走，怎麼來個處，就怎麼個回去」。

自小沒了爹娘來倚靠賈府，凡事終是寸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恥笑了她去。自尊心強的她，活得比誰都辛苦。「一

<sup>2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03-604。

<sup>23</sup> 胡文彬《紅樓夢人物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P15。

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至始至終都認為自己，無依無靠。恨父母早死，無法在她的身邊作主，憤懣、怨懟。在愛情上，黛玉對寶玉的「不放心」而經常鬱鬱寡歡，經常哭泣，加上體弱多病。終究夭折在賈府瀟湘館。

相較林黛玉為情不放心、不寬心、愛哭成性。賈元春就顯得向宿命低頭的女孩兒了。元春是個標準的儒家淑女，因賢孝才德被選入宮中，她形容宮中「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背負著賈府榮辱興衰。自入宮後，用盡方法請人帶信與家人聯繫。

後宮三千嬪妃，明爭暗奪，面前是笑臉，背後是一把刀。哪一個不是戰戰兢兢，謹言慎行，隨時保持警覺性。不可避免，元春當然了解這個道理，在後宮想要佔有一席之地，猜中皇上的心思那是必要的；想要活命，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是勞心勞力的工作！

元春雖富貴已極，後宮是個人性的殺戮戰場，鬥爭讓她無法快樂，更無燦爛笑容。骨肉各方，相思、委屈更無人可以傾訴，只能暗自流淚。<sup>24</sup>她嚐盡榮華富貴也飽受骨肉分離的辛酸，椎心之痛難以言狀，不由自主，淚眼婆娑卻又強顏歡笑，多年來想家的念頭，終究無法釋放。就在她歸省親人一幕，哭得唏哩嘩啦，仍然要強顏歡笑。

終無意趣的皇宮，就好比一副棺材，埋葬了她的人生，斷送她的性命。正如燈謎「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sup>25</sup>」。(二十二回) 因賈妃突然暴病，痰厥嚴重無法言語，太醫束手無策薨逝於宮裡，再也不用勾心鬥角，反正她想要的從未曾得到過。看似富貴榮華，但是，在命運與環境鬥爭，讓她無法開懷大笑；膝下無兒，不知多久才能再度得到皇帝的寵幸；想家的心，不知道多久才能在省親一次。

賈母與元春都是富貴之人，劉姥姥與林黛玉也都受到賈府幫助，但是，賈母與劉姥姥就懂得接受人生無常，故活在當下，長壽健康。林黛玉與賈元春就無法領悟接受人生無常，故不知道活在當下。才會生病夭折。

---

<sup>24</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72。

<sup>25</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47。



## 第五節 功利薰心或閑雅自適

功利薰心或閑雅自適又是一種對稱設計，就像是忙與閒、男或女一樣，在寫作上經常運用，易於辯論，易於突顯，從矛盾中加以比較。功利似乎和現實畫上等號，紅樓夢功利的人物有：賈雨村、王熙鳳、薛寶釵、李紈、元春、湘雲...。另一種人，他性空靈，孤芳自賞，不外求身外之物，處之閒適淡然：甄士隱、賈寶玉、林黛玉、惜春、迎春、妙玉...。

賈雨村，滿腔的理想只為了，「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sup>26</sup>」。在甄士隱的幫助下，脫離了賣字作文為生，進京趕考去了。結果揚名立身，當了官。剛走入仕途的他「才幹優長」，因為不懂官場文化，所以被參了一個「恃才侮上」的罪名，讓他丟了官。這是他第一次當官。

揮別第一次不愉快的經驗。第二次藉賈府勢力的關係，補到了應天府。就職第一天就碰到「兩家爭買一婢，毆死人命」的馮淵命案。這一回，經由門子的教導，他學到了停、看、聽。他知道案中的婢女是恩人，甄士隱的女兒；另一個是門子口中『護官符』之一「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的薛呆子薛蟠。而薛家又跟賈府牽連著。為了眼前的官職，他只好相信門子的話，做個收起良知『大丈夫相時而動』『趨吉避兇者為君子<sup>27</sup>』選擇明哲保身要緊，並宣告放了薛蟠。香菱及冤死的馮淵，徇情枉法胡亂把香菱判給了薛家，馮淵一條命就用銀子打發掉了。雨村見利忘義，仕途仍然宦海浮沉，最後仍因為待罪褫籍為民。儘管為了權勢、名利奔波了大半輩子，仍看不破。

相較於賈雨村「才幹優長」，王熙鳳「殺伐決斷」有過之而無不及。第十三回賈珍說「從小兒大妹妹玩笑著，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sup>28</sup>」。協理寧國府看得出王熙鳳確實才幹優長，她對寧國府的弊端殺伐決斷，果然夠辣。她攀著老祖宗賈母，處處迎合討賈母開心，深得賈母疼愛。她明白，只有在老祖宗的保護傘下，才有機會出頭。她現在是賈府的掌門人，膽

<sup>26</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

<sup>27</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7。

<sup>28</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05。

子也越磨越大，欺上瞞下，狠毒無情。尤其以第十五回「弄權鐵檻寺」、六十八回「酸鳳姐大鬧寧國府」為最深刻，老尼求鳳姐辦事。其中有一句話出自鳳姐「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得銀三千兩銀子草菅人命，拆散人家的因緣，無辜害死了一對多情的兒女。用盡心機只為了逼死尤二姐，欲陷害張華於死命，還好旺兒不忍逃過一劫；自此鳳姐就經常仗勢欺人，她更利用職務之便挪用月錢，放高利貸大賺私房錢。賈府抄家之後家亡人散各奔騰，機關算盡的她枉費懸了半世心，終於大廈傾，最後落得自食惡果，短命而終。

薛寶釵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規範和傳統社會的功利思想，她竭力掩蓋那份功利心，她具有才、德、貌三全之女<sup>29</sup>。她個性藏愚守拙，不露鋒芒，鳳姐曾說她「不關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有一句話正是與賈雨村「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有一曲同工之妙的「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寫出寶釵想進宮候選才人、贊善之職，一展長才的抱負。

在寶釵的情感上，她認為「金玉良緣」是一對兒，因此遵從母親作主，選擇當賈府的寶二奶奶。為了寶玉得未來著想，屢勸寶玉致力於經濟仕途，好光宗耀祖，不愧天恩祖德。讓她頻借寶二奶奶的位子，守住封建家族的利益，實現她的理想。就在寶玉中舉後，粉碎了金玉良緣，獨守空閨。寶釵在傳統的功利主義薰陶下，鞭策自己，捍衛家族的興盛，到頭來還是一場『空』，令人不捨寶釵。

相對於儒家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曹雪芹另外安排一批道家「無為」追求解放自我意識的人物：如甄士隱，不掛心於經濟仕途，一切隨遇而安。成日在花園裡拈花惹草，酌酒吟詩，過著自由隨意的生活。

賈寶玉他不拘小節隨興的生活，反封建制度的男尊女卑和主僕階級之分。排斥讀書文章、討厭八股科舉，視功名利祿如糞土。有次史湘雲因賈雨村指名要見寶玉趁機勸他考個舉人進士的。自認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的寶玉生氣起來，直接請她出去。寶玉說：「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若她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她生分了。<sup>30</sup>」他認為：「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得釣名沽譽，入

<sup>29</sup> 劉再復《紅樓人三十種解讀》，頁 48。

<sup>30</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00。

了國賊祿鬼之流。...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sup>31</sup>」除《四書》外，竟將別的书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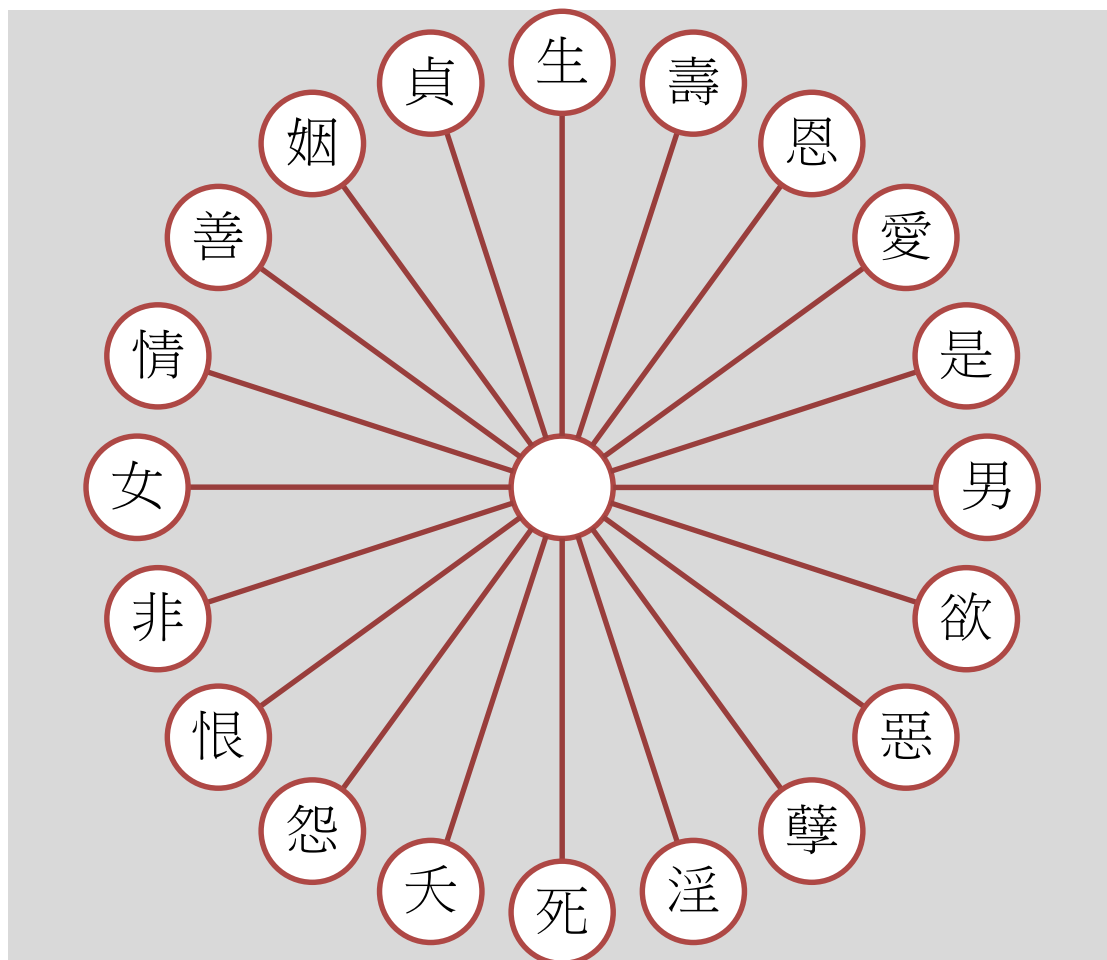
林黛玉一生只為了寶玉而活，其餘一概不管。她追求性靈的真，她不擅人際關係的鋪陳圓滑，有甚麼就說甚麼，常常讓人恨得牙癢癢的。她也厭惡功名利祿，所以她從不勸寶玉走入仕途，順其自然，淡泊名利，活在跟甄士隱一樣的爛雅自適生活中，安逸快樂，只為了自己的心不為別的。

曹雪芹用寶釵襯托了黛玉不為世俗所累、用賈雨村凸顯了甄士隱大徹大悟的覺悟者；用甄士隱來對比賈雨村的功利薰心，看不破「權勢」幻象，最後落了一場「空」。曹雪芹在他的小說一開篇就討論色空、有無、真假、生死、夭壽、恩怨...（見圖八）問題，就請一僧一道唱「好了歌」，告訴世人是非、生死、男女、愛恨、情慾...這些人生課題，遠遠超過，政治、經濟、社會情愛、嫉妒、怨懟、嗔惡都如雲煙，風吹即散。人世的遺憾，唯有相慰於諒解與包容。對眾生「存在境界」提出心靈困境和精神出路的問題：「浮生做甚苦奔忙」。又因為太過宇宙境界、太過哲學了，只能善用文字加點色彩，多點托月烘雲、帶點曲折隱線寄託於滿紙荒唐言，讓眾人更加了解『空空』道人就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人生價值。

---

<sup>3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45。

圖八 人生價值多元對照 根據許建崑在清水高中演講稿改定 作者自製



註：是非、生死、男女、愛恨、情慾...這些人生課題，遠遠超過，政治、經濟、社會情愛、嫉妒、怨懟、嗔惡都如雲煙，風吹即散。人世的遺憾，唯有相慰於諒解與包容。

## 第六章 結論

《紅樓夢》是不朽的文學作品。其中最出色的部分，就是它的對稱設計，使讀者看見了大千世界眾生形象。本次研究針對《紅樓夢》對稱設計作為研究對象。

《紅樓夢》兩個對比的世界，探討出大觀園外的現實世界與大觀園內的虛幻世界。用甄士隱言引出假語村言。在人物對稱分析，曹雪芹運用了許多繪畫的方式，渲染出人物的個性，各有面目不相混合而且對立。更讓配角藉由劇情的發生更加顯著。譬如：我在前面第三章人物對稱分析中指出，賈府三千金就是曹雪芹刻意下足功夫，從情節發展上，將他們的個性上經營出來。她們並非主角、出現回數並沒有黛玉、寶玉、寶釵、鳳姐來的多，所以對她們的印象不深刻，只好從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展開劇情、渲染場面的氣氛，才能讓他們動了起來、活了起來，主子一前、丫鬟一後對比出來，可見作者的用心，讓讀者看到她們的存在。

在情節部份相互對貞。其觸角涉及廣泛：主題、情節、人物、宗教、禮儀等等，除了用渲染、對稱之外，交替用了許多互補或伏筆或象徵等等方式來鋪陳人物前後遭遇之比或是個性之比；或以突出的事件前後遙對，首尾對貞，虛實相間，讓矛盾與衝突的碰出藝術美。又以穿針引線，引出一堆人物。它可以是一個人一個人的比較，有或是可以一組人或一群人。每個人物表現出來的說話態度就是一種藝術手法。兩兩相照，有互補作用，令欣賞者陷入主角之中。又在情節上面可遙遙相對，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又一村。

寶玉兩次遊太虛幻境，一次迷一次悟的對比；鳳姐兒與寶玉被道婆陷害導致中邪夭折對應兩人的慶生互為照應；還有秦可卿兩次勸喻，一次在興盛時期一次在衰敗之際兩兩相照；到了大觀園的全盛時期與走入滅亡的伏筆照應。在渲染白描手法，寶釵是儒家的捍衛者，黛玉是儒家的背叛者；寶釵是遵循禮法的封建完美女兒，黛玉追求愛情至上的性情中人；賈母是長命百歲的代表，林黛玉則是夭折的代表；賈母是富貴享樂之人，劉姥姥是貧賤長壽之人，作者藉由白描勾勒出人物的特色加以渲染她們的形象，相映成趣。

因此，研究出《紅樓夢》可從第一章緒論來看版本問題及前人研究回顧及研究方法是對稱設計的方式來分析。第二章《紅樓夢》兩個對比的世界，來清楚分析對比的藝術設計，由大觀園與人物來對比。第三章《紅樓夢》人物的對稱分

析，來分析曹雪芹筆下活靈活現的人物個性、口吻。第四章《紅樓夢》的情節對貞，從首末兩回對應開始，一一比對情節上，曹雪芹在情節設計上的呼應技巧，前後對貞的藝術美。第五章《紅樓夢》人生價值觀的探討，讓讀者更接近曹雪芹的創作思想。我將研究分析後，濃縮成三個作結：

## 一、從好了歌論人物

「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sup>1</sup>」，

「好了歌」的含意不就是告訴世人，人生如夢，夢如人生，一但停止呼吸，變成骷髏，甚麼都帶不走，只剩下一個土饅頭。所以《紅樓夢》一開篇就重新定義「故鄉」，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故鄉在廣大無邊浩瀚之中，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是到他鄉走一遭，只是過客。許多人卻把匆匆的過處當故鄉、當立足之境呢？反客為主，慾望膨脹，日以繼夜的爭奪金銀名利的浮華境遇。又有誰像甄士隱極具慧根，趁早脫離苦海：

### 《好了歌》解注 甄士隱

陋室空堂，當年筓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

<sup>1</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2。

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  
是為他人作嫁衣裳<sup>2</sup>！（第一回）

《紅樓夢》所呈現的永恆不就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甄士隱的「好了歌注解」，林黛玉的「無立足境，方是乾淨」，賈寶玉的「萬物歸空」，最終都是解脫在宇宙之境，也正是《好了歌》那個真正「了」的大自由，大自在之境。余英時說，曹雪芹利用二元對立的藝術方式呈現，情節處處可見真假到是非、沉迷到徹悟、魔崇到慶生、興盛與滅亡、勸說與暗喻，無論是假語或是真事有或虛幻或現實，讓讀者對應自己的人生觀。

## 二、從人物論紅樓夢情節悲劇

曹雪芹把「女子從禍水」的罪名，硬生生地給翻成了「女子是淨水。」而男子是臭氣污濁之水。《紅樓夢》裡榮華富貴、異樣女子，跳脫不出傳統社會的影子。血肉飽滿的人物，插入傳統社會，還是逃脫不了「大家庭」及「官場」衍伸出的問題，這是亙古不變的橋段。所以，成也是「人」敗也是「人」映襯相對。

還記得「假作真時真亦假」，由太虛幻境來告訴讀者，故事情節是用人物甄士隱、賈雨村的不同際遇，勢利和人情，隱喻對稱的小節，帶出榮寧兩府，因過於安逸，才有不肖子孫惹出傷風敗俗生事來，造成抄家下世的光景悲劇。

曹雪芹藉由首尾對貞，從甄賈相遇為起首，又與甄賈相遇作結。中間又插入冷子興來演說賈府的敗亡，是內到外，近到遠的對稱技巧來到敘。劉姥姥一進、二進、三進或四進到賈府，藉由她的眼，從外到內，遠到近，來觀看賈府的起落。賈寶玉遊太虛幻境，引出賈府敗家根本在寧國府。曲子雖然是寫秦可卿，實際由「美」引「醜」事，再以賈寶玉重遊太虛幻境，悟道。秦氏之「死」，引出爬灰，荒「淫」的賈府子弟；賈瑞的死又對稱出鳳姐的病。賈府在最興盛之際，大肆斥

<sup>2</sup> 馮其庸等《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

資興建大觀園，對稱大觀園遭錦衣衛抄查，導致賈府財產一夕全無。從人物安排，賈府主僕明爭暗鬥，肝膽相照的無一。用「人物」穿針引線，真事隱去，假語存焉成了情節對稱的結構主線。

### 三、紅樓夢的主題對稱

《紅樓夢》寫出的主題不外乎以世俗之眼，堪嘆古今「虛幻」情不盡，總在「現實」聲色貨利所迷惑。又在「假語」「真事」之中相呼輝映，由甄士隱、賈雨村的交錯來擔當，真事被廢棄和假語出來存活隱喻<sup>3</sup>，勾畫出這麼一個故事來。因此《紅樓夢》的主題對稱，則是在「無」中而不是在「有」中。雖然整部《紅樓夢》的主角不是甄士隱與賈雨村，卻一出場就表明了這個故事的主題，暗示小說的全部閱覽。「夢幻識通靈」概括甄士隱，因經歷過災難，很快覺悟，遁入空門隱去；「風塵懷閨秀」描述賈雨村在官場上，數度載浮載沉。在第四回「

把握生命，活在當下。曹雪芹要眾人「學」習：「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驀然回首的「頓悟」<sup>4</sup>就在心中，不需遠求。跛足道人，瘋癲落脫，麻屣鶉衣，沒有任何聖者相、智者相、先明相、貴人相、導師相…但他「好了歌」卻是許多聖者、智者、先明者、導師者等，永遠無法領悟的真理，他所唱的「好了歌」點破人世間荒誕的根本處。人生總是被短暫的「色」「慾」所迷惑，而不自知，而不知覺，而不自拔<sup>5</sup>。

《紅樓夢》不用聖人言來教育，也不用因果報應來誠言，而是「甄士隱言」、「假雨村言」、「石頭言」最平常不過的形式來與讀者作心靈交流。這就是《好了歌》『空』『無』的本意。它包括了所有宗教的大旨。「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曹雪芹藉一僧一道來告訴世人，他用盡一生所見所聞《好了歌》解注。關於今昔互異的人生奧秘，到頭來就一個字「空」。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萬物歸

<sup>3</sup> 李劫《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上海：知識出版社，1995年8月)，頁83。

<sup>4</sup> 劉再復《共悟紅樓》，頁13。

<sup>5</sup> 劉再復《共悟紅樓》，頁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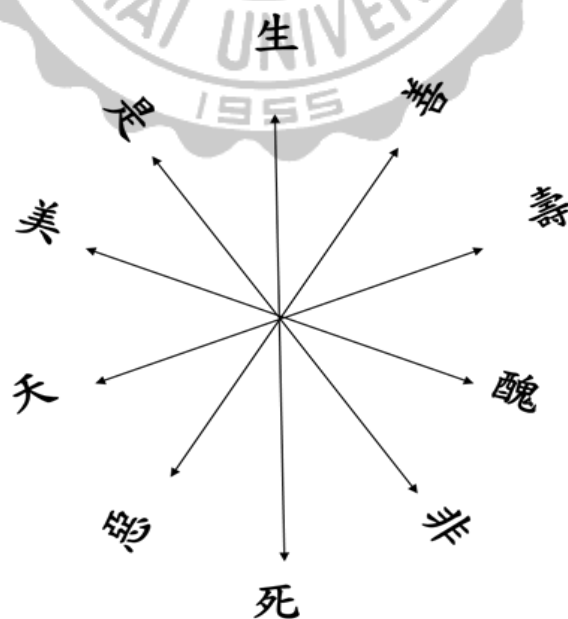
空」，「情」、「色」的主題恰好就與「空」對稱。紅樓一夢終究成『空』，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紅樓夢》處處充滿著人生的大智慧，好比百科全書，上至陰晴圓缺，下至人情世故，處處都是翻過筋斗來的。曹雪芹用盡一生的經歷，將人生哲理，用故事緩緩帶出，叫世人隨著起承轉合融入他要表達的思想。「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人生總在色與空，有與無，真與假之間循環，曹雪芹融合了儒家、佛家、道家來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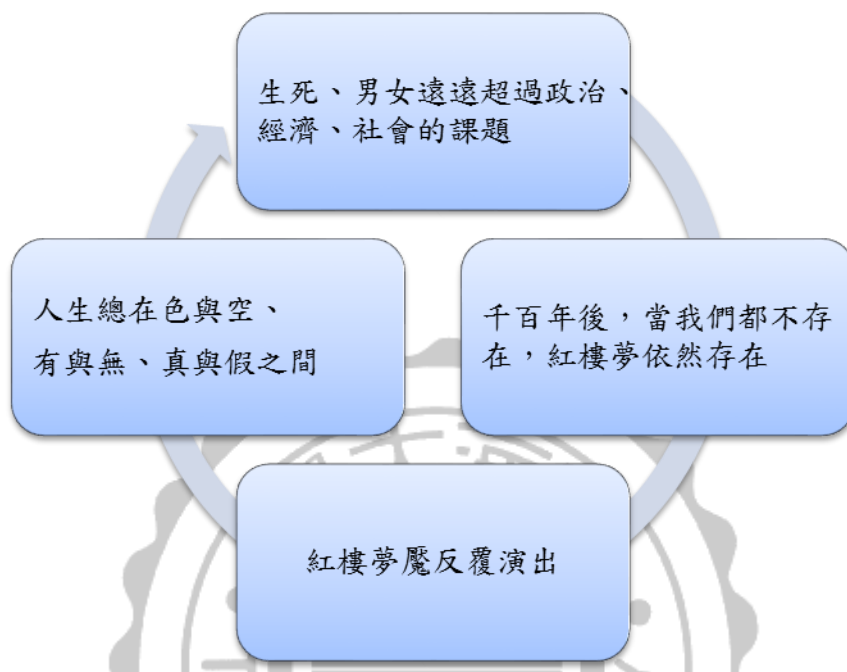
曹雪芹用頑石隱喻眾生，人世間就是紅樓，以假為真的世界。它無法圓滿，充斥著二元對立(見圖九)，而人生總在對稱對立之間反覆再反覆，紅樓夢魔當然是演不完，道不盡了。千百年後當我們都不存在，紅樓夢依然存在(見圖十)。它永遠提醒著汲汲營營的人們，不要忘了追想與重構純潔的世界，它真的存在於人的心中。曹雪芹不斷地運用小說中的對稱方式，巧妙的告知世人，我們以為擁「有」的其實是虛幻，只是萬境歸「空」的真實。

圖九 《紅樓夢》二元對立的世界 根據許建崑在清水高中演講稿改定

作者自製



作者自製



《紅樓夢》是一個虛擬的世界，曹雪芹用後設技巧，來讓這一個故事歷久彌新。藉由石頭上所記的故事，經由空空道人的抄錄，尋找曹雪芹，不知經過了幾生幾世，暗喻著人間相近的故事，永遠流傳不盡，興敗成亡轉頭空，永遠是人間永無止境的反覆<sup>6</sup>。自從《紅樓夢》進入了我的生命，被曹雪芹筆下千變萬化、繪聲繪影的藝術技巧，絕妙的宛如欣賞一幅生動的清明上河圖。在起承轉合中樹造百年不朽的鉅著。《紅樓夢》自知非數萬字就可以將它的對稱美、藝術質感論述精闢。光一個大觀園，就可以運用對稱來寫一本書了，十二金釵個人學書才淺，無法窺盡，希望藉自己所學的一點心得，能為《紅樓夢》的研究添上一塊磚。

<sup>6</sup> 曹美良等《台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頁 66。

# 參考文獻

## 傳統文獻

-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2月)
- 清·曹雪芹著，《紅樓夢叢書戚蓼生序抄本石頭記》，(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4月)
- 清·曹雪芹著、高鶚續《紅樓夢》，(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10月)



## 近人論著

- 【德】莫宜佳，韋凌譯《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2008年9月)
- 【美】伊方·斯特倫斯基著，李創同，章經緯譯《二十世紀的四種神話理論》，(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6月)
- 【美】浦安迪 編釋《紅樓夢批語偏全》(北京：北京大學，2003年7月)
- 【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1996年3月)
- 【英】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2002年1月)
- K.Wong 著、黎登鑫譯，《紅樓夢的敘述藝術》，(台北：成文出版，1976年8月)
- 一粟，《紅樓夢卷》，(台北：新文豐，1989年10月)
- 木鐸編，《美學辭典》，(台北：木鐸出版，1987年12月)
- 毛德彪、朱俊亭等編著，《紅樓夢注解》，(廣西：廣西人民，1979年3月)
- 王太愚，《紅樓夢人物論》，(台北：長安出版，1979年)

- 王定天，《中國小說形式系統》，(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8月)
- 王國維、王太愚、林語堂等，《紅樓夢藝術論》甲編三種，(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
- 史任遠編《紅樓夢新論》(香港：大源書店，1969年1月)
- 本社編輯《紅樓夢研究資料彙編》(台北：明倫出版，1971年12月)
- 玉乃球、湯世洪、湯國元、陳建華、詹鵬萬，《紅樓夢詩詞鑑賞》，(廣東：廣東高等，1994年3月)
- 田于編《紅樓夢敘錄》，(台北：漢苑出版，1976年8月)
- 皮述民《紅樓夢考論集》，(台北：聯經出版，1984年)
- 石玉春，《紅樓夢筆談-石頭記不等於紅樓夢》，(上海：上海百家，2009年2月)
- 朱一冰《紅樓夢研究集》(台北：幼獅文化，1972年8月)
- 朱玄一《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開南大學，2001年10月)
- 朱嘉雯，《紅樓夢論集——林黛玉的異想世界》(台北：秀威資訊，2007年10月)
- 何其芳：《論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8年)
- 余昭《紅樓人物的人格解析五嶽歸來更愛山(士銘散文選)合訂本》(台北：書華出版，1989年6月)
-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市：聯經出版，1978年)
- 佛洛伊德，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1975年8月)
-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1973年9月)
- 吳世昌 吳令華編：《紅樓夢探源》，(上海：上海古籍，1980年)
- 吳恩裕：《曹雪芹叢考》，(上海：上海古籍，上海，1980年)
- 吳組緝：《論賈寶玉典型形象》，(北京：北京大學，1956年)
- 岑佳卓編：《紅樓夢評論》，(台北：棣芳文庫，1988年)
- 李君俠《紅樓夢人物介紹》，(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 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作家出版，1957年)
- 李辰冬《紅樓夢研究》(台北：新興書局，1962年10月)
- 李喬《小說入門》(台北：時報文化，1986年8月)

李鳳飛，張大生編《新解-紅樓夢》(北京：西苑出版，2010年5月)

李鴻淵《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2001年12月)

杜景華《紅學風雨》，(武漢：長江文藝，1981年)

沈治鈞《紅樓夢成書研究》(北京：中國書房，2004年3月)

私立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6》(台北：聯經出版，1983年7月)

邢治平《紅樓夢十講》，(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7月)

那宗訓《台灣所見紅樓夢研究書目》(台北：新文豐出版，1982年9月)

周先慎《明清小說》(北京：北京大學，2003年3月)

周汝昌、周建臨整理《紅樓新境》(北京：中國大百科，2012年1月)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

周汝昌《紅樓小講》(北京：北京出版，2002年1月)

周思源《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2004年7月)

宗白華《美學與意境》(台北：淑馨出版，1989年4月)

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續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1999年5月)

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出版，1988年3月)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上海：棠棣出版，1952年)

俞平伯《紅樓新解》(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

俞平伯 王惜時參校《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上、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6月)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79年)

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新一版)，(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

姚一葦《藝術的奧秘》(台灣開明，1974年7月)

姜耕玉《曹雪芹與紅樓夢》(台北市：莊嚴出版，1986年2月)

姜濤《紅樓夢藝境探奇》(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年12月說第一版，2007年7月)


施寶義、劉蘭英等《紅樓夢人物辭典》(廣西：廣西人民，1989年5月)

柯慶明：《中國文學美感》，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12月。

- 紅樓夢研究集刊編委會《紅樓夢研究集刊 1~14 輯》，(上海：上海古籍，1981 年 11 月)
- 紅樓夢學刊編輯委員會《紅樓夢學刊》，(北京：紅樓夢學刊)。
- 胡菊人《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香港：百頁書舍，1977 年)
- 胡適《紅樓夢考證》第一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
- 郁沅《心物感應與情景交融-中國美學範疇叢書之十四》(南昌：百花周文藝，2006 年 3 月)
- 唐富齡《紅樓夢的悲劇意識與旋律美》(武漢：武漢大學，2000 年 3 月)
- 孫愛玲《紅樓夢對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7 年 9 月)
- 孫旗《紅樓夢研究》(台北，大中國圖書，1968 年 12 月)
- 孫遜、孫菊園《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粹》(台北：大安出版，1991 年 1 月)
- 徐仁存、徐有為著《程刻本紅樓夢新考》(台北：國立編譯館，1982 年 10 月)
- 徐慰忱編《紅樓長人物素描》(台北：五洲出版，1974 年 3 月)
- 馬瑞芳《誰解其中味-紅樓夢的/經典愛情習題》，(台北：天下遠見，2008 年 8 月)
- 啟功《啟功給你講紅樓》(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康來新《失去的大觀園-紅樓夢》(台北：時報文化，1981 年 9 月)
- 康來新《石頭渡海-紅樓夢散論》，(台北：漢光文化，1985 年 2 月)
- 康來新《紅樓夢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1981 年 4 月)
- 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台北：大安出版，1986 年 6 月)
- 康來新《紅樓長短夢》(台北：駱駝出版，1996 年 11 月)
- 張之 擬補《紅樓夢新補》(台北：禮記出版，1984 年 4 月)
- 張方《虛實掩映之間》(南昌：百花洲文藝，2005 年 12 月)
- 張洪波《紅樓夢的現代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8 月)
- 張國風《紅樓夢》趣談與索解，(瀋陽：春風文藝，1997 年 10 月)
- 張愛玲《紅樓夢魘》(台北：皇冠文化，2010 年 8 月)
- 張慶善、劉永良《漫說紅樓》，(台北：三聯書店，2001 年)
- 張錦池 《紅樓十二論》，(天津：百花文藝，1995 年 6 月)

- 張寶坤 編《名家解讀紅樓夢》，(濟南：山東人民，1998年1月)
- 曹雪芹著、高鶚續，路振平、湯洋輯錄《紅樓夢人物系列賈寶玉和丫環們》(湖南：湖南文藝，1997年5月)
- 曹雪芹著、高鶚續，路振平、湯洋輯錄《紅樓夢人物系列賈寶玉和林黛玉》(湖南：湖南文藝，1997年5月)
- 曹雪芹著、高鶚續，路振平、湯洋輯錄《紅樓夢人物系列鳳姐》(湖南：湖南文藝，1997年5月)
- 梅苑《紅樓夢的重要女性》，(台北：台灣商務，1967年2月)
- 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台北：大安出版，1994年3月)
- 郭豫適《紅樓夢研究文選》，(上海：華東師範，1988年4月)
- 陳玲瑩《賈寶玉的道家生命型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2008年7月)
- 陳美玲《紅樓夢中的寧國府》(台北：文津出版，1999年5月)
- 陳美玲《紅樓夢裡的小姐與丫鬟》(台北：文津出版，2001年8月)
- 陳詔文、戴敦邦《紅樓夢尋芳圖譜》(天津：楊柳青畫社，1990年9月)
- 陳維昭《紅樓夢一百句》(台北：龍圖騰出版，2012年2月初版)
- 喻曉紅，《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箋說》，(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曾揚華《漫步大觀園》，(台北：遠流出版，1998年)
- 馮其庸《曹學緒論》，(北京：光明日報，1992年10月)
- 黃維樑《中國文學縱橫論》(台北市：東大圖書，1988年8月)
-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台北：里仁書局，1987年)
-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台北：里仁書局，1987年6月)
- 詹丹《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上海：東華大學，2003年7月)
- 趙剛、陳鍾毅著《紅樓夢研究新編》(台北：聯經出版，1984年9月)
- 趙剛《紅樓夢考證拾遺》(香港：高原出版，1963年11月)
- 劉心武《劉心武續紅樓夢》(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4月)
- 劉再復、劉劍梅《共悟紅樓-關於紅樓夢的長篇對話錄》(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10月)

- 劉再復《紅樓夢哲學筆記》，(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2月)
-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台北：聯經出版，1981年)
- 劉夢溪《牡丹亭與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2010年5月)
- 墨人《紅樓夢的寫作技巧》(台北：天華出版，1966年11月)
- 歐麗娟，《紅樓夢人物立體講》，(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
- 蔚然《紅樓夢的寫實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3月)
- 蔡炳焜《漫說紅樓》(台北：聯經出版，1981年10月)
- 鄭鐵生《紅樓夢敘述藝術》(北京：新華出版，2011年11月)
- 魯太愚《紅樓夢人物論》(台北：天華出版，1979年9月)
- 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台北：聯經出版，1979年8月)
- 韓金瑞、賈文忠編《紅樓夢人物大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9月)
- 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台北：東大圖書，1977年8月初版)
- 羅德湛《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7月)
- 龔鵬程《紅樓縱談》(山東：山東畫報，2012年2月)



### 期刊論文

王三慶：《紅樓夢版本研究》，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0年6月。

王志堯著，〈「好」與「了」的徹悟——賈府的興盛與衰敗論略〉，《巢湖學院學報》2004第六卷，第5期。

方冠中、彭子雲〈從「虛幻」到「超脫」的《紅樓夢》鏡像—兼論一個「新夢」的可能〉，《國文天地》，2013年10月號，第29卷第五期。

江寶釵著，〈論《紅樓夢》的真假結構所顯示的意義〉，《紅樓夢學刊》1996第二輯。

杜景華著，〈《紅樓夢》與禪宗〉，《紅樓夢學刊》1990第三輯。

宋淇《大觀園研究資料匯編 論大觀園》，香港《明報》第81期，1972年9月。



汪玉玫：《紅樓夢中賈府女性人物論》，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汪品潔〈《紅樓夢》悲劇意識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年。

邱麗靜：《從盛筵必散探討紅樓夢不二禪思》，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1年。

徐緝熙，〈說說芙蓉誅〉。閱讀 MOOK(第十一卷)，21世紀出版社，P104~106。

賴芳伶：《紅樓夢》「大觀園」的隱喻與實現，東華漢學，2014年6月，頁243-280。

歐麗娟：「冷香丸」新解-兼論《紅樓夢》中之女性成長與二襯補之思考模式，台大中文學報，2002年6月，頁173~228。

陳美玲著，《紅樓夢中寧國府》，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5月。

陳峻興：《兼美論—《紅樓夢》人物關係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論文，2009年。

陳蓉萱：《紅樓夢丫鬟析論——以重點人物為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年8月。

董皖昱，〈劉姥姥人物形象的作用性研究〉，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一六〇期 2003年7月。

## 網路資料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迷論壇：<http://www.hungmi.com/bbs/viewforum.php?id=5>

金中，平湖紅學：<http://www.phhx.net.cn/view.asp?ID=926>，從此岸到彼岸-讀紅有感。

紅樓夢研究，中國國學：<http://www.confucianism.com.cn/>

俊逸，曹雪芹筆下的人生觀，<http://life.fhl.net/Literature/culture/hongindex.htm>

紅樓夢中文網，紅學研究：<http://www.honglougengs.cn/>

歐麗娟，《紅樓夢》，台大開放課程，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101S120/15>

劉夢溪，《紅樓夢》創造的中國式愛情符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69fd50100bhap.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69fd50100bhap.html)

羅鳳珠，紅樓夢網路教學資料研究中心，元智大學資訊管理系，

<http://cls.hs.yzu.edu.tw/HLM/home.htm>

李盛圃 (2011 年 1 月 15 日)。從佛洛伊德談紅樓夢。(2015 年 3 月 8 日) 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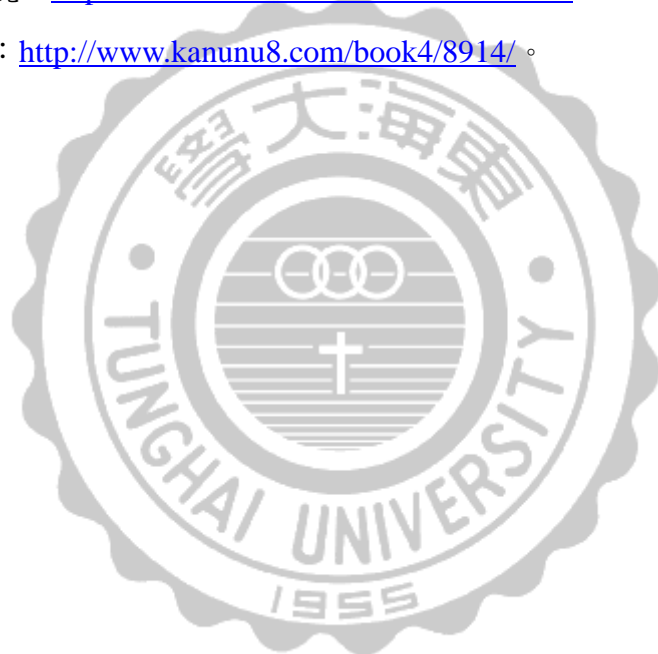
<http://blog.yam.com/readclub/article/35068290>

中國文化研究院 (2003 年)。賈寶玉。(2014 年 5 月 5 日)取自

<http://www.chiculture.net/0420/html/b11/0420b11.html>

百度百科之太虛幻境，<http://baike.baidu.com/view/732071.htm>。

劉心武揭密紅樓夢：<http://www.kanunu8.com/book4/8914/>。



## 附錄

### 附錄一 近人《紅樓夢》研究書籍

作者自製

註：本表根據紅樓夢電子書 291 部、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東海圖書館補充。

作者	書 名
一粟	紅樓夢資料彙編 紅樓夢書錄
王崑崙	紅樓夢人物論 王崑崙文集 晴雯(崑曲)
王關仕	紅樓夢研究 紅樓夢考鏡 微觀紅樓夢 紅樓夢指迷 紅樓夢新論：閒枕脂評夢紅樓
王志武	紅樓夢人物衝突論 紅樓夢評點本 小說三論 紅樓夢中的王夫人和賈寶玉矛盾的成因特點和性質
王朝聞	論鳳姐
王蒙	不奴隸，毋寧死？—王蒙談紅說事 紅樓啟示錄 紅樓夢
白盾	悟紅論稿—白盾論紅樓夢 紅樓夢新評 紅樓夢研究史論
朱玄一	紅樓夢資料匯編 古典小說版本資料選編 紅樓夢人物譜 紅樓夢脂評校錄 明清小說資料選編
皮述民	紅樓夢考論集 蘇州李家與紅樓夢

	<p>李鼎與石頭記 中國章回小說源流</p> <p>期刊論文:</p> <p>賈寶玉的形象意義與人物原型 從李鼎「石頭記」中的「幾個異樣女子」說到曹雪芹「石頭記」中的金陵十二釵 論石頭記批書人梅溪、松齋均當姓李 「石頭記」詠論賈寶玉詩詞綜探—「李鼎、脂硯、寶玉三位一體說」的解謎實證 論「石頭記」八十回的形成—從李鼎的「石頭記」到曹雪芹的「石頭記」</p>
李鴻淵	紅樓夢人物對比研究
李希凡	紅樓夢藝術世界 沉沙集—李希凡論紅樓夢及中國古典小說 紅樓夢評論集
李辰冬	李長之、李辰冬點評紅樓夢 紅樓夢研究
余英時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呂啟祥	紅樓夢開卷錄 紅樓夢會心錄 紅樓夢與中國現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 紅樓夢大辭典 紅樓夢稀見資料匯要 紅樓夢尋—呂啟祥論紅樓夢 老莊哲學和紅樓夢的思辯魅力
林冠夫	論王府本與戚序本 紅樓夢版本論 紅樓夢縱橫談 紅樓夢與清代佛學 紅樓詩話 紅樓詩語 曹雪芹
林語堂	紅樓夢人名索引
林素玟	紅樓夢何夢
周汝昌	石頭記會真

	<p>石頭記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我與胡適先生  定是紅樓夢裡人-張愛玲與紅樓夢  和賈寶玉對話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石頭記  周汝昌夢解紅樓  紅樓夢新證  紅樓夢辭典  紅樓夢真本  紅樓夢的歷程  紅樓十二層  紅樓夢/曹雪芹著  紅樓真本—蒙府、戚序、南圖三本石頭記之特色  紅樓藝術的魅力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紅樓小講  紅樓別樣紅  紅樓奪目紅  紅樓夢的真故事  紅樓夢真貌  風流文采第一人曹雪芹傳  脂雪軒筆語  恭王府與紅樓夢  恭王府考—紅樓夢背景素材探討  曹雪芹畫傳  曹雪芹傳  曹雪芹新傳  壽芹心稿  獻芹集</p>
周策縱	<p>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  玉璽·婚姻·紅樓夢——曹雪芹家世政治關係溯源  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  紅樓夢與西遊補</p>
胡菊人	<p>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p>
胡文彬	<p>紅樓夢敘錄  紅樓夢弟子書  紅樓夢說唱集</p>

	<p>紅邊勝語  紅學世界  紅學叢譚  紅樓夢在國外  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  紅邊漫筆  紅樓放眼錄  紅樓夢探微  冷眼看紅樓  海外紅學論集  台灣紅學論文選  香港紅學論文選  魂牽夢縈紅樓情載  列藏本石頭記管窺  夢香情痴讀紅樓  夢裡夢外紅樓緣  酒香茶濃說紅樓  酒香四溢滿紅樓  一杯夢酒上紅樓  胡文彬論紅樓夢  胡文彬點評紅樓夢  讀遍紅樓一不隨黃葉舞秋風</p>
宋淇	紅樓夢識要
杜景華	<p>紅樓夢藝術管探  紅學風雨  紅樓夢的心理世界  王熙鳳與紅樓夢的藝術結構  紅樓夢第五回與全書主題  紅樓夢寫入藝術新探  紅樓夢與禪宗  紅樓夢與道  紅樓夢的敘事流年及其隱寓探考</p>
吳世昌	<p>紅樓探源  紅樓夢探源外編</p>
吳恩裕	<p>曹雪芹叢考  曹雪芹佚著淺探  有關曹雪芹八種</p>

	考稗小記—曹雪芹紅樓夢瑣記
俞平伯	俞平伯學術論著自選集 俞平伯論紅樓夢 紅樓夢八十回校字記 紅樓夢後部四十回
孫玉明	日本紅學史稿 紅學：1954 紅樓夢本事之爭
孫遜	紅樓夢脂評初探 紅樓夢鑒賞辭典
浦安迪	紅樓夢中原型和寓意 紅樓夢批語偏全
高陽	曹雪芹別傳 紅樓一家言 紅樓夢斷
張愛玲	紅樓夢魘
張慶善	紅樓夢中人 漫說紅樓 名家解讀紅樓夢  紅樓夢學刊：  紅樓十二釵評傳序 棟亭集箋注序 解讀紅樓夢重在深入文本 劉心武"紅學"之疑序言 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讀宋淇《紅樓夢識要》 「曹雪芹與黃葉村」主題座談會 紅樓夢與明清美學序 紅樓夢疑難問題探索序 紅樓夢藝術與文化序 金玉緣圖畫集序 妙復軒評本·繡像石頭記紅樓夢序 紅學管窺序 讓歷史啟思未來——關於紅學通史編纂的構想與思考 曹雪芹祖籍論爭述評 張新之紅樓夢評點得失淺析

	<p>曹淵、曹顏與紅樓夢作者問題          王希廉紅樓夢評點新議          甲戌本與半畝園          桐花鳳閣主人陳其泰紅樓夢評點淺談          關於秦可卿天香樓之死的問題          一位鮮為人知的紅樓夢評點家—黃小田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評點初探          讀紅樓採珠漫筆          王熙鳳形象討論綜述文史知識          紅邊脛語味無窮          關於賈探春形象的討論          說芙蓉          探春遠嫁蠡測          史湘雲是『叛逆』嗎?—與凌解放同志商確          東鄰來客問紅樓</p>
郭豫適	<p>紅樓研究小史稿          紅樓研究小史續稿          紅樓夢問題評論集          中國古代小說論集          紅樓夢研究文選          論紅樓夢及其研究          曹雪芹寫“笑”——讀紅樓夢隨筆          林語堂對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研究          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驗教訓——評近半個世紀海內外索隱派紅學          紅學索隱派說到秦學研究及其他——論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          擬曹雪芹答客問:論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p>
郭玉雯	<p>紅樓夢人物研究          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          紅樓夢淵源論——從神話到明清思想          紅樓夢魘的考證意見與價值—以小處刪改與後四十回問題為主</p>
康來新	<p>失去的大觀園          石頭渡海          紅樓夢研究          紅樓長短夢</p> <p>期刊論文:</p>



	<p>身體的發與變：從《肉蒲團》、〈夏宜樓〉到《紅樓夢》的偷窺意涵</p> <p>淚眼先知—評《重讀石頭記》第五章〈悲劇〉</p> <p>評歐麗娟《詩論紅樓夢》</p> <p>有個姑蘇城—士隱、世情書、道成肉身</p> <p>《紅樓夢》在戰後台灣的接受考察〉</p> <p>可愛與可信——紅樓夢在台灣的傳播與研究</p> <p>研究、教學與出版——台灣紅樓夢近況 2000~2004</p>
康正果	重審風月寶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馮其庸	<p>論庚辰本</p> <p>論紅樓夢思想</p> <p>敝帚集—馮其庸論紅樓夢</p> <p>曹雪芹墓石論爭集</p> <p>曹雪芹家世新考</p> <p>曹學敘論</p> <p>紅樓夢新校注本</p> <p>紅樓夢大詞典</p> <p>紅樓夢概論</p> <p>夢邊集</p> <p>石頭記脂本研究</p>
梅節	<p>紅學耦耕集</p> <p>海角紅樓</p>
梁歸智	<p>紅樓夢探佚</p> <p>紅樓賞詩—《石頭記》詩詞韻語講論</p> <p>紅樓夢詩詞韻語新賞</p> <p>獨上紅樓：九面來風說紅學</p> <p>紅樓疑案：紅樓夢探佚瑣話</p> <p>紅樓探佚紅</p> <p>禪在紅樓第幾層</p> <p>新評新校紅樓夢</p> <p>被迷失的世界：紅樓夢佚話</p>
趙岡	<p>紅樓夢新編</p> <p>紅樓夢新探</p> <p>期刊論文：</p>

	<p>論「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脂硯齋與紅樓夢(上中下) 程高刻本紅樓夢之刊行及流傳情形 評陳慶浩撰《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p>
鄭慶山	<p>紅樓夢的版本及其校勘 紅樓夢脂評輯校 立松軒本石頭記考辨</p>
鄧遂夫	<p>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 草根紅學雜俎</p>
鄧雲鄉	<p>紅樓識小錄 紅樓風俗名物譚—鄧雲鄉論紅樓夢 紅樓風俗譚 紅樓夢導讀</p>
蔣和森	<p>紅樓夢概說 紅樓夢論稿</p>
歐麗娟	<p>詩論紅樓夢 紅樓夢人物立體論 紅樓夢面面觀·綜論卷</p> <p>期刊論文:</p> <p>《紅樓夢》論析——「寶」與「玉」之重疊與分化 《紅樓夢》中的〈四時即事詩〉：樂園的開幕頌歌 《紅樓夢》中的〈五美吟〉：開顯女性主體意識的詠嘆調 《紅樓夢》看曹雪芹的律詩創作 / 品鑒觀 《紅樓夢》詩論中的感發說 《紅樓夢》中的「紅杏」與「紅梅」：李紈論 林黛玉立體論——「變／正」、「我／群」的性格轉化 「冷香丸」新解——兼論《紅樓夢》中之女性成長與二元襯補之思考模式 《紅樓夢》中的「石榴花」——賈元春新論 《紅樓夢》中的「燈」：襲人「告密說」析論 《紅樓夢》中的「狂歡詩學」——劉姥姥論 文學閱讀中情欲主體的建構——評《重讀石頭記》第四章 文學 薛寶釵論——對《紅樓夢》人物論述中幾個核心問題的省思 母性·母權·母神——《紅樓夢》中的王夫人新論</p>

	<p>身分認同與性別越界——《紅樓夢》中的賈探春新論</p> <p>由屋舍、方位、席次論《紅樓夢》中榮寧府宅的空間文化</p> <p>《紅樓夢》中的神話破譯——兼含女性主義的再詮釋</p> <p>論《紅樓夢》中的隱識系譜與主要表述策略</p> <p>論《紅樓夢》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p> <p>「無花空折枝」——《紅樓夢》中的迎春、惜春探論</p> <p>《紅樓夢》中詩論與詩作的偽形結構——格調派與性靈說的表裡糾合</p> <p>論《紅樓夢》與中晚唐詩的血緣系譜與美學傳承</p> <p>論《紅樓夢》中「情理兼備」而「兩盡其道」之「痴理」觀</p> <p>林黛玉前期性格論——「真」與「率」的辨析與「個人主義」的反思</p> <p>《紅樓夢》之詩歌美學與「性靈說」——以袁枚為主要參照系</p> <p>《紅樓夢》中的情／欲論述——以「才子佳人模式」之反思為中心</p> <p>《紅樓夢》中啟悟歷程的原型分析——以賈寶玉為中心</p> <p>曹雪芹與漢魏文士新探</p> <p>論《紅樓夢》中人格形塑之後天成因觀——以「情痴情種」為中心</p> <p>論《紅樓夢》的「佳人觀」——對「才子佳人敘事」之超越</p> <p>何以為「大觀」——大觀園的寓意另論</p> <p>《紅樓夢》與六朝詩</p> <p>紅樓夢論析——「寶」與「玉」之重疊與分化</p> <p>《紅樓夢》中的「狂歡詩學」——劉姥姥論</p> <p>論《紅樓夢》中王夫人的形象與意義</p> <p>屋舍、方位、席次——《紅樓夢》中的空間文化論述</p> <p>《紅樓夢》中詩論與詩作的偽形結構——格調說與性靈派的表裡糾合</p> <p>《紅樓夢》中的神話破譯</p> <p>論《紅樓夢》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p> <p>《紅樓夢》中的情／欲論述——以「才子佳人模式」之反思為中心</p> <p>林黛玉前期性格論——「真」與「率」的辨析與「個人主義」的反思</p> <p>《紅樓夢》之詩歌美學與「性靈說」</p> <p>論《紅樓夢》中人格形塑之後天成因觀——以「情痴情種」為中心</p> <p>《紅樓夢》中啟悟歷程的原型分析——神話學的解讀</p> <p>《紅樓夢》與六朝詩</p> <p>曹雪芹與漢魏文士——兼及「作者原意說」之省思</p>
劉心武	紅樓望月

	<p>紅樓拾珠 紅樓眼神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 劉心武續紅樓夢</p>
劉繼保	<p>紅樓夢評點研究 紅樓夢名家匯評本 紅樓夢的文化闡釋</p>
劉夢溪	<p>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陳寅恪與紅樓夢 情問紅樓—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故事的心理過程</p>
劉廣定	<p>化外談紅 讀紅一得 王佩璋與紅樓夢 紅樓夢研究輯刊 曹雪芹研究</p>
潘重規	<p>紅樓血淚史 紅學六十年 紅樓夢新解</p> <p>期刊論文:</p> <p>讀「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續談新刊乾隆抄本廿回紅樓夢稿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題簽商榷 論「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的楊又雲題字 續談「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中的楊又雲題字</p>
陳慶浩	<p>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 八十回本《石頭記》成書再考</p>
陳林	<p>破譯紅樓時間密碼 駁周思源兼論當下主流紅學</p>
霍國玲姊妹	<p>紅樓解夢 脂硯齋全評石頭 反讀紅樓夢 解析秦可卿 黛玉原型畫像考</p>
羅鳳珠	<p>紅樓夢網路研究資料中心</p>

	<p>期刊論文:</p> <p>紅樓夢多媒體教學系統。  以 Hypertext 製作多媒體網路教學系統'以紅樓夢為例  紅學研究的新契機'開放式的網際網路紅樓夢系統架構  以「互動觀念」建立「紅樓夢網路資料中心」對紅學發展影響之  研究  《紅樓夢》文化藝術網上流芳----網路虛擬博物館建構機制探討(</p>
羅德湛	紅樓夢的藝術價值
蔡義江	<p>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  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  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  紅樓夢是怎樣寫成的  追蹤石頭—蔡義江論紅樓夢  蔡義江新評紅樓夢  蔡義江點評紅樓夢  蔡義江解讀紅樓  紅樓夢校注  論紅樓夢佚稿</p>
蘇鴻昌	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
伊藤漱平	<p>翻譯:  紅樓夢評論家夢王國雄，中國當代文選集 1  紅樓夢 3 卷</p> <p>論文期刊:</p> <p>紅樓夢成書史臆說—圍繞七十回本存在的可能性  論曹雪芹晚年的“佚著” —圍繞《廢藝齋集稿》等真偽問題的札  記  近世食文化管窺——『金瓶梅』『紅樓夢』を”材料“として—  二十一世紀紅學展望——一個外國學者論述《紅樓夢》的翻譯問  題  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江戶幕府末年至現代  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  描  漫談日本《紅樓夢》研究小史</p>

	<p>曲亭馬琴と曹雪芹と一和漢の二大小説家を對比して論ず—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について 紅樓夢圖畫——改琦『紅樓夢圖詠』を中心に——</p>
<p>其他專書、書籍</p> <p>(文本)</p>	<p>甲辰本紅樓夢 紅樓夢（程甲底本） 紅樓夢（程乙底本） 紅樓夢（夢稿底本） 程乙本紅樓夢（倉石本） 石頭記（列藏本）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卞藏脂本紅樓夢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 脂本彙校石頭記（鄭慶山 校） 紅樓夢脂批本 鄭振鐸藏殘本紅樓夢 紅樓夢（三家評本） 吳氏石頭記增刪試評本（癸酉本《石頭記》後 28 回）</p>
<p>(評批本)</p>	<p>續紅樓夢（清 秦子忱） 紅樓夢新補（張之） 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清 陳其泰 劉操男） 讀紅樓夢隨筆（清 佚名氏）</p>
<p>(續書)</p>	<p>紅樓夢人物辭典 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 紅樓夢資料匯編 大觀園研究資料彙編 紅樓夢研究集刊 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共 4 輯） 紅樓夢最新研究論著目錄 紅樓夢研究論集（周紹良） 紅樓夢辭典（楊為珍、郭榮光） 紅樓夢鑒真（郭衛） 紅樓論集—周紹良論紅樓夢（周紹良） 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王毓林） 紅樓夢論叢（陳毓羆 劉世德 鄧紹基）</p>
<p>(研究工具書)</p>	

	<p>台灣所見紅樓夢研究書目（那宗訓）  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周思源）  紅樓夢成書研究（沈治鈞）  紅樓夢版本小考（魏紹昌）  紅樓夢版本探微（劉世德）  紅樓夢探一對後四十回的研究與賞析（宋浩慶）  紅樓夢小考（陳詔）  紅樓夢東觀閣本研究（曹立波）  紅樓夢鑒賞辭典  紅樓夢問題討論集  紅學探索：劉世德論紅樓夢  紅樓夢附集十二種  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  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宋廣波）  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  曹雪芹與紅樓夢（張俊、沈治鈞）  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吳新雷、黃進德）  曹雪芹（吳新雷）  曹雪芹評傳（李廣柏）  王國維、蔡元培、魯訊點評紅樓夢  紅樓夢（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  紅樓夢（中國古典精華文庫）  紅樓夢（俞啟校注本）  紅樓夢（列藏底本 周書文點校）  紅樓夢（少年兒童版）（鄭淵潔）  紅樓夢（庚辰底本 紅研所校注）  紅樓夢（縮寫本 樊文龍主編）  紅樓夢（黃小田評點）  紅樓夢 英譯本（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英譯本（英 霍克思）</p>
(校注本)	<p>紅樓夢（俞啟校注本）  紅樓夢（列藏底本 周書文點校）  紅樓夢（少年兒童版）（鄭淵潔）  紅樓夢（庚辰底本 紅研所校注）  紅樓夢（縮寫本 樊文龍主編）  紅樓夢（黃小田評點）  紅樓夢 英譯本（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英譯本（英 霍克思）</p>
(人物)	<p>紅樓男性（任明華）  論紅樓夢人物形像（李錦文）  薛寶釵（周遠斌）  林黛玉（任明華）  賈寶玉與大觀園（胡文煒）  紅樓人物姓名談（赤飛）  紅樓人物百圖（戴敦邦）</p>

<p>(歷史哲學)</p>	<p>紅樓夢人物衝突論 (王志武)  紅樓夢殺人事件 (日 蘆邊拓)  王熙鳳執掌紅樓 36 招 (侯書森、盧志丹)  王熙鳳 (常金蓮)  紅樓人三十種解讀 (劉再復)  紅樓夢中的神聖誠命 (王憲明)  紅樓夢哲學精神 (梅新林)  紅樓夢四字格辭典 (高增良)  紅樓夢在法蘭西的命運 (鄭碧賢)  紅樓夢一歷史與美學的沉思 (丁維忠)  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文化 (胡曉明)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孟武)</p>
<p>(養生)</p>	<p>從紅樓夢看中國文化 (成窮)  紅樓夢佛學辭典 (靈悟)  紅樓夢養生趣談 (張普陶)</p>
<p>(創作研究)</p>	<p>紅樓養生食方 (郭海英 楊璞)  紅樓夢創作探秘 (黃炳寅)  紅樓夢探究 (杜奮嘉)  紅樓夢新探 (曾揚華)  紅樓佛影 (張畢來)  紅樓十二論 (張錦池)</p>
<p>(藝術美學)</p>	<p>紅樓夢植物圖鑒 (潘富俊)  紅樓夢的修辭藝術 (林興仁)  紅樓夢的奇與美 (李廣柏)  紅樓夢魅力探秘  紅樓夢的悲劇意識與旋律美 (唐富齡)  紅樓夢的藝術世界 (周書文)  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周中明)  紅樓夢戲曲集 (阿英編)  紅樓夢群芳圖譜 (戴敦邦)  紅樓夢藝術技巧論 (傅憎享)  紅樓夢藝術論 (徐遲)  紅樓夢藝術論 (段啟明)  圖解紅樓夢建築意像 (黃雲皓)  紅樓園林 (任明華)  紅樓夢論源 (朱淡文)  紅樓夢詩詞解析 (劉耕路)</p>



(其他)	<p>紅樓夢詩詞鑒賞辭典（賀新輝 編）</p> <p>紅樓夢稱呼語研究（陳毅平）</p> <p>紅樓夢語言詞典（周定一編）</p> <p>紅樓夢趣談與索解（張國風）</p> <p>紅樓夢鑒賞百解（白維國等）</p> <p>四海紅樓</p> <p>紅樓祭—20 世紀中國一個奇特文化現象之破譯（胡邦煒）</p> <p>紅樓絮語（劉寶彬）</p> <p>紅樓夢 電影劇本（謝鐵驪 謝逢松 改編）</p> <p>紅樓夢 電視劇本（周雷 劉耕路 周嶺 改編）</p> <p>中外學者論紅樓-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選》（張錦池、鄒進先 編）</p> <p>人與夢—《紅樓夢》的現代解釋（單世聯）</p> <p>凡夫俗子品紅樓（張二憨）</p> <p>史學與紅學（唐德剛）</p> <p>名家解讀紅樓夢（張寶坤）</p> <p>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周思源）</p> <p>文學的哲學—紅樓夢的第三種讀法（張興德）</p> <p>漫話紅樓夢（張國風）</p> <p>漫說紅樓（張畢來）</p> <p>夢續紅樓（胡楠）</p> <p>歐美紅學（姜其煌）</p> <p>漫步大觀園（曾揚華）</p> <p>紅學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陳維昭）</p> <p>紅學通史（陳維昭）</p> <p>紅學末路（克非）</p> <p>紅學百年風雲錄（歐陽健 曲沐 吳國柱）</p> <p>紅學評議·外篇（戴不凡）</p> <p>紅樓三論（徐乃為）</p> <p>紅樓哲學筆記（劉再復）</p> <p>共悟紅樓（劉再復 劉劍梅）</p> <p>紅樓易學摭談（王憲明）</p> <p>紅樓采珠（薛瑞生）</p> <p>論紅樓夢（何其芳）</p> <p>說不完的《紅樓夢》（端木蕻良）</p> <p>賈府書聲（張畢來）</p> <p>談《紅樓夢》（張畢來）</p>
------	---

(畫)	<p>閑話紅樓—大觀園的後門通梁山（十年砍柴）</p> <p>啟功給你講紅樓（啟功）</p> <p>成商在人—商人妙解《紅樓夢》（李文序、李睿）</p> <p>我讀《紅樓夢》（巴金 等）</p> <p>紅樓夢金陵十二釵繡像（顧炳鑫 繪）</p> <p>後紅樓夢 連環畫 6 冊（清 響雲外史散花居士）</p> <p>彩繪全本紅樓夢 連環畫 12 冊（清 孫溫 繪）</p> <p>紅樓夢圖詠（清 改琦繪）</p> <p>紅樓夢 連環畫 16 冊</p> <p>紅樓夢 連環畫 18 冊</p> <p>紅樓夢 連環畫 60 冊</p>
-----	--



附錄二 近三十年有關《紅樓夢》議題

作者自製整理

註：本附錄參考台灣碩博士知識加值系統

目次	姓名	論文篇名	畢業學校/系所	發表年分
1	秦英燮	紅樓夢的主線結構研究	台灣大學中文所	1986
2	施鐵民	紅樓夢年月歲時考	台灣大學中文所	1987
3	金泰範	韓文藏書閣本紅樓夢研究	東海大學中文所	1987
4	吳盈靜	王希廉的紅學研究	中央大學中文所	1989
5	黃慶聲	紅樓夢所反映的閱讀倫理及文藝思想	文化大學中文所	1990
6	徐靜嫻	《小說評點中的人物塑造論》	輔仁大學中文所	1990
7	崔溶澈	《清代紅學研究》	臺灣大學中文所	1990
8	黃慶聲	《紅樓夢閱讀倫理及其文藝思想》	政治大學中文所	1991
9	王月華	《清代紅樓夢繡像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2
10	黃淑芬	《從白納德之屋與紅樓夢比較中西婚姻觀》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所	1993
11	鍾明玉	《紅樓夢飲食情境研究》	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中文組	1993
12	李昭瑢	《邊緣與中心 紅樓夢人物互動考察》	輔仁大學中文所	1994
13	周忠泉	《紅樓夢中家庭型態之研究》	中正大學歷史所	1994
14	崔炳圭	《紅樓夢賈寶玉情案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1994
15	駱水玉	《紅樓夢脂硯齋研究》	台灣大學中文所	1994
16	韓惠京	《紅樓夢王、張、姚三家評點之研究》	文化大學中文所	1994
17	張育如	《《克頓博魯克世家》與《紅樓夢》中的家庭沒落》	輔仁大學德國語文學研究所	1995
18	董佩蘭	《翻譯批評《紅樓夢》德譯本的刪譯現象》	輔仁大學德國語文	1995
19	蘇惠玲	《紅樓夢中婦女服飾與藉以刻劃角色的效 應 以王熙鳳、薛寶釵、林黛玉為中心的 比較研究》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	1995
20	王佩琴	《《紅樓 1996 夢》 夢幻世界解析》	東海大學中文所	1995
21	王盈方	《紅樓夢十二釵命運觀之研究》	師範大學國文所	1996
22	李昭琳	《紅樓戲曲研究》	東海大學中文所	1997

23	沈小雲	《從古典小說中色彩詞看色彩的時代性 --- 以清代小說《紅樓夢》為例》	雲林技術學院視覺 傳達設計研究所	1997
24	林依璇	《無才可補天--清代嘉慶年間紅樓夢續書 藝術研究》	東海大學 中文所	1997
25	許玫芳	《《紅樓夢》夢、幻、夢幻情緣之主題學 發微兼從精神醫學、心理學、超心理學、 夢學及美學面面觀》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 所	1997
26	王吉松	《以用字分析紅樓夢之作者問題》	政治大學統計學所	1998
27	朱嘉雯	《「接受」觀點下的戰後台灣作家與紅樓 夢》	中央大學中文所	1998
28	施鐵民	《紅樓夢章法與技巧:以西洋文學批評與 清代紅樓夢批語論證》	臺灣大學中文所	1998
29	駱水玉	《四部具有烏托邦視境的清代小說—《水 滸後傳》、《希夷夢》、《紅樓夢》、《鏡花緣》 研究》	臺灣大學中文所	1998
30	宋孟貞	《《紅樓夢》與《鏡花緣》的才女意義所 論》	暨南大學中文所	2000
31	周黃美 惠	《大某山民評點《紅樓夢》之研究》	文化大學中文所碩 士在職專班	2000
32	張月琪	《曹雪芹之《石頭記》與詹姆士·喬依斯 之《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中藝術職志 之比較》	中正大學外文所	2000
33	林碧慧	《大觀園隱喻世界——從方所認知角度 探索小說的環境映射》	東海大學中文所	2001
34	盧佳培	《賴德和：舞劇《紅樓夢》音樂創作探源》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 學系碩士班	2001
35	江佩珍	《閱讀賈寶玉——從語言溝通的角度探 討 小說人物塑造》	東海大學中文所	2002
36	吳盈靜	《清代台灣紅學初探》	中央大學中文所	2002
37	李淑伸	《紅樓夢與中國傳統審美觀之聯繫》	成功大學藝術所	2002
38	汪玉玫	《《紅樓夢》中賈府女性人物論》	東海大學中文所	2002
39	楊彩玲	《織夢紅樓--語意法運用於古典文學之首 飾創作》	臺南藝術學院應用 藝術所	2002

40	陳克嫻	明清長篇世情小說中的笑話研究——以《金瓶梅》、《姑妄言》、《紅樓夢》為中心之考察	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	2002
41	莊朝鈞	安東·契可夫的《櫻桃園》：舊時代的沒落—並與曹雪芹之「大觀園」略作比較	成功大學外語所	2002
42	蕭鳳嫻	《國族、學科、小說 來台紅學四家論》	輔仁大學中文所	2003
43	石美芳	《《紅樓夢》人物意象應用於現代妝飾設計 創作之研究》	樹德科技大學應用設計所	2003
44	李艷梅	《《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 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	輔仁大學中文所	2003
45	周紹芬	《以等效之觀點評論紅樓夢的兩個譯本》	長榮大學翻譯所	2003
46	莊朝鈞	《安東·契可夫的《櫻桃園》舊時代的沒落—並與曹雪芹之大觀園略作比較》	成功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	2003
47	陳克嫻	《明清長篇世情小說中的笑話研究——以《金瓶梅》、《姑妄言》、《紅樓夢》為中心之考察》	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所	2003
48	黃玉緞	《張愛玲小說受《紅樓夢》影響之研究》	文化大學中文所	2003
49	彭毓淇	丫鬟與小姐之互動關係研究——以《紅樓夢》為主的論述	清華大學中文所	2003
50	黃懷萱	《紅樓夢佛家思想的運用研究》	中山大學中文所	2003
51	邱妙娟	《紅樓夢》的愛情描寫及愛情觀	中正大學中文所	2004
52	陳琇錦	《從阿德勒的人格理論探析紅樓四春的人格特質》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	2004
53	王偉志	《紅樓夢》之「意義形式」試探	中正大學中文所	2004
54	潘玉薇	人物·情·花園：從「才子佳人」到《紅樓夢》	臺灣大學中文所	2004
55	林佳幸	改琦《紅樓夢圖詠》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2004
56	曾麗如	《紅樓夢》賈政之庭誥精神追新一兼述聖父佳兒與中國父權文化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2004
57	林素梅	紅樓夢宗教人物之研究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2004
58	彭家正	莊嚴與詼諧的對話-《紅樓夢》的禮俗與節	中興大學中文所	2004

		慶書寫		
59	王佩琴	說園—從《金瓶梅》到《紅樓夢》	清華大學中文所	2004
60	林均珈	《紅樓夢》子弟書研究	政治大學中文所	2004
61	黃本任	《紅樓夢》中的詩觀研究	中山大學中文所	2004
62	梁毓東	《紅樓夢》後四十回佛學思想研究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所	2005
63	游千慧	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與脂硯齋評點《紅樓夢》之比較研究	成功大學中文所	2005
64	陳麗如	《紅樓夢》的「哭泣」機制研究	東海大學中文所	2005
65	吳梅屏	在理想與現實的衝撞中追尋生命之義—試論《紅樓夢》之“色”、“情”、“空”	南華大學文學所	2005
66	楊平平	父權社會下的女兒國-《紅樓夢》女性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	2005
67	吳麗卿	《紅樓夢》的女性認同	東海大學中文所	2005
68	詹雅雯	《紅樓夢》四書書寫之研究	成功大學中文所	2005
69	鄭靜芸	紅樓夢人物死亡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	2005
70	莫秀蓮	世情小說中的母親形象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歧路燈》、《紅樓夢》為考察對象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所	2005
71	丁瑞滢	紅樓夢伊藤漱平日譯本研究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所	2005
72	顏嘉珍	《紅樓夢》韻文意蘊之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	2006
73	李滄茵	《紅樓夢》中引用戲曲之研究	臺灣大學中文所	2006
74	楊淑如	玫瑰與紅杏——論《紅樓夢》中探春的性格與處境	佛光大學文學所	2006
75	鄭翠蘋	二首以曹雪芹《紅豆詞》所譜歌曲之風格比較/女高音鄭翠蘋獨唱會	東吳大學音樂學系	2006
76	張善廣	脂評《石頭記》文藝美學論	輔仁大學中文所	2006
77	陳香莉	石頭記道家思想研究	佛光大學／文學所	2006
78	黃嘉玲	煙雲如夢——論《京華煙雲》對《紅樓夢》的接受	中山大學中文所	2007
79	陳怡君	《紅樓夢》脂評技法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2007
80	陳蓉萱	《紅樓夢》丫鬟析論——以重點人物為主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2007

81	黃清順	「紅學史」相關議題研究——自《紅樓夢》作者家世至「新紅學」的若干課題探討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2007
82	顏詩珊	《紅樓夢》張新之評點研究	輔仁大學中文所	2007
83	劉冠伶	煉石、水域、迷宮：《紅樓夢》的逆成結構之神話詮釋	中正大學中文所	2007
84	蔡櫻如	《紅樓夢》空間陳設的研究：以「怡紅院」為中心	中央大學中文所	2008
85	梁瑞雅	《紅樓夢》的婚與非婚	中央大學中文所	2008
86	王月華	《牡丹亭》與《紅樓夢》的兩種關懷——「情」與「女性」	中山大學中文所	2008
87	張美玲	紅樓夢的死亡覺知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所	2008
88	張夢禪	紅樓夢結構化之研究-以情愛事件為例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所	2008
89	林偉淑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為對象	輔仁大學中文所	2008
90	潘自宜	曹雪芹和沙林傑作品中對立境界之統一	東吳大學英文所	2008
91	張品	情與欲的辯證：從《金瓶梅》到《紅樓夢》	淡江大學中文所	2009
92	陳竣興	兼美論——《紅樓夢》人物關係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2009
93	劉慧君	從《紅樓夢》的靈性衝突談生命教育	輔仁大學宗教學所	2009
94	鄭梅君	以頹廢主義風格表現《紅樓夢》十二金釵之插畫創作	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所	2009
95	陳俐后	紅樓夢派生詞研究	政治大學國文教學所	2009
96	紀昭君	戀慕于她/她：《百年孤寂》與《紅樓夢》的母體回歸及母神樣貌	成功大學中文所	2009
97	葉卡琳娜	俄國典藏《紅樓夢》資料與紅學研究的發展	成功大學中文所	2009
98	楊宜佩	民國紅樓夢--張恨水<<金粉世家>>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所	2009
99	張筠彤	《紅樓夢》之女性角色研究	彰化師大國文所	2009
100	周黃美惠	《紅樓夢》與蘇州李家之研究	文化大學中文所	2010
101	林淑萍	紅樓夢饋贈行為文化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	2010

			學所	
102	唐存美	譬喻與篇章意象應用於華語文化教學之教學啟示——以《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及〈好了歌〉為例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所	2010
103	王友蘭	「紅樓夢說唱」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所	2010
104	楊筠如	以鏡子意象探討《紅樓夢》的虛實意涵	東吳大學英語系	2010
105	江慧玲	《聊齋誌異》與《紅樓夢》女性觀研究	玄奘大學中文所	2010
106	余佩芳	新文類的誕生：八十回本《紅樓夢》的成長編述	中央大學中文所	2010
107	李育綺	《紅樓夢》人物性格色彩意象與配色關係之研究	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2010
108	林虹均	《紅樓夢》韻文之用典研究	成功大學中文所	2010
109	吳蔚君	《紅樓夢》人物命名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2010
110	陳瑞珍	《紅樓夢》之女子形象書寫	玄奘大學中文所	2011
111	李玉蘭	《紅樓夢》女性生命價值觀及其依附關係之研究——以阿德勒心理學觀點分析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2011
112	蔡芷瑜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後四十回中有改文的十九回研究	東華大學中文所	2011
113	江岩霞	紅樓夢脂硯齋詩評研究	臺灣大學中文所	2011
114	張毓晏	奇優：以李漁、曹雪芹為例的明清人物審美新論	中央大學中文系	2011
115	汪順平	女遊記——論《紅樓夢》的閨閣、海上、詩社	中央大學中文所	2012
116	邱麗靜	從盛筵必散探討紅樓夢不二禪思	玄奘大學中文所	2012
117	林碧慧	「母親」原型認知研究：以《紅樓夢》為例	東海大學中文所	2012
118	黃宏仁	《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關係研究	南華大學中文所	2012
119	呂皓渝	論《紅樓夢》中花的意涵與作用	中山大學中文所	2012
120	蘇淑貞	論三教思想對《紅樓夢》一書之影響	中山大學中文所	2012
121	張彩卿	紅樓夢之飲食研究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所	2012
122	趙旻祐	《紅樓夢》中的替身、夢境與對話：以巴赫汀「複調」理論為中心的考察與詮釋	臺灣大學中文所	2012
123	林均珈	《紅樓夢》本事衍生之清代戲曲、俗曲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所	2012
124	汪品潔	《紅樓夢》悲劇意識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	2013



			系	
125	蔡瓊文	《紅樓夢》中喪葬禮俗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所	2013
126	董桂玲	大旨談情—瓊瑤文本與《紅樓夢》之互文	中央大學	2013
127	尤嬋娟	《紅樓夢》「意淫」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所	2013
128	林安琪	《紅樓夢》華語文化教學設計與實踐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所	2013
129	陳淳侖 欠	中西經典文學之「愛情」觀比較研究：以《紅樓夢》及《塞萊斯蒂娜》為例	靜宜大學西語系	2013
130	韓耀迦	從文學到設計—以紅樓夢為例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2013
131	林宜臻	《紅樓夢》的春青樂園	彰化師範大學中文所	2013
132	江佩珍	儒家文化與《紅樓夢》性別意識 國立／中國語文學系／102／博士 研究生：	東華大學中文所	2013
133	蘇嘉儒	家庭教育對個人文化素養的影響研究——以《紅樓夢》賈政、賈寶玉為主要討論核心	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所	2013
134	鄧佳惠	《紅樓夢》人物口誤心理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所	2013
135	詹雅雯	《紅樓夢》之節慶研究	成功大學中文所	2013
136	羅偉伶	《紅樓夢》宗教思想研究——以宿命論及歷劫回歸論為主的探討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	2014

時間	名稱 / 來由	回數 / 作者
乾隆 19 年 甲戌 (西元 1754)	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評。抄本) 又稱「甲戌本」、「脂殘本」、「脂銓本」。 大興縣劉銓福藏鈔本《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胡適 1927 年在上海購得。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他確信此本是「紅樓夢最早的版本」。	回目有 28 回。殘存只 16 回。 (1~8, 13~16, 25~28 回), 13 回有缺頁。 現藏上海博物館
乾隆 24 年 己卯 (西元 1759)	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評。抄本)。董康舊藏。 清怡親王府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是較早的一部抄本，第三十四回末有云：「《紅樓夢》三十四回終。」 又稱己卯本、脂怡本。(「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鈔本，武裕庵補抄。」) 正文避「玄」和「禎」，避「祥」和「曉」。	殘存 42 回又兩個半回。 (1~20、31~40、61~70 回) 但在(西元 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影印出版。 原於 1936 年發現三十八回，後 1959 年又發現五回
乾隆 25 年 庚辰 (西元 1760)	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評。抄本)又稱庚辰本、脂京本。 脂批數量高達 2 千餘條。有脂硯齋、畸笏叟等人署名的批語。書名下有標註：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 是底本於 1760 年完成，後經過抄寫過錄的版本，一共七十八回，每冊頁首都題有「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的字樣。第五冊以後加題「庚辰卯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庚辰本被認為是脂本中最重要的版本。學者馮其庸指出，庚辰本是由己卯本間接抄錄而來，是曹雪芹死前最後的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的本子。而現存本雖然經過抄錄，不過除了少數的錯誤以外，大致都保存原貌，「只僅次於作者手稿的一個本子」。	共 78 回。(1~63、65~66、68~80) 僅缺 64 回和 67 回 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乾隆 49 年 (西元 1784)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本石頭記。 又稱甲辰本、夢序本、夢覺本。 (脂硯齋評。抄本)	存。80 回。 有夢覺主人序。 現藏國家圖書館

乾隆 54 年 (西元 1789)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抄本石頭記。 (簡稱己酉本)，無脂批。 首乾隆五十四年舒元煒序，次舒元炳題沁園春詞，次目錄。	吳曉鈴藏抄本。 存。1~40 回及 80 回回目。 現藏首都圖書館
乾隆 56 年 (西元 1791)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翻刻本)。 胡適稱為程甲本	存。程偉元第一次活字印本。內有程偉元、高鶚序。
乾隆 57 年 (西元 1792)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翻刻本)。 胡適稱為程乙本 有程偉元、高鶚的「引言」。	程甲本與程乙本排印相隔僅七十天。 原文被增改了二萬一千五百多字。
道光十二 年 (西元 1832)	王希廉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又稱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王評本)與蛟川大某山民加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妙復軒評石頭記一百二十回等三家評注合在一起印行	存。雙清仙館刊行 載高鶚百二十回原文 清·姚燮撰。清·同卜年撰，張新之評。
宣統 3 年 (西元 1911)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八十回。 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 首頁題有「原本紅樓夢」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
民國 9 年 (西元 1920)	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小字本
民國 37 年 (西元 1948)	孟晉齋藏碑目 又稱卞藏本	存。10 回 劉文介原有。
民國 48 年 (西元 1959)	靖應鵠藏鈔本紅樓夢 簡稱靖藏本。 毛國瑤發現	存。77 回有餘。 缺失 28、29、30(數頁)。 現藏北京圖書館
	鄭振鐸藏鈔本紅樓夢。 中縫每頁題「紅樓夢」， 各回回首題「石頭記」。白文本，無批語。 版本與舒序本、列藏本同。	共 31 頁。 石頭記 23、24 回。  現藏國家圖書館。
	舊時真本紅樓夢。 俞平伯考證引《續閱微草堂筆記》，八十回後與今本大異。	佚。
民國 48 年 1959 年	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夢稿本》在北京發現，現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1963 年影印行世時命名為《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簡稱《夢稿本》，	

	一百二十回，系楊繼振咸豐五年（1855年）收藏本，有楊繼振題字。稱「楊藏本」，被劃歸於脂本系統亦有歸於程本系統。	
民國 49 年 (西元 1960)	蘇聯亞洲民族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藏抄本紅樓夢。 各回內題「石頭記」，只第十回題「紅樓夢」。另第六十三、六十四、七十二回，回末亦多出「紅樓夢卷某回終」字樣。 (脂評本)。簡稱脂亞本、列藏本、俄藏本。	存。共 80 回。 缺 5、6 兩回 1832 年，由俄國人 Pavel Kurliandtsov 帶回俄國的抄本，藏於列寧格勒國家圖書館。
民國 49 年 (西元 1960)	蒙古王府本。清蒙古王府所藏的版本，前八十回屬於脂評系統，後四十回是後來配上的。王府本 1960-61 年間出現於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	存。80 回 現藏北京圖書館



#### 附錄四 六大線索貫通天界、仙界、人界

根據許建崑在清水高中演講稿改定

作者自製

	天界	仙界	人界
時間	煉石補天	昌明太平朝世	無朝代年紀可考
地點	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	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	榮寧兩府
人物	石頭、一僧一道	空空道人、一僧一道、神瑛侍者、警幻仙子、絳珠仙子、甄士隱	賈雨村、甄士隱、劉姥姥 一千人

(興盛之時期)第一次進賈府是打秋風，替女婿一家人尋求賈母救濟、賣臉求生，因為只靠兩畝薄田是無法繼續生活。劉姥姥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寄望著賈母念舊，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在周瑞家的引薦巧遇鳳姐無心插柳接濟。所謂：窮苦趨勢之求財。劉姥姥言『侯門深似海』，此為明喻。將豪門權貴的生活與莊家人生活的明顯地對比出來。劉姥姥帶了板兒，進到了榮府大門石獅子前，熱鬧簇簇轎馬，藉劉姥姥的雙眼，由外部對賈府所做的觀察；從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到鳳姐屋裡擺飯的婦人就有一、二十人，劉姥姥從內部對賈府的初步觀察。

(興盛之時期)第二次進賈府，這一回劉姥姥是來送土產報答接濟之恩，「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幸運地投了賈母的緣，靠著智慧與處事圓融贏得賈府眾人歡心。曹雪芹安排劉姥姥進入賈府「看」豪華富貴大戶人家的「錦衣玉食、奢侈浪費的生活」。描寫劉姥姥流露出惋惜豪門飲食誇張浪費。見 39 回『螃蟹』、『茄蕪』看得劉姥姥又是搖頭吐舌又是目瞪口呆，賈府一餐足以讓莊家人過一年。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頗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隱意。

(衰敗抄家之時期)第三次進賈府，此回為高鶚續作，一為老夫人走了，二是賈府被抄家，心裡非常擔心，三遇王熙鳳病入膏肓，彌留狀態下，將女托嫗，並代為尋覓好人家。此處正是賈府衰敗之時，支柱已倒下，正應『樹倒猢猻散』。劉姥姥知恩必報，純樸性格也為巧姐兒日後帶來一線曙光。(113 回)

(衰敗抄家之時期)第四次進賈府，此時賈府『蕭疏』了，引起狠舅奸兄合謀將巧姊賣給外番王爺當妾，這賈蓉可是巧姊的親舅舅，賈璉的親姪兒卻恩將仇報竟不如連宗的侄兒板兒、青兒知恩圖報。劉姥姥協助平兒用計帶走巧姐兒，安排巧姐與平兒度過賣身難關，帶回躲藏在鄉屯裡，不讓奸計得逞。(119 回)